

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 下冊目錄

十九 豔榜三科

遊戲主人告白	一
遊戲主人答客論開花榜之不易	二
雙清室主聞遊戲主人將開花榜	三
感言	四
糾花侍者之花榜格	五
嗜寄生之花榜奇議	六
懊儂致遊戲主人論金小寶詞史	七

書

薦書一斑	八
金寶仙不願登榜	三
花榜揭曉訛言	三
美國人雅脫致遊戲主人書	四
遊戲主人聲明	四
花榜揭曉預布	五
花榜	五
不愧明通榜之稱	四

以評文之法評花	二四
老拙評花之腐論	二五
游戲主人論金小寶不取狀元之故	二五
游戲主人擬舉行遴芳會議	二七
擬舉行遴芳會告白	二六
春江花榜弁言	二六
淞濱羣芳錄敘	三〇
武榜揭曉預布	三一
武榜	三三
不滿之論一斑	三六

徵刻名花小傳布告	三七
纂輯春江花史告白	三七
葉榜	三八
榜後閒談	五〇
二十 春燈八角	
訂期請客燈虎	五一
聊齋誌日燈虎	五二
詩謎	五二
詞謎	五三
小令謎	五三
諺謎	五三

頤瑣室謎存	……	五三
韞寶樓謎存	……	五四
香夢詞人謎存	……	五六
抱犢山農謎存	……	五七
一一 笑林新雅		
此類人兒恐少	……	五九
五畜宴	……	六〇
我代說情一次	……	六〇
不可徒行	……	六一
糊塗批判	……	六一
兩箇樹塞門	……	六一

難度五更天	……	六二
吃酒放生	……	六三
觀梅聯句	……	六四
小姐夢中耍狗	……	六四
尺工老壽星	……	六五
預防未然病	……	六五
正好吃白飯	……	六六
可憐可憐	……	六六
遮天陷地	……	六六
捉隔夜姦	……	六七
停刻即來	……	六七

我熬不住	六
省吃儉用	六
奴欺主	六
無腸公子	六
把話嚇脫了	六
縮螺螄兮三年	七〇
經義策論奇文	七〇
名醫祭文	七一
一一一 廣告奇恢	
野鷄長三	七一
嚴大少請看	七二

敗柳殘花	七五
貴客原鑒	七五
尊客請看	七六
貴客再鑒	七六
追討欠帳	七七
尋求失物	七七
朱老糊塗	七七
尋人	七七
尋人已獲	七七
擺酒須知	七六
龜搗哀鳴	七六

娘姨大姐告白·····	七九
杏寶告白·····	七九
想吃花酒告白·····	七九
旁觀不平人啓·····	八〇
請看女騙·····	八〇
哀輓同僚邱玉衡司馬·····	八一
延齡太史餅·····	八二
新到外洋保險小衣·····	八二
勸世人務須照像說·····	八二
衆好必察·····	八三
眼中耳中大吉利·····	八三

羣芳同覽·····	八三
吾友好骨董者鑒·····	八三
一一三 野乘萃編	
請太太團圓·····	八四
鱸出胯下·····	八五
五年不語·····	八五
辱在泥塗尙有聲·····	八六
看你掛否·····	八六
件件缺襟·····	八七
愚妹何仙姑·····	八七
我也胡題·····	八八

小便值洋兩元	· · · · ·	八八
五烟居士	· · · · ·	八九
色香味	· · · · ·	八九
帳裏功勞	· · · · ·	八九
扒灰出典	· · · · ·	九〇
康有爲與典當	· · · · ·	九〇
絕妙多子圖	· · · · ·	九一
烏龜自輓	· · · · ·	九一
客輓烏龜	· · · · ·	九一
白超	· · · · ·	九一
名士多癩	· · · · ·	九二

想當然耳	· · · · ·	九三
老妓嫖和尚	· · · · ·	九三
顛倒古人	· · · · ·	九四
狀元妻臥僧房	· · · · ·	九四
落紅一片	· · · · ·	九五
廣文贈妓聯	· · · · ·	九五
明朝有官事	· · · · ·	九六
居然方面	· · · · ·	九六
外行太甚	· · · · ·	九七
三卯詞人	· · · · ·	九七
三百文吃減錢色	· · · · ·	九八

摹仿逼真	九八
當面罵書獃	九九
奇材異能	九九
生死關頭	一〇〇
罵娘孝子	一〇〇
少見多怪	一〇一
汝不應打我耳光	一〇一
張李兩言妙對	一〇二
二四 國聞腔錄	
德佔膠州事件	一〇三
德據膠州與俄法	一〇三

俄人乘機據滿洲	一〇三
俄逐日本出威海衛	一〇四
德據即墨抽收釐稅	一〇四
德提督號令華官	一〇四
德人在膠準備久屯	一〇五
德索賠償六條	一〇六
英太晤士報大放厥詞	一〇六
山東省義民傳檄	一〇七
西人之言	一〇八
東人之言	一〇八
法國瓜分中國之秘密照會	一〇九

法人預擬分裂圖說	……	二二
四明公所事件	……	一一
法人藉詞索地	……	二二
寧人公憤罷市	……	二三
蔡鈞助法兵拆公所	……	二三
罷市中之形勢緊張	……	二四
匿名揭貼痛詆當道	……	二四
準備開仗之謠傳	……	二四
到底割地之解決	……	二五
趣道人之華洋人命談	……	二五
公所有事私所發封	……	二六

旁觀快語	……	二七
四明公所鬧事感賦八絕句	……	二七
閱時務日報紀四明公所事續賦十絕句	……	二九
二五 騷壇錦繡		
相思賦	……	二三
贈江鳳雲校書詩序	……	二三
跋海上花列傳	……	二四
過秦樓	……	二五
奪錦標	……	二五
浣溪紗詞八闋	……	二六

行香子	……	二七
海上酒樓題壁	……	二六
歸家	……	二六
贈卜屏之	……	二六
弔趙姬墓文	<small>并序</small> ……	二六
菩薩蠻	……	二九
長相思	……	二九
艷情	……	二九
星洲紀遇詩	……	三〇
巽輓天南遯叟	……	三三
余自二十五歲後改號繭人去歲		

復易繭作趺音本同也乃近日		
友人每書爲研口占二十八字		
辨之	……	三三
百字令	……	三三
菩薩蠻	……	三三
浣溪紗	……	三三
接家書知內子病感賦	……	三三
謁月下老人	……	三四
沐浴	……	三四
花月痕題詞	……	三五
雞無悲	……	三五

蝶戀花	……	一三六
詠燕	……	一三六
菩薩蠻	……	一三六
菩薩蠻二闕	……	一三七
近事	……	一三七
枯坐	……	一三七
京邸贈雛伶韻芳	……	一三七
鬢雲鬆令	……	一三七
題詹紫蕖新撰海上名花列傳四 絕句	……	一三八
題李船仙平江草堂圖	……	一三八

醉花陰	……	一三九
浣溪紗	……	一三九
二六 畫苑琳瑯		
江山萬代圖	……	一三九
論畫理	……	一三九
王韜碎錦集序	……	一四〇
畫醫記	……	一四三
榮爵碎錦集贊	……	一四三
歲朝清供	……	一四五
童悅畫山水說	……	一四六
羅郁愛樓書稿序	……	一四七

周松齡妙筆感佛	……	一四七
螢火眼睛之鍾馗像	……	一四八
日本畫師善頌善禱	……	一四八
白雲詞人題畫詩	……	一四八
墨西居士題天香閣寫蘭圖	……	一四九
張鳴珂題朱少雲碎錦集	……	一五〇
馮開第題玉笙仙儷畫冊	……	一五〇
二七 餽釘筆墨		
風月空雜劇	……	一五一
冰壺先生傳	……	一五五
竹夫人傳	……	一五六

織愁詞二十首	……	一五七
汗人集自序	……	一六三
牙牌詞	……	一六四
玉腰奴傳	……	一六五
四時閨詠	……	一六六
閨怨詩一	……	一六六
閨怨詩二	……	一六七
男負女約判	……	一六七
女負男約判	……	一六七
苦雉歌	……	一六八
討貓檄	……	一六九

詩鐘一	一七〇
詩鐘二	一七二
詩鐘三	一七三
詩鐘四	一七三
聯語	一七四
同心方勝之局票	一七四
嚴禁拒淫告示	一七五
香國楹聯	一七六
二八 遊戲文章	
獨樂文	一七六
易樂文	一七九

縣試序	一八一
丁酉江南鄉試文	一八二
勸上海嫖客還家序	一八三
勸上海校書從良序	一八三
妓女從良辭	一八四
殺千刀說	一八五
老表兄傳	一八六
報館賦	一八六
宰相肚裏好撐船文	一八七
官謠道情	一八八
告青樓姊妹文	一八九

賽馬行	……	一八九
別脚大少本紀	……	一九〇
便壺悼文	……	一九二
討鴛母檄	……	一九二
仿陋室四銘	……	一九三
懼內文	……	一九四
醜伎吟	……	一九六
五十四先生傳	……	一九七
戒吸洋烟序	……	一九八
吃白烟先生傳	……	二〇〇
奏參謝桂香摺	……	二〇〇

謝桂香被參查覆摺	……	二〇一
四大茸人世家	……	二〇二
知恥公司造賣銅面具招貼	……	二〇三
爲并州剪討管城侯檄	……	二〇四
戲書	……	二〇五

二一九 飯袋酒囊

白雲詞人製牙牌酒籌	……	二〇六
馭娑駘盪樓觴政圖題詞	……	二〇九
番菜食單摘錄	……	二一一
洋場食譜開篇	……	二二三
我佛山人與燕窩糖精	……	二二三

番菜小誌	二二六
倉山舊主酒話	二二七
三十 竹頭木屑	
識玉	二二八
滿語紀畧	二三〇
游戲文字之六法四忌	二三一
品茶	二三三
品簫	二三四
琵琶說	二三五
眼鏡說	二三六
賭具說	二三七

洋場開篇	二二八
遊張園開篇	二二九
鴉片烟開篇	二三〇
滑頭開篇	二三一
青蓮閣記	二三二
冶妓說	二三四
觀美國影戲記	二三四
丹桂茶園觀演錯錯記	二三六
論送節禮	二三七
條陳自強計策	二三八

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 下冊

十九 豔榜三科

從前滬上小報。時有花榜之作。蒐採芳馨。品題紅翠。極文人之好事。播香國之美談。光緒中李君伯元創辦遊戲報。首以開淞濱花榜爲號。召總持風月。摺撫義娥。韻事流傳。至今勿替。花榜之外。兼開武榜。葉榜。尤爲別開生面。同時諸小報聞風踵舉。盛極一時。然慎重將事。輿論翕然。允推李君各榜爲首。此亦申江一大掌故也。茲將遊戲報所載花榜武榜葉榜（芳名及評語一概全錄）及關係榜事各種文字。擇要紀錄如左。嗚呼。轉眼卅年。風流雲散。不知當時章臺走馬諸公。閱之感想何如。當時榜中人閱之感想又何如也。

遊戲主人告白

本報每年出花榜四次。本年夏季準在六月出榜。諸君選色徵歌。如有所遇。投函保薦。將生平事實。姓氏里居。詳細開明。以便秉公選取。遊戲主人謹啓。

遊戲主人答客論開花榜之不易

遊戲主人創行報章之始。卽以開花榜爲首事。登告白於報首。冀章臺走馬諸君各舉所知以荐。十餘日來。所得荐書。計百數十函。按日排列後幅。而色藝之高下。才調之優劣。則未暇評及也。一日知難子造主人之廬而言曰。側聞貴報有大開花榜之舉。爲羣花之司命。作風月之總持。凡屬青樓。應無不瓣香頂祝矣。雖然。事有不易言而未可一例論者。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妍媸不一也。而人之嗜好亦各殊。嘗見有遇毛嬙而不加一盼。值嫫母而醜醜有味者。此無他。情之所鍾。久與俱化。殆俗所謂生鹽拌韭菜。各人心裏愛者是也。且也一人之私見不可存。卽衆人之公論亦不足恃。夫事至公論。宜無不可據以爲斷矣。然往往有一人品評。或出於名士之言。或出於貴介之口。而耳食之士與篋片者流。遂翕然從風。同聲稱譽焉。且不第此也。品高之妓。遇雅士則傾心。見儉父則不樂。聲價旣重。忌嫉隨之矣。其下焉者。品格卑污。趨者若鶩。人以其近而可親也。而聲譽亦因之蜚起。是則謗書之至。與荐牘之來。尤不可不察也。顧或者曰。合滬上長三書寓。統計可得數百家。以極少之數計之。可得二三千人。顧此二三千人中。詎無一二百人足以超羣絕俗。以成其出類拔萃之姿。克副花榜之選者。惟地廣人稠。此一二百人散處於二三千人之中。旣不能按戶大索。又安得人人而盡識之。且吾嘗聞昔有某報館擬開花榜。預遣訪事人赴各弄各里。

抄寫各校書芳名。該訪事遂藉端需索。每家自一二元至十數元不等。聞所得頗爲不貲。似此行爲。不特有壞聲名。且亦大負該報館主人之初心。嗣爲館主所知。將訪事逐退。而事亦中止。聞者惜之。或者又謂妓女人衆。旣不能遍識。則似宜預定一寬廠處所。將各荐書所舉姓名。約期聚會。凡色藝之高下。品格之優劣。聽衆品評。自可免滄海遺珠之憾。殊不知衆人之嗜好旣殊。則眼光自不能劃一。較量肥瘠。分別媿妍。意見不同。紛爭立起。始則語言扞格。繼或奮臂喧呼。當局者方排難解紛之不暇。又何較短論長之可恃乎。昔人云。築室道旁。三年不成。以今所爲。何以異此。有此數難。而謂花榜之易開。吾未之信也。不知主人亦計及之否。游戲主人曰。唯唯否否。子言誠是。然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猶未足與語此也。夫海上聲伎如恒河沙數。旣不能盡人遍識。而浮言又不足據。余豈不知其難哉。特是晚近以來。人才大不如昔。欲求一才色品藝俱優者。誠不多觀。不得已而思其次。余實有大不得已之苦衷。而感慨係之者。又豈甘爲此違時戾俗之行哉。且吾人徵歌選色。所爭者何事。若輩工媚取妍。所爭者又何事。試有人形同嫖母。醜類無鹽。終歲無人過問。而願謂其貞同介石。節懷冰霜乎。抑余更有說者。甲午一役。中朝士大夫尙不免委身媚敵。而乃以朝秦暮楚。送舊迎新。責之青樓弱女子。不亦慎乎。願或者曰。茲之所謂卑賤者。妍識戲子也。馬夫也。猶憶某歲開花榜。有某校書已擬元矣。因與京伶響九霄。辨識遂黜而不錄。今日此舉。宜仿茲

例。殊不知昔日黜一妍戲子之人。而著名者猶多。花榜當不至減色。今則人言藉藉。比比皆然。而在色藝俱長名擅一時者。尤其。余又何從而棄之。此固不必代爲諱。而亦不能曲爲諱也。故吾謂今日花榜。才色品藝四美俱全者。決不可得。得三爲上。二次之一爲下。若謂色藝一無足取。而競競以不妍人爲優。所願此輩及早擇人而事。從一而終。他日朝廷自有旌揚。則以牌坊爲榮者。自不以不登花榜爲辱也。且國家開科取士。以主司一二人之目力。較千萬人之短長。應試者數萬人。而所取不過數十分之一。感者寥寥。而仇者甚衆。吾今此舉。爲公爲私。知我罪我。去取既不拘成見。毀譽亦何足繫懷。彼以此舉爲不易者。夫亦可以恍然悟瞿然覺也。

雙清室主聞遊戲主人將開花榜感言

上海妓院林立。類皆無鹽媼母居其大半。如屬目之下。五官端正。神氣清爽。修短適中者。卽爲無上上等。人皆嘖嘖稱道之。謂王嬙西子不是過也。余生平未曠北里。殊然風月之夕。偕三三知己。行行術院。偶逢酬應。當筵顧曲。飛箋召花。亦樂爲之。非并茶圍不打局。亦不叫也。荏苒數年。閱人亦復不少。凡一二盛名之下。門盈車馬。爭擲纏頭者。亦多見之。儘有面無一根清淨骨。張牙露爪。令人作惡走避者。而曠之者。則以爲西子王嬙之美。亦不過如是。由是發爲詩歌。傳諸吟詠。且曰。某校書。某字也。某詞史。寫蘭也。其實曠

字者會看局票而已。寫蘭者狎客捉刀而已。更有某校書頸粗於碗。腰大盈抱。踽踽其來。惡人意旨。論者道其細腰。方之楊枝無力。今游戲主人將開花榜。則函告不必列入。意謂非拔置首選不可。否則不欲與羣芳爲伍。噫。此本大公無我之事。而亦阿私所好如是。是令游戲主人左右做人難矣。主人開選勝之場。亦謂綺羅盈前。笙歌聒耳。滬上繁華。不可無此一舉。以助諸君子之雅興。然鄙人以爲如必欲徵歌選色。拔取真才。則洋場十里。粉黛三千。黃髮如雲。何一非染髮水也。膚如凝脂。何一非玉容粉也。顰首蛾眉。何一非京兆大筆也。楊柳蠻腰。何一非綾羅束縛也。裙下雙鈎。何一非木質僞託也。而况薦牘紛披。壓案盈尺。眩其貌皆羞花閉月。稱其才皆詠絮簪花。人人不作第二人想。嗚呼。吾竊爲主人幸。吾又爲主人慮矣。齋居無事。席地僵臥。黃梁一枕。清風徐來。與游戲主人三日不面矣。不知花榜之事。現已如何。書此遺閱。并以遺主人。

糾花侍者之花榜格

糾花侍者貽書云。日讀貴報。知主人有大開花榜之舉。平章風月。管領煙花。傳韻事於申江。播美談於歐浦。欣羨奚如。惟是薦牘紛披。反致胸無把握。爰不揣僭越。竊代訂花榜格三條。庶幾拔取真才。克孚衆望。未始非高深之一助也。糾花侍者拜手。計開花榜格三條。一尙品。不隨俗。不做物。二徵色。

修短得中。穠纖合度。三角藝。通翰墨。善酬應。妙談諧。曉音律。解詞曲。能飲酒。遊戲主人按以上三格。就其所長而言之。來書尙有四不辨。五忌六不取三條。定例極爲謹嚴。惟是人才難得。後起寥寥。遊戲主人不忍過於苛求。爰即將此三條刪去。以廣登進之途。而安諸詞史之心云。

嗜奇生之花榜奇議

國家開科取士。鄉試曰鄉榜。會試曰會榜。殿試曰黃榜。凡登賢書成進士入詞林者。皆謂之正途出身。其特科之設。如博學鴻詞。如孝廉方正。以及恩拔副歲優五貢之選。皆各另自一榜。及其入官也。與正途出身者一體擢用。所以廣登進之路。宏造就之門。意至良。法至善也。丁酉六月。遊戲主人將有大開花榜之舉。僕以爲不開榜則已。若開榜則非多列名目不可。申江爲煙花淵藪。環福州路而居者。奚啻數百家。家盡毛嫵。人皆西子。目迷五色。區別良難。荐書之來。非盡可恃。位置失當。議論滋紛。不知主人將畏其難而已乎。抑別有措置之方乎。今爲主人策。宜仿朝廷設科之意。多列名目。其平正通達者爲文榜。如鄉會殿廷考試。取中者爲正途出身。其色平常而雅擅歌曲者爲武榜。（京師梨園榜本分文武）其通翰墨妙吐屬者。當設博學鴻詞榜。其狷介自持。不諧時俗者。當設孝廉方正榜。他如有恩客留連。心有專注者。當列恩貢榜。野雞超遷大姐出身者。當列拔貢榜。會已嫁人。出理舊業者。當列副貢榜。芳年已邁。徐娘漸老。

者當列歲貢榜。喜妍優伶。兼好馬夫相幫者。當列優貢榜。猶不止此也。凡爲主人所素賞。以及評花諸君子之相交。恐涉嫌疑。不當與諸名花并列。則爲迴避榜。其被人指摘。劣跡昭著者。當隨時標明革出。則爲麒麟榜。似此分門別類。搜括無遺。各盡其長。毫無遺憾。未始非分謗息議之一訣耳。芻蕘之獻。不知有當於主人之意否。願與當局者共商之。

懊儂致遊戲主人論金小寶詞史書

遊戲主人青睞。曩閱貴報。知有遴選淞濱花史之舉。萃北里之清英。操羣芳之月日。續小名之錄。廣麗情之編。韻事也。亦佳話也。僕產自吳越。長歷歐墨。航海歸來。側身無所。盱衡時事。愁深重黎。草堂之詩卷。徒切感懷。鄮侯之襟期。寄情醇酒。歌筵薜后。有兩人焉。一爲蔡新寶眉史。良玉在璞。奇花初胎。膩理靡容。實尠其偶。一爲金小寶詞史。皎如玉樹。翁若春華。光儀炫眸。瑤姿豔逸。之二人者。江文通麗色賦。所謂絕世獨立者也。顧或者謂眉史年齒尙稚。未勝品題。以之弁冕羣英。未孚衆望。猶可說也。而悠悠之口。輒謂詞史行止未粹。妄肆謠詠。不得不爲足下陳之。何則。歌舞之地。非士行之坊表也。聲伎之微。非世風之維系也。按詞史姑蘇人。工書畫。解吟咏。本係世閥。以家貧親老。故墮樂籍。飛絮因風。落茵墮溷。恆引以爲憾。顧性狷潔。非所懽。雖以財勢相凌。勿納也。坐是不悅於羣子。往歲移家滬濱。滬爲通商首區。流品益雜。詞史

益自持。而謗者益衆。被誣恆悒鬱。燈燼酒酣。語人曰。兒之淪落。非素願也。弔英烈於淮海。訪燕子於樓頭。景念芳躅。慎毋謂青樓中無奇節也。嗚呼。聆其言。可以悲其志矣。而羣流井蛙之見。罔知鑒察。雜蘭茝於蕭艾。儼和璧於礧砢。噫。中東一役。師船殲矣。名城墜矣。而羣之資敵媚敵。納款獻誠者。今則享厚祿。擁高位。如故也。求品於士大夫。尙不能無遺憾。而欲責之於平康中之至卑至賤一弱女子。不亦謬哉。不亦謬哉。所望足下。獨具鑒衡。毋爲羣喙所搖。毋爲私意所奪。幸甚幸甚。不然。軟紅塵裏。未始無虬髯黃衫其人。也。順候秋祺。伏惟裁察。懷儂拜手。

薦書一斑

(一)海昌太愍生書 遊戲主人史席。前上蕪詞。仰承藻鑒。所薦謝家姊妹。與夫薛氏校書。蒙刊錄於報中。洵遭逢於意外。寸衷銜感。尺幅抒忱。敬代青樓。辨香頂祝。恭惟主人掄花手妙。選豔才高。寫來北里胭脂。搜徧南朝金粉。雕紅刻翠。表燕許之宏文。評白論黃。集龜蒙之小錄。娟娟好好。盡屬品題。嫋嫋婷婷。都承擡舉。記淞濱之新柳。筆底春風。彙海上之名花。榜開夏日。然章臺十里。幾同沙數。恆河而楚館萬家。難免珠遺滄海。愁浪遊滬濱。物色風塵。或碧玉年華。乍張豔幟。或綠珠丰韻。未著芳名。或孤芳以自賞。或蘊藉以堪誇。續荐數人。注姓氏里。居於下。各標一格。在清奇濃淡之間。應知選政謹嚴。不敢虛譽冒濫。詳

加考語。附短牘以陳辭。敬候主裁。爲羣芳而請命。海昌太憨生頓首。清品。林月英。玉鏡無塵。冰盞自朗。如蓮花出水。不染淤泥。年十四。蘇州人。居兆貴里。奇品。潘素珍。雛鳳新聲。乳鶯弱態。而癡憨嬌小。譜入無雙。年十二。金閩人。居小桃源。麗品。凌銀花。輕盈月貌。旖旎風情。置諸周昉畫圖中。不讓朝雲獨步。年十八。吳門人。住寶樹胡同。澹品。陸小梅。春山眉淺。秋水神清。年二十一歲。江西人。住清和坊。

(二) 茗馨散人書。游戲主人青願。綜觀日報。雅企風微。以載筆之餘閒。作評花之實錄。榜開夏季。爰披錦繡之文。主替東君。待譜鶯花之記。於是風塵賞識。採等輶軒。月旦品評。積如車斗。繽紛尺素。爭投薦禰之書。鄭重垂青。競切識荆之願。是在徵歌選舞。眼底無花。應知刻翠題紅。胸中有竹矣。惟是枇杷門巷。姓氏林張。楊柳樓臺。笙歌鼎沸。廣修鴛牒。幾同沙數。恆河苛孽。鸞箋未免珠遺。滄海必豔聲之勿替。始許雲登果秀色之堪餐。允宜星列。則如西蒼芳里之方寶珍。中尚仁里之金蓮卿。二校書者。並籍維揚。十里春風之路。同遊滬北。二分秋月之姿。以美人而趨名士之風。本巾幗而具鬢眉之氣。紅塵誤謫。偏教淪落於歡場。白璧無瑕。未屑沈迷於孽海。偶爾買絲刺繡。金線紋新。有時剪燭吟成。迴文錦織。五陵顧曲。紅綃爭擲。夫纏頭四座。傾譚黃絹。猶輸其妙緒。是固一時翹楚。玉潔冰清。洵乎兩美齊名。珠聯璧合。僕也十年有夢。青樓深薄。伴之愁。五夜無聊。彩筆慕品題之雅。用作一辭贅述。浪備衡量。或者雙管齊提。差徵佳勝。

云爾。銅神生日茗嘗散人拜手書。

(三)浙東銅琶鐵板漢書 遊戲主人鈞鑒。頃閱日報。欣譙蕊榜將開。芳名羅列。以燕許之手筆。爲花月之主裁。慧眼雙清。選色豈同皮相。婆心一片。求疵不忍毛吹。一經品題。十倍聲價。是以談瀛閣畔。爭遞鸞箋。佇看咏柳樓頭。廣修鴛譜。顧念環肥燕瘦。賞識原有定評。而萬紫千紅。搜羅必期富有。僕不敏。三生薄倖。物色幾易春秋。十載浪遊。心賞祇此一二。間有色升愛選。而名實未副者。不敢濫予褒揚。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風韻獨絕。格調雙清。或聰明絕世。而具傾國之姿。或色藝冠時。而有出塵之想。如近日同安里之蔡菱芬。西合興之水香菱。新清和里之花琴芳。美仁里之胡寶珍。公陽里之陳瑞香。同慶里之文秀卿。此六人者。又奚忍聽其埋沒耶。茲將六校書年歲里居另單開呈。青電學波斯之獻寶。免滄海之遺珠。敢希一字之褒。得列羣芳之譜。妍媸憑藻鑑。原難許夫奪標。桃李在公門。或不至於下第。從此衆香國裏。仕女班頭。當準備一瓣心香。頂禮萬家生佛也。專上敬請著安。銅琶鐵板漢頓首。

(四)綺春居士書 遊戲主人執事。香蓮風定。暑雨涼生。際炎夏之舒長。候新秋兮瞬屆。諗知執事具閱世之通才。翹品花之寶鑑。聽歌喉於北里。周公瑾儒雅千秋。訪粉黛於南朝。冒巢民風流獨步。不忍卿卿淪落。盡人網羅。倘教一一品題。自分清濁。爰嚴花榜之條。廣申函薦之旨。特捐資格。多情之蘇小羣推。

雅重丰裁。卻聘之香君有幾。從此機優雲劣。江南花柳生春。佇看王後盧前。蕊榜姓名長馥。師師不沒。幸傳五國之文。盼盼長存。共賞十年之節。執事立論居心。詎隨流俗。徵聲選色。必妙權衡。鄙人海上停蹤。吳娃廣識。樓頭訪豔。越女初逢。非緣齧臂之盟。敢作捫心之論。爰有校書王雅卿者。姿容清潤。情性柔和。水秀秋紋。花嬌蓮瓣。詩城不築。徧探音律之精。酒國長臨。終貽喉舌之累。而乃旨趣不同。趨向獨異。桃花雖薄。不隨東逝之波。寶筏長虛。惟頌西來之佛。是殆營香巢而未久。杜牧難逢。果能遭傑士於當前。衛公定識。卽此一節堪嘉。許爲羣芳生色。非憑月旦之真。孰定風塵之品。量來玉尺。珠搜北海之濱。宴爾瓊林。名顯孫山之上。不亞詩吟薦士。抒思賢若渴之懷。請看典重掄才。亦異曲同工之致。敢陳管見。用達蕪詞。敬候鴻裁。卽希雅鑒。計開 王校書雅卿年十九歲。住新清和里。錫山人也。秀外慧中。嫺詞工曲。性豪邁。兼嗜飲。雖操賣笑生涯。不屑與庸奴伍。綺春居士謹啓。

(五) 夢雲館主書 遊戲主人賜鑒。前登華啓。大開選豔之場。爰集芳名。聊當荐賢之舉。則有彭寶林者。工詞曲。善談諧。體態風流。年華月滿。建香巢於歇浦。早享豔名。問舊族於虞山。怕談往事。太憨氏有詩云。淺淡梳妝迴絕倫。纖纖瘦影好丰神。阿儂本是琴川柳。何事飄茵到滬濱。現居同慶里。又有謝金林者。年十三。操吳音。自小來滬。善京腔。兼梆子。珠喉嘹亮。音節幽揚。較諸昔年周月卿。願阿南。豈有過之無不。

及也。妹金寶。小金林一歲。亦色藝俱佳。爲申江後秀中不可多得。現居中尙仁里。門前車馬。鑼日喧闐。太
慈氏有詩云。後秀淞濱有二喬。天真未漓不勝嬌。可憐人比琵琶大。也抱琵琶譜六么。又有住同慶里之
薛定金。本上海人。年十八。喜親風雅士。粗識之無。具碧玉丰姿。鮮青樓習氣。與雅廬主最善。曾於席間出
泥金箋。親自磨墨。囑太慈生撰句。亦韻事也。太慈援筆立成云。一卷定情詩。聯吟午夜。幾樽金谷酒。同醉
申江。以上數人。皆近時熟識。略知梗概。其他如林寶枝。李飛龍。均歌曲中之錚錚。惜乏深交。不詳悉也。夢
雲館主拜手。

(六) 花歡烹齋主人書 遊戲主人雅鑒。知有滬濱花榜之作。續北里之志。寫平康之勝。足使都知錄
事。託豪素而流芳。金粉胭脂。經品題而騰價。深情韻事。企慕奚如。僕青樓薄倖。白袷飄零。烟花塵劫。閱盡
滄桑。裙屐佳游。只談風月。慚無風雅之筆。足傳悱惻之情。謹就見聞。略裨涓壤。茲有鼎豐里金佩琴校書。
沈靜溫柔。雅嫻書史。燈前酒後。惟手一編。所居幽雅。最宜納涼。淪茗焚香。足忘塵世。每與周旋。永夕凝妝。
坐對。使人意消。新清河里陳雪卿。舊家標格。卓犖不羣。早飲香名。久標豔幟。性尤豪爽。每聞名勝。輒命舟
車。以故江南名士。無不傾襟結好。一面爲榮。當筵度曲。情韻俱深。其於牡丹亭長生殿中諸劇。尤推絕調。
同居趙文蘭。亦僕識之於髫年者。日前邂逅筵間。其光豔動人。尤勝羣日。曉日芙蓉。春風楊柳。不足方其

清麗。西蒼芳周桂林。錢塘蘇小。生本同鄉。江浙之間。芳名噪甚。亭亭玉立。凌風欲翔。幼諳音律。於大小曲。無不精嫻。書館歌筵。得聞一串珠喉者。爭爲拍案叫絕。色藝並優。殆難其偶。以上四人。允推勝選。閣下海上龍門。雲間驥尾。一言引重。四座俱傾。寸管評春。萬花齊現。所望燕許大筆之題。附入龜蒙小名之錄。主持選政。提倡風流。使楊枝有傳。永著香名。劉蕢高才。不悲下第。臨穎祝禱。乞賜鑒裁。花歡燕齋主人拜手。

金寶仙不願登榜

本報將出花榜。各校書業已俱知。日內囑託客人具函舉荐者。不一而足。獨鼎豐里金寶仙詞史幽閑貞靜。舉止大方。色藝雖亦猶人。而敦節尙品。則共推爲滬江第一。日昨特託人關說。求將姓氏刪去。免予登榜。羞與妍戲子馬夫者爲伍。噫。滬上淫風。至今日亟矣。北里平康。尤不堪聞問。今忽有介然獨出者。卓立其間。本報職司採訪。方當代爲闡揚。以作中流之砥柱。而乃甘於輟晦。不求人知。其秉性之貞。用心之苦。實有高出尋常萬萬者。總之。此次花榜。色藝自不容偏尙。品節亦當與表彰。屆時秉筆者自有權衡。自有位置。決不負若人之苦衷。其他挾嫌之見。無稽之言。亦不能逃鑒察也。

花榜揭曉訛言

連日本報後幅登有各校書芳名一則。茲據張園訪事人來述。謂見此報者。食謂花榜已定。某人占先。某

人落後。議論叢起。謠詠繁興。或謂某某品格卑污。不當列名蕊榜。某某年紀幼稚。不當拔置前茅。噫。自一端已可見閱者之忽略矣。本報原以各校書薦信限於篇幅。不能全登。故逐日選錄一函。餘則概將芳名排列後幅。使閱者知某某已登薦牘。某某無人揄揚。名次先後。隨筆載記。本無成見於其間。且各校書芳名之前。本有數語標明。豈獨未曾閱見。總之。此次開榜。才品色藝。不名一格。而皆有位置之處。惟望諸君子廣爲物色。時錫瑤函。勿書備苛求。勿揄揚失實。遊戲主人有厚望焉。

美國人雅脫致遊戲主人書

遊戲主人鑒。閱貴報後幅所載各校書芳名。醜者多列前茅。美者反置後列。甚不公允。何以顛倒如此。故致書閣下。祈秉公更改重刊爲盼。僕美國人。寄跡申江。並無行業。如蒙賜覆。祈交工部書信局轉交可也。雅脫啓。

遊戲主人聲明

本報後幅所載各校書芳名。但憑薦信隨時登記。優劣既未定評。先後自無成見。閱報者僉謂花榜已出。不免謠詠紛紜。且各姓氏之前標明將出花榜字樣。願諸君取將字之義尋繹之。自不致於誤會也。再本主人原擬日內將花榜揭曉。因佳卷美不勝披。恐有遺珠之憾。不得不一再考求。故特展緩數日。合併聲

明。惟希雅察。游戲主人啓。

花榜揭曉預布

書披鷄薦。怪夏榜之遲開。宴啓鹿鳴。喜秋風之早屆。環肥燕瘦。較量本自需時。盧後王前。位置惟虞失當。茲者針穿乞巧。記織登科。鵲橋暗渡於良宵。虎榜卽懸於此日。值雙星之佳會。看千佛之名經。泥金報而姓氏皆香。淡墨書而聲價頓倍。敢詡紅紅翠翠。盡坐春風。免致燕燕鶯鶯。望穿秋水。爰修小啓。俾衆週知。游戲主人啓。

花榜

倉山舊主撰春江丁酉年夏季花榜序

掄才取士。務有公而無私。乃足服人心而昭定論。掄花亦何莫不然。惟掄才之時。可取與試之卷而盡閱之。以免遺珠之憾。掄花之際。不能徧遊花國。取千紅萬紫而盡入目中。苟僅就所寓目者而加以品騁。餘皆付諸不見不聞。其抱憾遺珠也。不滋甚耶。遊戲主人有鑒乎此。獨出心裁。於今屆擬開花榜之先。四出招人函薦。積日累月。薦牘紛投。姓名之下。必加考語。或繫詩詞。或贈聯句。卽例諸同考之房批。仍憑其薦函之多寡。以定名次之高下。並不另加評騁。示不敢居座主之席焉。三甲以外之姓名。一概

附錄後幅。其序文詩詞聯句之冗長者。限於篇幅。隨後續錄。噫。紙上題名。盡屬好好娟娟之彥。花開莫第。莫非鶯鶯燕燕之儔。是爲序。光緒丁酉季夏之月。倉山舊主識。

凡例六條

一。統申江而論。隸樂籍者。凡三千餘人。萬紫千紅。詎能遍閱。此次花榜。悉憑薦書。多寡爲定。益復參以輿論。以昭平允。一定一甲三人。二甲三十人。其餘悉置三甲。滄海遺珠。知不能免。絃一漏十。閱者諒焉。一如曹夢蘭。陸蘭芬。花翠。琴花田。玉謝。湘娥等。或久飲香名。或早樹豔幟。或華年已去。或身價自高。似不必再與羣芳爭勝。故不錄入。一。近年北里中。以歌勝者。頗不乏人。如王秀蘭。金小卿。王秀林。小如意輩。均此中之矯矯。擬仿京師梨園文武榜例。另開武榜。拔取數十人。筮期揭曉。一。榜上所取各校書名下考語。悉照薦書擇要摘錄。本主人不贊一詞。一。此次特開花榜。承四方同志惠貽。跋賦詩詞。聯語甚夥。因限於篇幅。容後按日排錄報中。遊戲主人定。

花榜題詞

浪迹花叢五十年。此中風月洵無邊。輸君一管生花筆。能把佳人次第傳。色藝由來宜美備。性情尤必近溫柔。最難萬卉叢中取。壓倒羣芳一狀頭。師師盼盼宜成列。好好娟娟合作儔。博得尋花人一

笑。按圖從此易探求。披沙費盡心兼目。一一編排美且妍。自問寸私無着處。冰兢足可對嬋娟。

倉山舊主待和草

第一甲

元狀 張四寶 年十六歲 姑蘇人 住西蒼芳里 薦評 九函錄五 蕤蕤者葩 娟娟其韻 波

寫明而花寫媚 神取潔而情取幽 淮南子云 曼容皓齒 不待脂粉 芳澤而佳者 西施陽文也 吾於 詞史亦云 端莊沈靜 柔媚可親 張豎愚園 蹤跡罕到 舉止嫺雅 有大家風 秀麗天然 風神嫺雅 珊珊仙骨 矯矯不羣 天仙化人 自然丰韻 翩然入座 鶴立雞羣 昔人謂美人之光 可以養目 觀此 益信

眼榜 金小寶 年十九歲 姑蘇人 住大興里 薦評 七函錄四 色練練而欲奪 光炎炎而

若神非氣象之可譬 焉影響而能陳 容光煥發 流露自然 由來稱獨步 本是號傾城 豐肌秀 骨 嫵媚中饒卓落氣

花探 祝如椿 年十七歲 姑蘇人 住同安里 薦評 七函錄四 珠輝玉映 蝶膩鶯癡 秀外

慧中 宜風宜雅 錦心繡口 聰慧絕倫 善病工愁 溫存如玉 細骨輕盈 蠻腰素口 臨風獨秀 與月

爭妍。才色品藝四美俱臻。洵爲花叢領袖。

第二甲

傳臚 蔡新寶。同安里。蛾眉若雙翠。明眸發清揚。丹脣翳皓齒。秀色若圭璋。良玉在璞。奇花初胎。

膩理靡容。實少其偶。

金寶仙。鼎豐里。亭亭物表。皎皎霞外。風韻獨絕。格調雙清。

林月英。兆貴里。髣髴若輕雲之蔽月。飄飄若流風之迴雪。

朱新寶。兆富里。編珠作帳。鏤金爲裳。玉籠鳳凰。金盃芍藥。

謝寶蓉。鼎豐里。璿源萬丈。玉山千尋。瑤草琪花。不同凡卉。

張書玉。小桃源。膚凝脂白。額膩鵝黃。梅妃新妝。楊妃出浴。

李雪琴。日新里。濯濯如春月柳。澹澹如秋水藻。

金佩琴。鼎豐里。沈靜溫柔。雅閑書史。凝妝坐對。使人意消。

方寶珍。西蒼芳。松風水月。比其清華。仙露明珠。方斯朗潤。

洪桂生。尙仁里。皓齒明眸。其人如玉。當筵一曲。願盼多姿。

金文仙兆富里

水晶如意。碧玉連環。雛鳳清聲。鸚鵡調舌。

花紫雲公陽里

眼波眉月。秀色可餐。逸態天然。娟娟靜好。

秦薇雲同安里

懸知一顧重。別覺舞腰輕。

謝蓉卿西同芳

明眸善睐。絕世丰神。骨格清奇。舉止嫺雅。

陳翠娥萃秀里

清若白梅。雅如綠竹。珠喉一串。響遏行雲。

林玉珍鼎豐里

有女如雲。圓容若月。驚鴻豔影。顧盼生姿。

周二寶尙仁里

綿視騰文。靡容膩理。采雲出岫。紅蓮鏡池。

花億珠久安里

媚眼含羞。丹唇逐笑。柔肌輕倩。玉質可人。

王寶釵尙仁里

丰姿替月。潤臉羞花。卓犖不羣。輕盈可愛。

謝秀蘭南兆貴

容光煥發。流露自然。空谷生香。孤芳獨秀。

金含香西蒼芳

青樓曉色。珠簾映。紅粉春妝。寶鏡催。

劉湘君大興里

形窈窕以纖弱。豔妖冶而清妍。

陸秀卿公陽里

體態娉婷。姿容流麗。芳心一點。顧影自憐。

李企蘭尙仁里 嬌小玲瓏動人憐愛。章臺毓秀。後起之英。

謝二寶普慶里 柔媚端重。有林下風。娓娓清談。令人忘倦。

陳雪卿新南和 早播香名。久標豔幟。當筵度曲。情韻俱深。

丁月卿南兆貴 芙蓉挹露。楊柳迎風。圓靨修眉。天然娟媚。

謝蘭卿寶樹胡同 曼舞酣歌。並皆佳妙。好花欲語。秀色可餐。

謝薇卿寶樹胡同 秀外慧中。天然姣秀。含情脈脈。雅靜宜人。

陸孟劬西桂馨 性極溫柔。貌尤韶秀。小家碧玉。綽約多姿。

第三甲

金麗卿公陽里 珠輝玉映。蝶膩蜂癡。張黛玉普慶里 水面芙蓉。梢頭芍蔻。

張寶寶公陽里 雪膚月貌。嬌媚天然。謝桂香百花里 一曲登場。歌喉嘹亮。

金佩卿公陽里 有聲有色。宜笑宜顰。金桂芳清和坊 輕如飛燕。翩若驚鴻。

周麗娟尙仁里 孤標自賞。落落寡儔。金湘娥東蒼芳 玉樹交柯。娟秀可愛。

謝月娥西桂馨 綠珠丰韻。碧玉年華。花芙蓉清和三 姿質可人。性情溫厚。

林雅雲兆富里	性情嫻雅。品格端方。	王養玉西公和	瓊花作骨。秋水爲神。
花小二寶西蒼芳	天然愛好。顧影自憐。	謝玲娟寶樹胡同	癡憨嬌小。富麗天然。
李巧林胡家宅	玉質柔肌。態媚容冶。	周月香新清和	翠斂蛾眉。別饒幽韻。
洪桂香日新里	依依眉語。無限深情。	金萃雲東合興	姿容妙麗。冰雪聰明。
謝二寶同慶里	姿容清麗。體態娉婷。	王雅卿新清和	秀外慧中。性情豪邁。
彭寶春中尙仁	秉情幽嫻。不染習氣。	王鴻卿西尙仁	端莊流麗。風雅可親。
金筱雲百花里	柔情嫻嫻。弱骨珊珊。	王小香東公和	穠纖合度。修短得中。
花佩林同安里	態度苗條。性情閑雅。	潘素珍小桃源	雛鳳新聲。乳鶯弱態。
張蓮卿東尙仁	玉潤珠圓。姿態姣好。	凌韻華寶樹胡同	風情旖旎。月貌輕盈。
陸小梅清和三	春山痕淺。秋水神清。	李金蓮久安里	姿容豔麗。品格雅潔。
花佩玉東尙仁	綠珠身世。碧玉年華。	趙文蘭新清和	輕盈綽約。宛轉多姿。
洪月娥同慶里	神清如水。貌豔於花。	金蓮卿寶室弄	溫柔似玉。情緒如絲。
蔡菱芬同安里	初日芙蓉。曉風楊柳。	陳瑞香公陽里	清歌妙曲。丰致翩翩。

王素娟西蒼芳	臨風獨秀與月爭妍。	花琴芳新清和	孤芳自賞妙語解頤。
胡寶珍美仁里	多才多藝宜笑宜嘖。	文秀卿同慶里	風韻獨絕格調雙清。
謝金林中尙仁	歌喉嘹亮音節幽揚。	謝金寶中尙仁	色藝俱佳後起之秀。
薛定金同慶里	性情溫和丰神清潤。	林少香西蒼芳	清超拔俗雅抱宜人。
朱賽花尙仁里	梅花體態楊柳腰支。	賽月仙胡家宅	雪膚月貌綽態柔情。
小金如玉同安里	當筵一曲我見猶憐。	小王筱寶美仁里	玉簫再世紅兒並驅。
金巧雲同安里	體態輕盈風神韶秀。	祁素雲公陽里	燕睇含情鶯聲度曲。
袁仙普慶里	清閒淡泊姿態生成。	金紅玉東蒼芳	蕩梅清潔飛燕輕盈。
林菊紅東蒼芳	豐若有餘柔若無骨。	謝山寶尙仁里	月圓礙面柳彈比腰。
金巧玉日新里	風流蘊藉吐屬清新。	花寶韻同安里	春花豔色秋水丰裁。
沈麗卿西蒼芳	淡妝濃抹綺麗圓融。	李紅玉清和一	性耽岑寂趣饒幽閑。
花紫娟大興里	麻姑骨相菩薩心腸。	薛金蓮東尙仁	豐神韶秀我見猶憐。
吳小紅公陽里	雲鬢星靨妖豔動人。	范彩霞同安里	蹁跹纖妍腰支輕亞。

花文姬同安里	芳心靈慧妙語解頤	花巧林出水芙蓉	張素蘭明眸皓齒
張新寶玉潤珠圓	李愛娥情致纏綿	金珊瑚飛燕善舞	周麗卿珊瑚玉質
張小紅貌逾花嬌	洪月娥骨媚肌柔	吳國香花能解語	顧英玉顧盼自喜
蘇韻蘭工顰巧笑	花彩霞香堆粉琢	花小寶風雅宜人	金素玉鬢髮如雲
陳蓉芳楚楚可憐	金小娟亭亭玉立	周湘雲柔情媚骨	陳佩芬態度輕盈
沈金寶溫其如玉	謝蓮香姿容秀麗	謝香蘭空谷幽香	張麗娟情性溫和
金小紅錦瑟年華	吳雙寶舉止豪爽	金黛玉姿態爭妍	小桂香顧影輕倩
謝媛媛絕時眉樣	林小紅瑤華格調	花月紅花好月圓	顧小寶寶兒憨態
陳蘭芬天姿秀麗	賽寶玉水晶如意	花小紅綠珠風韻	洪韻香金玉其相
王蓮卿身材俏麗	謝蘭孫李豔張嬌	王愛娥琪樹瓊花	李紅玉心靈性敏

遊戲主人序花榜既畢。而自跋其後曰。夫以申江之大。人材之衆。而所取錄者。僅此區區百數十人。不特無以饜衆望。且并無以服人心。然以滬上爲往來通衢。文人墨客。以及貴介富商。詎無一二明眼人。預爲精察而鑒別之。故有懷瑾握瑜之才。而抱憾於湮沒不彰者。卒鮮。茲榜所錄。始憑存書。繼

採輿論。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雖不能全。竊幸十得七八焉。惟是卦一漏十。所不能免。卽所取錄。亦豈無濫竽者廁乎其中。是則由於見聞之隘。與鑒別之疏。滄海珠遺。抱憾奚極。閱者原其心而諒之。此則余之所深望也。丁酉七夕。游戲主人序於海上三昧齋。

不愧明通榜之稱

游戲主人花榜揭曉。已三日矣。始憑荐書。繼採輿論。雖不能免遺珠之憾。而稍有名望者。類皆羅致榜中。日來所遇。間有一二不知名者。亦皆自鄙以下。因思鄉會考試。每一榜出。能得名下士數人。譽者輒許爲明通。茲之所錄。萃海上名花。十得八九。以斯方彼。余又何多讓焉。書至此。或謂主人曰。子方自鳴得意。而議者已在其後。未知子將何以自解。則應之曰。人人有相好。人人自以爲狀元。其實狀頭只有一人。詎能盡如人意。誹謗之來。理所應有。余不屑與眼光如豆者爭瓦缶之鳴也。

以評文之法評花

評文難。品花亦難。從來元作。反不如魁作之容易奪人。所謂元作高人一著。魁作緊人一著。是也。游戲主人評定花榜。以張四寶爲榜首。以金小寶爲榜亞。非特游冶輩有阿私之言。卽小寶每借姊妹行之列於後者。代爲不平。其實自發牢騷而已。不知張四寶格似梅花。其秀在骨。是高人一著也。金小寶豔如芍藥。

光彩照入。是緊人一著也。以評文之法而品花。誰得謂之非乎。於是皆服。

老拙評花之腐論

滬上繁華。甲於天下。歌樓舞榭。列如星羅。其中姹紫嫣紅之輩。幾如應試士子。既多老輩風流。亦不乏後來之秀。因重訂淞濱羣芳錄。懸榜之日。無不同聲稱允。乃有某某二叟。觀榜後。眷念疇昔。謂如某某詞史等。皆足獨冠千古。而今之拔列前茅者。某詞史等均未與焉。旁代不平。鬚髮頓豎。不知品花與論文無異。此二叟胸中。譬如只有高頭講章一部。熟讀春明。鄉會墨數篇。滿腹爛腔爛調。偶然騙得功名。便自詡爲歷劫不磨之作。國初諸大家文。尙茫乎莫辨。如與之論漢魏六朝。更不知爲何物矣。矧今時風氣大開。舉世競尙新學。必有錚錚矯矯之作。方足一洗從前委靡積習。論文如是。品花亦如是。此老胸中一無所有。猶如陳仲子無見無聞。毋怪其但知守舊也。惟有付之一笑。曰老拙老拙。

遊戲主人論金小寶不取狀元之故

遊戲主人出花榜之日。卽得聽經仙侶。挹燕館主雲水洗眼。人疊賜華簡。開絨展誦。詞雖異而大旨相同。略謂花榜之舉。色藝爲先。張四寶雖秀骨珊珊。清氣撲人眉宇。而視金小寶之容光四射。煥發自然。覺彼之耐人尋味者。究不敵此之易於奪目。且小寶善詞曲。弋腔秦聲。並皆佳妙。似又四寶所不及。若謂感於

物議。謂小寶行止未粹。故抑置之。姑不論其事之有無。但今日所開者花榜。與旌表貞節之事不同。且主人曾有干卿其事一議。業早爲若輩開脫。一旦反其所爲。竊所不解。况曹夢蘭陸蘭芬輩。均付諸不錄之列。使置小寶與若輩爲伍。旁人固無從置辭。既不出此。而乃吝此一狀頭。靳而不與。竊不解主人是何用心也。三函所言。大率相類。遊戲主人讀既畢。不禁喟然曰。嗚呼。斯言也。其知我者歟。其罪我者歟。若以爲罪我。則此番位置。不特無以服小寶之心。且並無以自解。若以爲知我。則不特釋諸君之疑。而所以成全小寶者。正不少也。溯自余創行特開花榜之議。所得荐函。不下二百餘通。其間褒美者固多。而謗毀者亦復不少。出榜前一夕。尙有人來書力詆小寶者。余皆付諸不論不議之列。誠如初二日報登懷儂所言。歌舞之地。非士行之坊表。聲伎之微。非世風之維系也。特是小寶自去歲由蘇來申。豔幟高張。聲名鼎盛。矚之者由是而衆。而忌之者亦由是而多。推原其故。皆由小寶爲人。志高氣傲。遇所懽則娓娓談不倦。見生客則默無一言。不知者輒嫌其盛氣凌人。恃才傲物。由是譽之者一毀之者百。謠詠繁興。而聲名遂從此大減矣。余友有暱之者。嘗謂嗣今以往。小寶非適人卽返蘇。否則申江雖大。幾無斯人容足之地。嗚呼。斯言也。其殆深知小寶者歟。此次編次花榜。抑置之。正所以保全之。否則位置過高。則摧折者益衆。天惟不願海上失此名花。故荐書不逮四寶。正以抑置之者保全之。此其間殆有故存焉。至其色藝過人。久爲有

目共賞。允稱滬江領袖。余亦不作違心之論也。

遊戲主人擬舉行遊芳會議

或告遊戲主人曰。聞貴報花榜揭曉之日。就本埠一隅而論。初出五千紙。日未午即售罄。而購閱者尙紛至沓來。不得已重付手民排印。又出三千餘紙。計共八千有奇。三日以來。而購者仍絡繹不絕。亦可見人之重視此榜矣。統計三甲共取一百四十人。而知名者十居八九。以視昔之拔十得五者。蓋有過之無不及焉。特是所定名次。未能悉洽輿情。有某校書生平頗自負。因名次稍後。爲之悒鬱者累日。儘有素負盛名。而竟落孫山之外。滄海遺珠。尤不能免。同志之屬望也。既如此。彼美之倚重也。又如彼。稍不如意。謗即隨之。未識主人將何以自解也。主人曰。子言誠是也。然子獨未見本報之告白乎。自本報創行特開花榜之議。即大登告白於報首。謂本屆花榜。係仿泰西保薦民主之例。以投函多寡爲定。甲第之高下。名次之前後。皆視此爲衡。本主人不參一毫私意焉。至滄海遺珠。原不能免。佳卷縱多。無人呈荐。爲主司者何由而知。此固余所不任咎也。惟思國家取士。殿試後甲第雖分。而得改庶常與否。必俟朝考後方定。並不係等甲第之高下。名次之後先也。今特援仿此例。俟本主人館務稍暇。集同志數十輩。約期聚會。將業經登榜。借承寓目之各校書。逐一校閱。遴選數十人。較其色藝。分別等第。庶在前者不致倖邀。而在後者或免

屈抑焉。或曰善。客既去。爰次其問答之語。而備書於右。因是會爲遴選羣芳也。遂名之曰遴芳會云。

擬舉行遴芳會告白

本屆所定花榜。名次前後。悉憑荐書多寡爲定。本主人毫無成見。茲擬舉行遴芳會。將羣花依次校閱。卽於一百四十人中遴選數十人。另編名次。猶之進士甲第雖分。其得庶常與否。必俟朝考後方定。并不繫乎甲第之高下也。至此會如何舉行。屆時再行布告。特白。

春江花榜弁言

游戲報館主人。攬秀滬濱。舉芳海上。以騷壇之盟主。領香國之羣英。旣愜幽襟。益傳韻事。遂乃平章風月。拈撫羲娥。泯俗好於酸鹹。標定評於甲乙。僕以行客。宿留經旬。牽拂相招。屬襄校論。飄零塵海。已愁杜牧。魂銷讚歎名花。生怕廣長舌短。於是燈紅酒綠。靡役不從。月落鐘殘。深談未已。青蓮筆底。描成傾國之妝。白練裙邊。題徧相思之字。春蘭秋菊。各寫性靈。燕笑鶻啼。俱呈意態。爲之區別。正變衡量。殿最爰登報牘。以質同人。雖劍躍豐城。已入茂先之志。而珠成滄海。實窮象罔之搜。好事者或鑒此爲重輕。懷才者豈藉茲爲得失。循求簡冊。祇益慨然而僕於此。尤有感焉。自昔大道朱樓。豪俠之所傾結。狹斜門巷。騷墨之所流連。美人香草。託始國風。怨汝愁儂。流聲樂府。平康盛事。傳徧長安。小部仙音。尙餘開寶。增華踵事。流派

益繁。北里志其遺聞。教坊傳其新記。體屬敷陳。理歸諷諭。皆足以激抒幽抱。豁盪靈襟。起秋士之煩疴。播羣生之情種。匪惟傳記之別體。抑亦風雅之支流已。自樂籍既廢。厲禁日煩。芬芳之意。鬱於宙合。贈答之好。以爲諱言。遂使貞淫罔區。鄙穢爲藪。浸成菲薄之俗。夷爲市道之交。雖以乾嘉承平之久。東南名士之盛。隱爲提倡。時有表章。而三百年中。傳人無幾。韻事幾絕。瓊琚之音。不揚。蘭蕙之芬。斯燼。大雅不作。吾衰誰陳。俯仰今昔。潛然累歎。莫此爲甚者矣。滬北一隅。名花蒼萃。日進月盛。有年於茲。然而繪脂豎販。執袴子弟。奢心恣態。豪縱其間。金帛之燄。方灼。情性之契。彌澹。嗟鴉鳳之爲伍。猶烟雲之過空。一夢繁華。千秋塵瀾。茫茫旣旣。致足悲矣。若夫亭亭玉立。軒軒霞舉。結無言之幽賞。盟彼美之遐思。火蓮小劫。自出淤泥。紅玉完軀。終留太璞。亦有詠絮才高。迴文藝絕。清言酬答。頻裁芍藥之吟。綺語纏綿。自寫蘼蕪之怨。或或貌擬洛神。才如天女。標名香國。樹幟花叢。手中花雨。能生萬種之魔。裙底仙風。爭下三千之拜。若斯之類。匪曰無才。三十年來。莫爲收拾。滄桑同盡。翰墨無香。坐使舊家樓閣。掃地春空。大界煙花。漫天香散。海枯石爛。欲尋弔古之魂。月墮花飛。永斷人間之想。豈不痛哉。僕也。紅粉情癡。前塵宛在。黃金煙散。昔夢俄空。吳娘暮雨。怕聆舊調。淒涼商婦。秋江祇感天涯淪落。惟是桃花人面。尙憶東風。萍梗心情。難忘舊雨。眷懷疇曩。寤繁調飢。主人以境玷之聲名。具鈴旛之願力。倘欲蒐采芳馨。貽之彤瑄。旁羅軼事。壽以瑤章。露華

風絮願生海國之春光。姹紫嫣紅都被東皇之矜寵。則司財舊夢能說揚州。狎客當年尙留江總。請以香案之餘閒。博采花邦之掌故。稽之往版。是玉臺香奩之餘波。擬之近賢。庶畫舫板橋之續記。斯則區區之懷。汲汲顧景。非止以題名之體。標榜之舉。引重一時者也。花歡熹齋主人謹序。

花歡熹齋主人著譽騷壇。蜚聲詞苑。以玉堂之清暇。作香國之閒游。季夏之望。偶來滬濱。適鄙人有申江花榜之輯。延襄較閱。嗣卽乘輪北上。於風濤震撼中。撰爲此文。抵津後郵寄來滬。爰亟付手民。排列報端。以質同志。且以見本主人於花榜一事。至爲慎重。博求海內通人。撰著序言跋語。以及楹聯詩詞。俟他日蒼萃成編。刊印問世。當亦諸君子所樂觀也。遊戲主人附識。

淞濱羣芳錄敘

鼓曰。莫堅於金石。而銷燦於炎威。莫壽於陵谷。而變遷於時序。然則亘萬祀而如新。歷兵霜而不渝者。其佳士之品類。詞流之楮墨乎。淞濱自互市以來。榛莽之區。悉化爲聲歌之地。冠裳輻輳。萃東西南朔之人。棟宇巍峨。極歐墨粵非之鉅製。廠萬家之燈火。路號福州。集萬國之帆檣。浦名黃歇。十里春風。如游吳苑。二分明月。不數揚州。於是江干並轡。馳西陵之鈿車。花底留懽。解漢皋之玉珮。鈿蓮共銀箏競奏。篆香偕蘭雨齊飄。猗猗翠竹。袖薄禁寒。根根金槽。妝輕媚晚。無花不韻。有色皆香。賦所謂金粉南朝。綺羅窟宅。

者矣。乃有游戲主人，騷壇主宰，藝苑雅流，披江州之青衫，聯樊川之白袷，閑情拾翠，迎曼容皓齒之儔，刻意尋芳，極燕瘦環肥之度，遂乃細校羣芳，閑裁側理，遊青樓之英彥，作花國之春秋，讀子夜於燈前，長標錦字，奏綠章於花下，廣被春陰，霓裳共詠，神仙本住大羅，玉瑄鑄來，名字題從香國，誠韻事也。然而僕竊有感焉。夫綵痕偶聚，瑤穹無不散之雲，舜華從風，瀛海豈長生之種，繫昔皋橋豔侶，維下名姬，成都校書，楚江錄事，使無品玉之才，江花之藻，則柔荑長質，咸逐秋雲，墮絮無聲，誰傳小字，嗟乎！其與士之附青雲於一時，隨流塵於身後者，何以異耶？故江東狂放，厥有北里之編，吳下名流，爰續宮壺之錄，雖曰遊戲，非無寄矣。柔翰所被，今昔胡殊，遂使館娃麗偶，永同翠玉之鑄，海上名葩，長播紅絃之韻，懽情生，懶祭稿，自雙星渡河，日花榜揭曉，滬上羣芳之名，流播海內，一時騷人墨客，傳爲韻事，弁言詩跋，郵寄無虛日，俟積成卷軸，常輯淞濱羣芳錄，以公同好，頃得懽情生序言，班香宋豔，讀之齒頰俱芬，洵足爲羣芳增價，爰亟爲刊列報端，俾諸君子得先覩爲快也。游戲主人附識。

武榜揭曉預布

泥金報捷，騰花國之歡顏，淡墨書成，增美人之聲價，品紅題翠，高下攸分，刻徵移宮，低昂亦判，茲擇於是月十一日揭曉，仿京師梨園之曩例，作春江蕊榜之尾聲，從知曲按紅牙，不待周郎之顧，共說調傳白雪。

詎向。下里之歌。特此佈。俾衆知曉。游戲主人啟。

武榜

丁酉夏季春江武榜弁言

游戲主人既有滬濱花榜之選。又於北里中得善歌者若干人。釐定甲乙。仿京師梨園之例。另爲武榜。錄諸報端。而自序其首曰。物之善移我情者。其惟聲音之道乎。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古人以絲竹陶情。亦有聞樂而感者。無他。情動於中。不自覺其流露也。昔年勾欄競尙小曲。靡靡動聽。令人有鄭衛之思。近則秦聲弋調。囂然并奏。頗極頓挫鬱沈之致。動人雖不逮小曲。然一時風會所趨。而又有不能偏廢焉。余生平好音樂。每花筵月夕。非聞歌則不懽。閱時旣久。共得若干人。復就若輩所推重者。次第而甄錄之。雖不能珊瑚網無遺。或亦稍免訾議焉耳。是爲序。

丁酉孟秋之月游戲主人

例言五條

一是榜仍沿文榜之例。分爲三甲。計一甲三人。二甲十八人。三甲十八人。一如吳新寶程漁卿錢馥珍等。早標豔幟。久蜚蒨聲。亦援文榜曹夢蘭等之例。概不錄入。一北里中擅崑曲者。計亦有四五十

人他日擬另爲編錄。茲榜所取以弋腔秦聲爲多。一各校書名下評語亦悉照荐書摘錄。二甲以下系以聯語。其他詩詞隨後再登。一是榜所列凡前榜業經有名概不重錄。游戲主人定。

第一甲

狀元王秀蘭

住清和坊三弄。

荐評六函錄四。

鳳綵鸞章霞鮮錦縟。挹皓露於洞庭。引清風於

修竹。聲欲抽而含態。氣未理而騰芳。乍綿連以爛漫。時頓挫而抑揚。在水徧水。在山滿山。或似停而不留。或如疾而不馳。具落落大方之概。壓洋洋盈耳之娛。

榜眼金小卿

住清和坊二弄。

荐評四函全錄。

以節爲珠。以聲爲緯。引春波以流蕩。挹涼風以

輕揚。始析宮而合徵。終分角而和商。掩餘姿於雕扇。散輕塵於畫梁。珠喉宛轉。玉手玲瓏。態度生成。顧盼自喜。長吟低唱。有三日繞梁之致。

探花小如意

住三馬路公陽里。

荐評四函全錄。

芳聲清激。逸韻橫集。標梧桐風月之姿。具兒

女英雄之概。驚意態於發響。逞奇妙於清商。快如并剪。爽若哀梨。興往情來。有旁若無人之概。

第二甲

傳臚王秀林

住中尙仁里。

荐評四函全錄。

淺斟低唱。神韻無雙。既物表之亭亭。復柔情以脈

脈。低翠蛾而斂色。睇橫波而流光。俯仰豔逸。顧盼容與。清華似水月。松風朗潤如明珠仙露。

洪文蘭

公陽里

文珠好記鴛鴦字

蘭夢初回翡翠牀

李媛媛

兆貴里

三弄瑤琴留月操

一聲玉笛遏雲歌

林寶珠

東蒼芳

得寶初歌情繾綣

景珠待聘惜年華

洪少蘭

清和二

多少情懷傳一曲

芝蘭契合悟三生

王者香

中尚仁

誰是知音者

偏聞此際香

洪如意

日新里

清夜不如宴桃李

春風有意到瀟湘

高月鴻

公陽里

明月精神自顧影

驚鴻體態可憐身

賽金玉

小桃源

金屋夢酣春一覺

玉樓人醉月三更

花二寶

普慶里

吳宮乍覩二喬豔

娃館初聞寶瑟歌

小桂芬

百花里

秋風生丹桂

曉露挹清芬

謝吟香

六馬路

吟絮當年傳白雪

香名今日播青樓

吳月琴

清和里

明月一輪輝皓魄

瑤琴三疊逗靈犀

林鳳寶

西蒼芳

鳳管鸞笙傳妙曲

寶釵珠髻畫瑤仙

水香菱

西合興

香粉香脂傳宋豔

菱花菱葉唱吳娃

王秀雲

清和三

擷花之秀

有女如雲

花筱紅

普慶里

筱檻秋涼桐葉潤

紅樓春暖杏花嬌

第三甲

王藹卿

燕慶里

藹藹曾傳吉士詠

卿卿最合雅人憐

陳雲香

尙仁里

雲鬟花霧重

香鬢玉釵斜

周桂林

西蒼芳

桂子延秋月

林花燦曉霞

賽菊仙

西合興

秋菊有佳色

羣仙在大羅

朱幼香

清和三

愁情不減幼時態

麗質疑從香國來

何霏玉

尙仁里

振袖霏香殿上

吹簫玉清宮中

花韻初

清和二

亞欄花有韻

寶鏡月初圓

林小卿

清和一

瓊樓原小謫

金屋待卿藏

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

三

小寶寶

三馬路

小鬟催進酒

寶瑟譜新詞

花時紅

公陽里

柳腰時向風前舞

梅額紅添雨後妍

花文蘭

西蒼芳

文綺香酣春睡足

蘭閨月上晚粧慵

洪媛媛

尙仁里

詩詠采葑及采麥

顏如舜華與舜英

金如玉

日新里

端合藏金屋

如聞譜玉聲

林桂蓀

普慶里

秋風襲桐桂

香草茁蘭蓀

李小卿

百花里

蘇小聲名原藉甚

長卿才調或同時

周三寶

新清和

一日三秋思麗質

瑤琴寶瑟譜新聲

蘇素芳

同安里

素質伴梔子

芳心惜海棠

謝斐君

普慶里

斐然君子德

翩若美人身

不滿之論一斑

游戲主人既開文武之榜，徵聲選色，無美不收。視聽之娛，亦云靡極。然僕有不能已於言者。爰為主人陳之。大興里金小寶，風致豔麗，倜儻不羣，弁冕羣花，信堪無愧。而主人抑之於第二人，不免為小寶扼腕。嗚呼！

主人有深意寓乎其間。而名實之符。庸非失當。或者曰。春秋責備賢者。主人固爲是舉。則非僕所得知矣。至如武榜中之王秀蘭。金小卿。王秀林。歌曲皆臻絕妙。而小如意以無鹽嫫母之流。其藝不能與秀林等。乃欲加而上之。此僕所深惡而痛絕也。顧或曰。色藝不能兼備。此舍色而取藝。詎無不可。然王秀林。李媛。皆駕小如意之上。而名次高下倒置如是。不大違閱者意乎。噫。環肥燕瘦。體態各自宜人。王後盧前。品評應歸無我。寸心敢布。質維圖之。蒲郎拜啟。

徵刻名花小傳布告

本屆花榜。業經評定。張四寶。金小寶。祝如椿等三人爲一甲。蔡新寶等三十人爲二甲。金麗卿等一百零七人爲三甲。早已遠近週知。同聲翕服。今擬纂輯春江花史一書。除已評定甲乙。不復更動外。特再登告白。凡榜中各校書。以及榜外漏敍之人。倘有粗解琴棋。略工書畫。以及妙通音律。擅長歌曲者。仍望閱報諸君。速賜函薦。靜候品評。一技片長。無不甄錄。雖本主人愛才若渴。不事苛求。然語戒虛誣。事必核實。倘有不實。立登報章。特此布聞。惟希公鑒。遊戲主人啓。

纂輯春江花史告白

本屆花榜。早經選定。蒙諸君子。賜以序言題詠。漸已成帙。茲擬彙爲一編。名曰春江花史。然須每人列一

小傳。惟望青衫韻客。白袷才人。各舉所知。錄其梗概。函送本報。集集成書。非特本主人得叨珠玉之光。且海上羣芳亦所深幸也。遊戲主人啓。

葉榜

肇開淞濱葉榜序

伊昔中郎才調。曾賦青衣。韓子詩篇。亦歌赤足。檀奴識面。厥有因緣。侍兒小名。何妨著錄。况乎大家舉止。號學夫人。少女文辭。稱同書記。歌成團扇。生小亦解風情。誦到靈光。爾曹並工書史。莫不重房以承侍。列屋而閑居。似海侯門。如雲第宅。雖非薦蘿。託根得地之初。亦與衾裯。望君如天之上。不少良家振子。幾輩乘鸞。儘多快馬健兒。何如此豸。然此皆鼎鼎朱門之盛概。而非所論於坊曲間也。至若枇杷花下。楊柳樓頭。舊院風流。新粧日麗。柘枝未嫁。生涯聊託箏琶。桃葉將迎。門巷應多車馬。則當壺榼家家。孰爲捧琴而送酒。笙歌處處。孰爲煮茗而添燈。香罷薰衣。半臂持來。纖手脂勻。粧鏡十眉待問。雙鬢間關。而巧借調鶯。熨貼則工於繡鳳。或似鴉兒之略解。或如鸚母之先知。矮婿幃房。柔情如轉。倚依門戶。美眷亦仙。此則歌坊之侍者。曲部之班頭。以古方今。毋多讓矣。矧若茲滬上繁華。吳中人物。香溪孕育。芳徑滋培。十里花田。不種宜男之草。五湖菱漿。惟摹浣女之絲。置猗桑陌上之筐。願攜翠被。聽折柳風中之笛。喜榜朱絃。玉勒

花聰常奉珊瑚之輦。金盆膾鯉。頻隨玳瑁之筵。寄生草譜入宮商。念奴嬌翻成侍從。豈不以葳蕤自好。音上下而鶯藏。萼跼相承。水東西而魚戲。杜樊川綠陰成詠。情在於斯。白香山春草知名。樹猶如此。主人閱徧芳叢。多歷年所。品題花信。已過兩番。辨杏認桃。相期青眼。采蘭贈芍。雅非素心。惟茲華實兼收。亦猶風人菲葑之旨。豈等薰蕕同蓄。不忘傳者。蕉萃之言。爰當婪尾初過。選於衆綠。孰是狀頭可許。題上流黃。猗儺其枝。閱盡浮花浪蕊。蔥蘢可脫。生成綴玉縷金。挹此風華。莫惜江潭搖落。揚茲窈窕。何傷沙磧卑微。試看翡翠蘭苕。結巢連理。願卜鳳皇。萋葦擇木。雙棲秋到御溝。流共寫丹之韻。春深歇浦。題將籠碧之名。黃漢鋪結綺成懷。魂消第一。崔不雕拈毫賦景。名下無雙。聊以解嘲。非敢竊比。綠章草罷。固宜奏之綠天。碧暈圖成。試以銘之碧落云爾。己亥孟夏游戲主人序。

第一甲

狀元 慶里 阿 三年十九歲 姑蘇人 風度端凝 精神煥發 雍容華貴 如接八寶樓臺 九天珠

玉薦書束笥 香國增輝 弁冕羣英 允孚衆望 集句贈曰 玉堂花蕊爲誰春 羅綺叢中第一人 卻是

梅花無世態 春雲風度月精神

榜眼 普慶里 妹 年二十歲 姑蘇人 神情閒雅 有大家風 藉藉聲華 久馳香國 彼姝者子 居

然名下無虛。○集句贈曰。花正嬌春柳欲眠。銷魂千片玉尊前。卻嫌脂粉汚顏色。縞袂相逢半是仙。

探花兆貴里阿毛年七八歲姑蘇人。雪膚花貌。端麗無儔。枕霞使者薦書。謂其輕顰低笑。宛

如桃李穠春。薄醉微醒。渾似海棠帶雨。眷言彼美。先得我心。○集句贈曰。十二樓中盡曉粧。小姑居處本無郎。雪膚花貌參差是。衣袖濃薰百合香。

第二甲

傳臚兆貴里薛寶釵色妙藝佳。工酬善飲。名花小謫。卓爾不羣。

新清和李蘭香阿三風流文雅。鐵中錚錚。高尙撝謙。庸中矯矯。

同安里花巧珠妹月下瓊枝。風前玉樹。端莊流利。兼而有之。

東尙仁陳寓阿根秀外慧中。善伺人意。

清和三陳雪卿順寶聰慧天生。嬌憨別具。

中尙仁王三寶阿巧雪膚花貌。時見天真。

中尙仁林佩玉阿四神如秋水。豔比春華。

自新里朱鸞卿阿巧亭亭玉立。秀色可餐。

西蒼芳花彩珍	阿寶	娟娟丰致。顧影自憐。
惠秀里願三寶	阿昭	秀媚可人。無甜俗氣。
普慶里	林如梅小妹	秀逸天成。一塵不染。
久安里	方瑞珍銀珠	風神綽約。態度嬌憨。
百花里	花翠寶阿三	風華朗澈。機警過人。
清和一	花三寶新嫂嫂	工於肆應。落落大方。
普慶里	姚月娥阿桂	風懷冲淡。綽有餘妍。
百花里	花鳳仙阿金	明眸皓齒。楚楚堪憐。
兆貴里	花田玉阿娥	幽靜寡言。丰神韶秀。
西尙仁	王韻香阿寶	天生美質。卓犖不羣。
兆貴里	王晚卿阿士	丰致天然。雅善酬應。
兆富里	花文玉阿金	可人如玉。盡得風流。
東蒼芳	金菊香阿秀	性情率真。舉止磊落。

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

清和三	朱愛卿愛珠	風流蘊藉。斌媚天成。
兆貴里	謝蕙卿秀寶	淡如秋菊。靜似幽蘭。
久安里	金賽珠阿小妹	嬌小玲瓏。工於酬應。
清和三	林月英阿素	聰明流利。黝盼生姿。
清和三	林月英阿玉	舉止幽嫻。性情閒雅。
中尙仁	高桂生阿慶	嫣然丰度。舉止率真。
清和二	洪筱花阿和	態度翩翩。尤工京調。
百花底	洪翠鈺阿昭	眉似春山。神如秋水。
百花里	王蘭卿阿寶	丰神秀潤。語言雋雅。
西鼎豐	趙二寶阿鳳	明肌膩理。儻儻風流。
大和豐	方金鈴阿大	旖旎流華。狙擅其勝。
同慶里	李彩蘭阿金	柔情綽約。媚於語言。
美仁里	花雲仙老大	人淡如菊。靜氣迎人。

同慶里 姚鳳寶阿珠 珠圓玉潤，媚態橫生。
大和豐 顧 寓阿寶 春花比豔，秋水爲神。

第三甲

百花里 洪雪香阿寶 冰肌玉骨，倩盼多情。是善於修飾者。

清和一 洪桂林阿金 徐娘丰韵，綽有餘妍。

東蒼芳 花金寶阿金寶 珠圓玉潤，宛轉宜人。

日新里 薛飛雲二寶 神韵怡靜，玉潤珠圓。

東蒼芳 金湘娥銀珠 鉛華不御，丰致天然。

西蒼芳 李珊寶阿銀寶 舉止沈靜。

清和三 王玉娥阿金 風姿秀逸，性情嬌憨。

清和三 陳雪卿阿昭 風流自賞，輕倩宜人。

日新里 梁紅芝阿五 靜逸。

兆貴里 謝蕙卿愛寶 眉目如畫，楚楚動人。

南兆貴 馮 寓阿二 綽約多姿。臨風獨秀。

清和三 土瑞寶阿娥 天然秀麗。舉止大方。

東尙仁 洪漱芳阿四 言詞敏捷。貌亦可人。

普慶里 計清如阿金 姿態動人。

南兆貴 金小玉老大 舉止大方。

西蒼芳 花小二寶阿桂 沈默寡言。

清和一 金筱雲阿金 緘默寡言。別饒風致。

西蒼芳 林蕙梅金寶 慧質靈心。嫻於詞令。

普慶里 李秀蘭阿金 明眸善睐。蕩人魂魄。

大和豐 鄭筱卿小阿寶 可人如玉。盡得風流。

西蒼芳 林寶寶阿寶 端麗。

西蒼芳 花二寶阿昭 秀逸天生。

公陽里 花菊芳阿滿 妍麗。

西桂馨	李黛紅阿金	工。響。善。謔。
西尙仁	王韻香阿翠	秀。外。慧。中。別。饒。嬌。俊。
清和二	張小寶阿金	風。度。宜。人。
小久安	林鳳珍阿滿	俏。
蕙秀里	陸蘭芬阿根	雅。
西蒼芳	林少香阿三	如。帶。雨。海。棠。嬌。豔。欲。滴。
東尙仁	李筱寶阿小妹	秋。波。微。盼。令。人。魂。消。
同安里	鳳 寓阿珠	博。通。文。墨。雅。淡。宜。人。
百花底	胡翡翠阿娥	英。姿。颯。爽。
同安里	花文寶阿金	珠。圓。玉。潤。
公陽里	李筱卿阿寶	端。莊。
東尙仁	金月蘭阿二	婉。變。旖。旎。
普慶里	鄭菊香阿巧	態。度。妍。絕。妙。於。語。言。

一顆印	朱小蘭阿金	吐。鳳。風。雅。應。酬。周。到。
同安里	蘇書芳阿秀	秀。麗。端。莊。
小久安	花月琴阿巧	天。姿。韶。秀。
同慶里	王蘭香阿寶	顧。盼。生。姿。
西桂馨	李寶珠阿大	豪。邁。
惠秀里	花金寶阿大	娉。婷。
清和二	沈媛媛阿寶	娥。媚。
同慶里	沈鶯鶯阿秀	丰。姿。嫵。娜。
清和一	小洪如意阿金	雲。鬢。霧。鬢。綽。約。多。姿。
新清和	小金寶玉阿金	嬌。小。玲。瓏。
兆富里	金寶玉阿昭	嬌。豔。可。掬。
同安里	朱玉鳳愛寶	秀。骨。珊。珊。
普慶里	金小玉小阿金	淡。抹。濃。粧。靡。不。合。度。

西桂馨	王小寶阿三	聰明流利。
東蒼芳	潘素玉小妹	媚態動人。
日新里	林小二寶阿鈴	風華流利。
美仁里	蔡媛媛阿巧	風流蘊藉。格調雙清。
西合興	林畹香阿根	姿態斌媚。
兆貴里	霍小玉阿寶	可人如玉。蓄素守中。
西蒼芳	竺文仙銀寶	修短得中。穠纖合度。
東尙仁	花琴芳阿桂	巧小玲瓏。善伺人意。
久安里	高 寓阿鳳	慣如人意。能得主歡。
蒼芳底	蔡菱芬阿珠	穠似天桃。輕如弱柳。
東合興	賀桂蓉阿根	體度端凝。
兆富里	李金蓮阿四	妍麗寡儻。
中尙仁	朱賽花阿貞	丰致嫣然。

兆富里	花小蘭金寶	態度翩翩。言詞俊爽。
百花里	榮翠花阿金	娟潔柔媚。兼擅琵琶。
百花里	洪翠林阿巧	媚臉生春。風神絕世。
東蒼芳	金媛媛阿寶	瑩如雪兒。盈盈獨立。
同慶里	金蟾香順寶	風神靜婉。如春在花。
百花底	黃少卿阿素	林下丰姿。清秀樹絕。
同安里	陳小紅阿三	窈窕宜人。特豪於飲。
同安里	馬新寶愛珠	淡妝濃抹。楚楚生姿。
大和豐	洪小寶阿三	秀色可餐。
清和一	洪桂林阿昭	嬌憨。
同安里	薛金蓮阿妹	綽約多姿。
寶樹衙衙	錢玉珍阿和	花容月貌。趣態橫生。
清和坊	周寶琴阿根	姿態嫣然。

清和三	汪筱寶阿寶	幽閑雅靜。
西蒼芳	李珊寶阿四	鬢暈流霞。眼橫秋水。
同安里	陳小紅愛珠	態度翩翩。
清和三	蘇筱紅阿銀和	雅擅酬應。
兆富里	林金珠二寶	心靈性靜。
百花里	花鳳仙阿桂	風流旖旎。
中尙仁	洪蘭生阿金	顧盼生情。
兆富里	凌月紅阿寶	面如滿月。眼若澄波。尤善飲。
日新里	林黛娥阿昭	舌粲蓮花。尤工小調。
清和坊	小張二寶阿寶	巧笑輕顰。天生麗質。
公陽里	朱鳳林阿寶	風流蘊藉。
同安里	朱良卿阿素	旖旎溫柔。
東蒼芳	王者香阿秀	性慧工酬應。

清和二

張寶寶彩娥

容顏窈窕。

西同芳

王桂香翠珍

淡雅。

同慶里

葉蘭香阿金

冰清玉潔。體態苗條。

祥和里

祝寓小阿寶

不染時習。風韻自饒。

兆富里

花蓉仙阿寶

善伺人意。

兆貴里

高素雲阿翠

心性玲瓏。

中尙仁

林文玉阿二

雙渦微露。宜喜宜嗔。

新清和

謝蘭卿阿林

小鳥依人。人自愛之。

新清和

金佩蘭阿秀

薄怒淺嗔。嬌憨之態可掬。

東尙仁

洪漱芳阿珠

眼波流媚。

中尙仁

林佩玉阿昭

酬應周到。

同慶里

左月香阿巧

桃李其姿。冰雪其操。留作後勁。冀挽頹風。

榜後閒談

本館創開葉榜。已於昨日揭曉。狀元爲姚寶雲家阿三。取其平正通達。敦厚溫柔。與戊戌年花榜狀頭拔取林絳雪同一命意。榜眼爲謝新卿家妹妹。聲華藉甚。名下無虛。至金秀英家阿毛。則最時髦。最年少。探花妙選。微斯人其誰與歸。諸葉中惟薛寶釵最難位置。以名花而降爲冶葉。若以之弁冕羣芳。而後起多才。殊難翕服。若擯而不錄。亦無以壓薦者之心。則傳臚一席。尤爲確當。此外前茅諸葉。大抵非素有名望。亦後起之英。播歇浦之新談。擅芳叢之俊譽。傳之海外。示之將來。當又讓主人獨開生面也。

二十 春燈八角

訂期請客燈虎

昔年某報曾登燈虎候教一則。其文云。同人預訂日期。廣集謎語。就正有道。願列位惠臨勿遲。請打古人名五云云。出報後。往該館詢問謎面者甚衆。該館中人乃爲解釋。蓋同人預訂日期數言。卽是面語也。第一句同人預訂日期。打後漢人名一。(友通期)第二句廣集謎語。打唐人名一。(羅隱)第三句就正有道。打前漢人名一。(郭解)第四句願列位惠臨勿遲。打戰國名號三國人名各一。(望諸君來敏)作者心思頗巧。殊覺有味也。

聊齋誌目燈虎

青衫紅袖都傀儡（木雕美人） 泥書生（相如完壁歸趙）（保住） 連城（纔了蠶桑又插田）
促織（念秧） 夫妻康健兒女平安（呂無病） 嬰寧（以上皆打誌目二） 合肥爵相釣諭（李伯言）
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祿數） 青眼迷離不相識（柳生） 瓊瑤瓊玖
瓊瑤（果報三則） 太陽高照（向杲） 十里銷魂路（長亭） 長生母（恆娘） 老太太（宦娘）
瞞藏（曹操塚） 無瑕之質君子比德（白於玉） 仕女班頭（美人首） 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周克昌） 尋夢（續黃梁） 庶子（姬生） 筆硯精良人生一樂（房文淑）（捲簾格）以上皆打誌目一。

詩謎（詩經篇目）

邗溝一道接江涯（揚之水） 蘭漿同搖路不賒（二子乘舟） 吹到茶蘼便銷歇（終風） 侵
將薜荔纏欹斜（雨無正） 枝頭空問沾泥絮（訪落） 塘外微聞走鈿車（殷其雷） 只有流
光容易老（時邁） 輕塵久浣舊時紗（緇衣）

詞謎（紅樓夢人名）

隔窗試問梅消息。(探春) 篆痕輕裊無心碧。(岫煙) 罩地盡垂楊。(翠縷) 樓臺生暗香。(柳芳) 眉尖微蹙黛。(小螺) 怎禁心如碎。(焦大) 雙鯉說歸期。(圓信) 櫻脣一笑時。(嫣紅)

小令謎

蘭陵閨秀某所製燈謎，悉譜成小令。宛曲有致，巧思纏綿。如琵琶字謎云：如玉如玉，點點淚珠兒落。畫眉不掃，眉峯彎作銀鈎。一曲又八字謎云：一白分開，半入銷魂障。可憐好一箇人兒，弄做了愁眉模樣。皆可誦也。

諺謎

江邊蚊蟲擾客。○堂上掛稿薦。不成畫。(畫同話) ○半夜敲碾坊門。稻來了。(稻同倒) ○和尚下寓處。無寺。(寺同事) ○屁眼拉胡琴。瞎扯。○兩箇啞巴睡一頭。沒話說。○屁眼夾大斧。繫屎。(同作死) ○撒尿不脫褲子。大意。○秀才做票號。改邪歸正。○出恭代打酒。兩便。○胖奶奶騎驢。扯肥搭瘦。

頤瑣室謎存

捲簾格（易一）自下從上逆類也。曾（易一）其於人也為寡髮。綠楊深處有人家（古人名一）柳莊。君娶於吳為同姓（六才一）夫人只一家。萍（果名一）落花生。懶拋金葉罷調箏（六才一）怕動彈。老斗（藥名二）白頭翁。百合。邢岫煙典衣（四子一）當在薛也。會哲（藥名一）孩兒參。交（詩一）俊人燎兮。賣福壽字匾（四子一）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卓按劍叱曰（書一）董之用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古人名一）支遁。瞎和尚看經（四子一）髡未嘗觀之也。生日丑淨末（易一）其於人也為加憂。過去現在現在過去（詩品二）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松竹齋（詩二不連）大夫君子入此室處。未刻稿（崑目一）寫本。問昨宵暱枕低呼是甚聲（四子一）親親也。臍燈（佛經一）照見五蘊皆空。閏三月（禮記一）孟夏行春令。乍辭天闕（古人名一）皇甫瞻。人在人情在（詩一）逝不相好。○（四子篇目一）萬章章句上。唾面（石頭記方言一）涎臉兒。糞船（書一卷簾格）臭厥載。梅妻鶴子（左氏人名二）華耦禽息。候補人員（同上）王官無地。喊冤（禮記二）將上堂聲必揚。憾（左傳一）咸有二心。

韞寶樓謎存

有女從軍（詩經一）之子于征。願君珍重（紅樓人一）王善保。魏文帝勘戰蹟（書經一）丕
視功載。翟（詩經一）日出有曜。慰師（禮記一）未可以戚我先生。尺寸（蘇詩一）間關駭
絡中。四金剛裱中堂（詩經一）碩人之軸。師無服（詩經一）中心弔兮。瘦於紅豆（六才一）
清減做相思樣子。兄弟同居（市招一）兩宜堂。死囚過堂驗明面貌箕斗（六才一）怕人家
調犯。紫陽門第（古人名一）朱家。說項（四書一）其斯之謂與。馬賊（古人名一）騎劫。
九伯爭黑白（聊齋目一）碁鬼。不殺嚴顏（古人名一）張釋之。東南西北悄無聲（曲牌名一）
四邊靜。陰司裏宰相（曲牌名一）鬼三台。鄉試（古人名一）應舉。身登慶雲（美人名一）
步非烟。梅花引（韻目一）五歌。升任同知（古人名一）司馬遷。卯（韻目一）四支。四郎
回朝（左傳一）季子來歸。人月圓（韻目一）十五合。塗說（詩經一）往來行言。欽犯（詩
經一）得罪于天子。有子之祖父（詩經一）曾孫是若。讀書人求乞（古人名一）士句。曹參
爲政（古婦人一）蕭后。漢昭烈受曹孟德招安（古人名二）劉向。魏徵。鏡聽（四書二）吾聞
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澤及先朝（六才人一）惠明。牧者（古人名一）司馬牛。刃（四書一）
言之得無訛乎。柳邊人歇待船歸（唐詩一）欲濟無舟楫。福壽（四書一）祿在其中矣。君前

無隱語。(漢文一)臣亮言。代寫局票。(詩經一)命彼倌人。

香夢詞人謎存

拙謎候教。(集四書二句)善搏虎。學射於夫子。熙朝千萬世之新猷方興未艾。(地名一)永清。
句。(崑目四書各一)落草。苟完矣。鏘。(崑目五)拆書。寫本。合鉢。潑水。測字。梧桐。
庭院報秋來。(詞目一)一葉落。目嫖。(六才二)雖不得竊玉偷香。這盼行雲眼睛打當。蹙損了
淡淡春山。(桃花扇一)愁在眉梢。斬監候。(毛詩一)秋以爲期。冥誕。(古人一)慶忌。杜宇
聲聲啼得綠楊烟破。(本草一)當歸。陽貨。(毛詩篇目一)宛丘。矯詔。(毛詩一)假哉天命。
趁星明月朗作速回家。(古人名一)歸有光。莫更切。(四書人名一)孟之反。哭太婆。(公羊一。
哀公之母也。足。(捲簾格)桃花扇一)楚尾吳頭。父曰諾。(徐妃格)獸名一)獾狹。漢武御女
三十而登仙。(瑜伽餓口經一)桃源洞裏修真。天顏有喜怒。(古人名二)王粲。王勃。帝。(堆
金兼脫靴格)商器名一)婦女鬪。今日洋價衣牌五百文。(古人名一)員半千。假學究賣文。(古
人名一)士句。藏珍閣。(楹聯格)時人齋額一)韞寶樓。聲聲驚破遊人夢。(商鐘名一)旅鐘。
促。(諺一)半信半疑。倦繡殘粧。(六才二)針線無心不待拈。脂粉香消懶去添。問若何事鬧龍

舟（諺一）屈死。赤壁夜游（詞目一）明月掉孤舟。電諭（四書一）速於置郵而傳命。胭脂（曲詞目各一）一捻紅。點絳脣。試問卿卿因底事。殷勤隔座送蓮鈎（六才一）只這脚蹤兒將心事傳。留聲機器（四書二）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十年作客（瑜伽箴口經一）久住他鄉地。三百六十行（瑜伽箴口經一）種種經營輩。鬚鬚頭上放毫光（尙書一）元首明哉。捐監（四書一）以粟易之。蠡（詞目一）重疊金。述職（曲目一）朝天子。珀（四書一）與百工交易。拙作就正於先生（古人名一）文徵明。

抱犢山農謎存

花朝月夕（史記）春秋之中。豈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四書）不願乎其外。不論青紅皂白（詩經）云其黃矣。漢亦負德（詩經）夫也不良。入握應知軟似綿（詩品）持之匪強。月兒彎（唐詩）此曲祇應天上有。竟冀（四書）其中爲公田。鸞隼不接翼（三字經）習相遠。帝力何有於我哉（古人）王無功。一見了也留情（四書）生亦我所欲。妓。不照本意商（六才）休猜做路柳牆花。揚州明月（四書）三分天下有其二。照影有孕（莊子）見似人者而喜焉。昭昭大明也。獨中庸異解（秋雨庵目）朱註作小講。細談賭經（四書）博學而說之。似蘭斯馨。

(古文)有王者氣。花落不因風。(仙名)謝自然。君取於吳爲同姓。(六才)夫人只一家。無一非關佛書。(百家姓)那箇饒空。舍瑟而作。(解鈴崑戲目二)點將回話。俺小姐把他一盞者。(詩經)我姑酌彼金罍。夢回共效于飛樂。(唐詩)醒時同交歡。蒙頌。祝翁。(秋雨庵目)夢中反切。民鮮能久矣。(千字文)庶幾中庸。孝衰於妻子姜氏何以有躍鯉之奇。(秋雨庵目)因詩得婦。五月不暖猶清秋。(鳥別名)寒臯。一息尙存難忘哀樂。(俗語)人在人情在。赤小豆有兩種。(六才)一樣是相思。豈爲殷洪喬所誤耶。(卷簾詩品)與之沉浮。惠政能如郭細侯。(水滸人號)及時雨。星影漾波長。(水滸人號)浪裏白條。豈獨以伊尹比諸葛。(水滸人號二)呂方孔明。漢陽在江之北。(詩經)南有嘉魚。(嘉魚縣在漢陽江南)日月遙相望。(六才)分明打箇照面。奉天但不設吏部耳。(秋雨庵目)五官並用。趙構。(繫鈴四書人二)宋朝高宗佩六國相印。(紅樓夢人)秦顯。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紅樓夢人)尤老娘。更無柳絮因風起。(六才)全不見半點輕狂。逢人惟說峴山碑。(卷簾書名)公羊傳。麻衣相。(書經)有服大僚。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俗語)白露身不露。絳帳臺懷古詩。(詩經)思馬斯作。五穀豐登誠不易。(俗語)大有大難。夢兒相逢。(秋雨庵目)胡蝶會。南柯。(崑戲目二)蟻國之郡。

三五月明容易過（易經）盈不可久也。舊時王謝堂前燕（聊齋目）金陵乙。但願生兒愚且魯（繫鈴詩經）樂子之無知。催科政急民咨嗟（唐詩目）征人怨。賢哉回也在陋巷（解鈴四書）好人之所惡。息媯能復蔡仇（六才）盡在不言中。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四書）自此賤丈夫始矣。襟上杭州舊酒痕（百家姓）印宿白懷。大耳兒（老子）是謂元德。效顰安可希（千字文）毛施淑姿（毛無也）秋雲暗幾重（古妓）羅黑黑。一鞭殘照裏（古文）日夕策馬。賈島論（四書）齊東野人之語也（賈島與孟東野齊名）麥荊來（聊齋目）美人首。銀杯（唐詩）雪上空留馬行處（昌黎雪詩）逐馬散銀盃。其路在寒帶熱帶之間（官名）溫處道。握雨攜雲（市招）春盈一窺。江南瘴癘地（時憲書）太白逐日游方（杜甫夢李白詩）下句逐客無消息。

一一 笑林新雅

此類人兒恐少

郎官某。籍隸旗檔。職分水部。取妻某氏。性悍潑。婢媼稍不如意。動輒打罵從事。而待男僕則和易殊甚。

日某僕因事被逐。太太亟命人喚荐媪至。令其代選俊僕一人以代。太太諭曰。汝爲我選僕。年紀要輕。性情要好。身軀要伶俐。面目要俊俏。做事要敏捷。說語要靈巧。六者俱全。賞錢不少。若缺一事。定不汝饒。媪曰。太太要此項人。除非是問四喜班中。否則偌大京城。此類的人兒恐少。

五畜宴

杭垣某姓。自至酒肆中邀客四人便酌。並無成見。及四人至。素不相識。彼此問姓。乃一姓楊。一姓馬。一姓朱。至末一人囁嚅而言曰。賤姓牛。四人相顧大怒。以爲主人有意調笑。勢將動武。主人力辨陪罪。而怒未解。正在相持間。適某甲來。係不速之客。見之以魯仲連自居。方在排解。四人復問尊姓。乃某甲係姓苟。主人曰。苟兄並非我所相請。何今日亦適至耶。可見我非有意調笑也。相與鼓掌而罷。

我代說情一次

滬南生義弄某甲者。生平懷季常之懼。跬步不敢妄離閨闈。願其妻雖悍而其性甚淫。甲每出門。必先赴陽臺。方許其行。謂之說情。一日有戚在室。而甲欲赴友人之約。不便所爲。婉向妻曰。暫記說情一次。妻不可。戚不知所謂。訊問有何要事。妻詭曰。渠要出門。我囑其略緩須臾。渠急不能待。戚曰。然則我代說情一次。未識能蒙俯允否。甲與妻兩目相視。不覺啞然。牛笑云。

不可徒行

南人稱醫士爲郎中。北人稱爲大夫。不知何所取義。某醫士生時嘗乘坐肩輿出爲人診疾。故後遺一子。年將弱冠。資質迂執。不能繼父業。然每出必乘坐乃父所遺肩輿。人詢之。則對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

糊塗批判

黃某不知何許人。讀書擊劍。如項王之。無所成。後因出入衙署。與幕友爲伍。留心公事。以爲申韓之術。不過爾爾。遂百計夤緣。乞得某公卿八行書。入某明府幕中。居然以入幕賓自命。一日有控刀傷事主者。黃某不加思索。援筆批曰。盜凶人也。刀凶器也。以凶人而持凶器。避之惟恐不及。該事主乃敢挺身而出。咎由自取。着不准。又有報倒斃於路者。批曰。准死。一日有控謀殺親夫者。黃某繞屋三匝。喃喃自語。頗有爲難之意。忽振筆疾書曰。婦人有罪。罪不及夫。今既已死。應無庸議。一時見者無不捧腹。

兩箇樹塞門

有二庠生。一姓管名毅。一姓邦名新。幼同里。少同塾。長同案。頗爲莫逆。一日管往訪邦。邦未歸。邦子讀大學湯之盤銘一節。遂笑詰曰。汝父何名。曰新。又詰汝與令尊如何稱呼。曰爺。曰。然則書中新字既爲令尊。

大名豈可任意宣讀。致蹈不孝之愆。何勿避其諱。竟以爺字易之乎。子聞之。深以爲然。管出未幾。邦返。聞子讀。苟日爺。日日爺。又日爺。深爲詫異。怒欲責之。子曰。適管伯伯來。聞兒讀。謂新字乃爺諱。囑爲易之。邦聞之。知其戲已也。思有以報之。明日至管處。管亦他出。其子正在讀論語。舊穀旣歿。新穀旣升。邦竊喜。可圖報復也。謂其子曰。穀字乃尊大人之名。未便擅讀。我代爾改一爹字。何如。管子從之。迨管歸。詢知此事。不覺忿甚。以爲邦有意侮己。是可忍。孰不可忍。卽繕詞控諸教諭衙門。旋批准。立提邦質審。飭二生跪堂下。怒謂爾等不在家用功。巴結上進。竟敢將聖經擅改。互相游狎。實屬不守臥碑。放肆已極。本擬褫其青衿。姑念初犯。命速取兩株樹柴來。兩生相顧失色。以爲今日必受夏楚。及樹柴取到。老師飭將一人一株。塞於穀道。藉示薄懲。兩生大爲不服。謂我輩讀書人。豈能受此非刑。况並無餘桃斷袖之癖。何故唱後庭花。虧體辱親。有玷庠序。此等惡刑。實不敢領。生等甘心罷訟。學師拍案大怒曰。本學有教化膠庠之權。今爾等身犯擅改聖經之罪。卽以聖經所載之刑治之。大公無私。何敢謗爲非刑。二生曰。某等熟讀十三經。從未見此刑罰。不知老師所援何律。老師謂怪不得你們秀才糊塗。連四書多不讀熟。論語上云。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乎。兩生語塞。只得領刑曳尾而退。

難度五更天

清光緒初。某姓兄弟二人。異財同居。兄爲鄉董。嘗往來搢紳士族。多酬應。地方公事。必與其列。弟蟄居家中。絕不問外事。兄曾納粟爲監生。出必衣冠。嘗與弟合買靴一雙。各出一金。願兄與弟皆鄙而吝。兄若有事穿靴出。及其歸也。弟必取靴。於晚餐後。穿之繞廳事周行。至旦而後已。意以爲各有其半。而我無出門酬應之日。是讓兄獨得便宜也。故寧終夜不寢。可謂走出本錢來也。厥後靴敝。兄謂弟曰。盍再各出一金。同買一雙乎。弟曰。今不願矣。爲夜間不得安眠故也。兄訝其語之怪誕。及詳問家人。方知其故事。聞於西席某。因嘲以詩曰。一金猶小事。難度五更天。并把夫人負。累他宵獨眠。周行雖一室。百里路絲絲。黃犬應知感。偏勞守戶連。讀之人皆失笑。

吃酒放生

梁溪錢某。經營好手也。寄寓美界唐家弄。一日至大馬路購物。有衣履濟楚客。趨前爲禮。一揖後邀赴酒樓沽飲。錢視之似曾相識。以客之殷勤也。不敢動問姓名。相隨至某酒樓。點菜甚豐。飲次相與談。今年蠶事。錢信口以對。不疑其他。半卅。客飭堂倌開燈。忽云烟不適口。錢亦有阿芙蓉癖。客請自去買烟。藉可過癮。頗如錢意。客去一時許。堂倌來請用飯。錢以酒量已滿。亦覺久坐無聊。即便飽餐。過之又久。不見客至。

堂信送上菜單一紙。計洋兩元零。錢囊中適罄。以俟客來對。又坐片時。客仍不至。堂信問催會鈔。錢無以應。堂信便冷語相譏。錢與分辨。若罔聞知。只說付了洋錢。各奔東西。他客問其所以。錢歷舉以告。衆笑謂錢曰。鬧了半日。閣下被人放生去矣。開明住址。令堂信至府收帳可耳。錢無奈。遵辦而去。

觀梅聯句

有某署幕友四人。一帳房。硃墨筆。一書啓。一刑名。一日四人觀梅聯句。帳房首吟云。舊管梅花三兩樹。硃墨筆云。開花火速莫延遲。書啓云。恭惟玉質冰肌好。刑名云。照例今朝要做詩。說者謂不脫不黏。頗稱四人身分云。

小姐夢中耍狗

某家有一女。愛之若掌上珠。許字某家。擇日出閣。妝奩甚美。女有使婢。年才十二。未解人事。蓋平日慣侍小姐。是以令其伴嫁。過去臨去之時。主人再三切囑。此去倍伴小姐。須事事留心。仰體小姐之意。如小姐一時喜要何物。汝卽來取去。過門後。婢卽下榻於新牀之後。取其便於使喚。越早奔回。向主人再三要家中守門之狗。主人不解何意。詰之。則云。小姐昨晚與姑爺解衣就寢。但聞小姐睡夢中似呼狗之聲。奴婢遵主人之命。仰體小姐之意。因小姐思家中之狗。是以奔回牽狗也。曉曉不休。主人大笑。叱之使去。

尺工老壽星

蘇州俗語。謂事之不成。或已敗壞。通曰尺工。或曰插空。聲音相近。亦介乎可解不可解之間。周叟武林人。子然一身。十餘年來。以刀筆起家。妻妾團聚。兒女滿前。頗得家庭之樂。一日叟六十生辰。親友紛紛前來祝壽。堂中掛燈結彩。熱鬧非常。忽一人送到壽分。係立軸一幅。展閱係畫一壽星。手執鼓板。旁置工尺譜。叟喜甚。以爲諛己也。親友亦相率稱贊不置。傍有某學究諦觀良久。啞然失笑曰。此非諛詞。蓋罵君耳。壽星手執鼓板。旁置工尺。殆蘇諺所謂尺工老壽星也。衆始恍然大悟。叟大怒。命棄其畫而焚之。

預防未然病

某醫懸壺市上。自稱家傳秘方。能治未然之病。有友某甲。袒率不羈。一夜裸臥中庭。其勢爲鼠齧傷。已痂結矣。甲時時恐其翻疤。求治甚亟。聞醫能治未然之病。造廬而問術焉。適醫不在家。妻出應客。訊知原委。笑曰。易耳。以膏兩張。抹藥少許。授甲曰。歸遺細君。自有妙用。甲茫然不解。因言此物之傷。實由鼠輩。致僕罹此剝膚之痛。於山荆何與哉。醫妻曰。子試歸而謀諸婦。會心不在遠也。甲不得已。持回家中。授之婦。而語以故。詎婦初無一言。遽以兩膏貼於頸之左右。自往操作。甲更駭異。要而問之。婦笑曰。癡郎。豈不聞俗語云。吃了老鼠咬的物。當生栗子瘡。彼所授膏。乃防患於未然也。

正好吃白飯

王某性極嗇專在人家吃白飯。免得自己開火倉也。久之人知其故。皆稍稍厭之。詎其人不改。白吃如故。每年六月俗例多吃白飯。謂之白齋。人因語王曰。此月是汝修行日。急詢故。則應之曰。現在真正是汝吃白飯之時。

可憐可憐

有書癡某來申。聞人因嫖傾家殞命者。輒曰可憐可憐。聞被騙者。或生楊梅毒者。遭流氓拆梢者。姦奸行兇者。拉車困苦者。無不道此二字。閱日報一紙。亦不知說十次二十次。有人告之曰。某星使忽爾騎箕。書癡曰可憐可憐。其人又曰。某公子已納某名妓爲妾。書癡亦曰可憐可憐。其人怫然怒曰。不論何事。亦應至可憐時說可憐。方爲得體。豈得隨口胡噴。書癡張目結舌。忽大聲叱曰。可憐可憐。

遮天陷地

湖中人蓋某。雄視一鄉。好說大話。人皆以蓋天霸呼之。以其好說大話。并爲地方惡霸也。一日向人言曰。大丈夫頂天立地。我欲一手將天遮住。一脚將地踏陷。豈非一大快事。或語之曰。似此暗無天日。不留餘地。於君有何好處。且君不爲身計。獨不爲子孫計耶。聞者爲之絕倒。

捉隔夜姦

有某甲者。聲口似江北人。年四十許。虬髯若戟。眉以上。髮種種幾覆額。拂之何止三斛塵。汗流滿面。腐氣逼人。始知一襍穢子也。一日至城內縣署。擊鼓鳴冤。閹者問其何冤。則稱妻隨人逃逸。亟問歷幾何時。則稱五六年。又問爾已得其蹤跡否。則笑而不答。固問之。始稱在胡家宅某野鷄妓院爲娘姨。又問爾何以得知。則稱我依彼過活。已三年矣。於是聞者哄然一笑。閹者又問爾何以至今始來喊冤。則稱昨晚有做皮匠者。自稱爲老爺。不容我在爨下宿。與我妻交頭接耳。不知講何話。我妻又不給我晚飯吃。腹中餒甚。潛至窗下。燈火已息。伏而聽之。始悉兩人作此勾當。一時憤不能平。是以來求大老爺伸冤。並求速卽往提。稍遲則姦夫淫婦。恐捉不到也。閹者曰。若然則亦須先受縱妻賣姦之責。而後提姦夫淫婦究辦。爾禁得起三百板子否。甲從容撫其臀曰。聽人說我從來未受過官刑。今爲妻儉人。我反受冤屈棒。殊不值得。情願任妻所爲。不敢控告矣。閹者見其蠢然一物也。揮而出之。甲亦搖頭擺尾。大踏步而去。

停刻卽來

吳人最喜醮錢爲會。值搖會之期。各懷先得心。緣會錢到手。存莊生息。卽以所納之利。爲月出之資。比及會畢。則會本悉屬贏餘。計亦巧也。於是江湖雜技。有昌言包搖大會者。羣趨而求其訣。或且乞靈於龜。拜

而藏之。以爲可得會。村翁某甲。蓄一小龜。大如金錢。時時愛而玩之。甲平日好結納。交遊甚廣。然目不識丁。恐爲人所竊笑。常自掩諱。一日顯者造訪。甲正在廳款接。忽僕人呈上書札。係其友將赴會。乞借小龜者。甲欲掩其陋。拆書疾視。佯作解事曰。知道了。我停刻卽來也。

我熬不住

有北人初到上海。不諳租界章程。在馬路上大便。被巡捕捉去。捕房令罰洋釋出。其人不服。吵鬧不休。解赴公堂。官判加罰數元。以爲吵鬧者戒。其人復大辯曰。難道上海人都是一肚子屎。屎從不大便。官曰。非禁汝大便。大便自有坑廁。但不應在馬路上耳。其人曰。然則老爺何不多出告示。此明明欺我初來上海之人。上海人腹中能容得許多糞。我熬不住也。官命逐出。其人悻悻而去。

省吃儉用

富翁某家中蓄姬妾甚多。翁故多病。其夫人某氏。調護之惟謹。不令諸姬入視。待病痊。翁命諸姬侍寢。匝月未入夫人室。夫人愠然曰。我辛辛苦苦。省吃儉用。致令若輩任情揮霍。我心殊不能甘也。

奴欺主

鎮江王某。雄於財。蓄姬妾甚衆。然秉性迂執。殊甚。新納一妾。係勾欄中人。王寵甚。夜已就臥矣。突聞喧呼。

聲甚厲。衆集伏窗上潛聽。聞王大罵曰。汝何等樣人。竟作此犯上之事。名分攸關。竟欲將我壓倒。當細送衙門。治以奴欺主罪。妾則嗤嗤作笑。不發一語。王益忿。聲益厲。衆排闥入內勸解。究問何事。王與妾迄不告人。吁。聽其言而觀其行。讀者可恍然矣。

無腸公子

吳下某公子性迂執。讀書不化。偶患腹瀉。延醫診視。公子向詢何症。醫北方人。對曰。破肚子。公子問何謂破肚子。醫曰。卽腹瀉之謂。公子曰。我聞人之大便從大腸出。今我食下便瀉。是無大腸也。古有稱爲無腸公子者。其殆余之謂歟。

把話嚇脫了

北人性急。南人性慢。故南北人相交。殊少融洽者。相傳一笑話云。有一性急人與一性慢人相遇。性急者一拱手曰。久違了。忽忽遂行。性慢者舉手至額。徐徐而言曰。我們還是去年清明見過。以後端節未見。秋節又見了一次。以後一直未見着了。真真久違了。及至語畢。仰視。則性急者已不知去向矣。形容如繪。滬上某伶。北人。偶因急需。以皮衣一件。使其同居之蘇人某代伊質錢。言至少須當五元。某允之。如數當得。適某亦有急需。因先藏二元於身畔。而以三元還之。伶發急曰。我說過要當五元。某曰。原是當了五元也。

伶愈急曰。如何只有三元。某曰。你如此性急。我愈說不出了。你等我慢慢告訴你。我交給你原是三元。伶大怒曰。當了五元。如何只還三元。某徐徐曰。是尙有二元。伶不俟語畢。急曰。尙有二元何在。某亦發急曰。你這一嚇。又把我的話嚇脫了。爭持半日。只此數語。究不知如何了結。

縮螺螄兮三年

有新貴某孝廉。整肅衣冠。往謁其新同年。適同年他出。當與其父某翁會晤。寒暄之下。因問年伯高壽。幾何。翁笑答曰。螺螄三年。孝廉思索片時。竟不能解。值同年自外歸。翁即退入內堂。乃問螺螄三年。究作何解。同年笑答曰。此乃家父戲言耳。然諺云。歲數活到六十六。卯頭子縮來像螺螄肉。老兄豈未之聞耶。孝廉始啞然告辭而出。

經義策論奇文

清季改試經義策論後。平日深於八股者。大都不知程式。有某縣以割不正不食義爲題。場中有一文。其結處云。嗟乎。予生也晚。與聖人有恨。不同時之憾。儻及其門而爲之執爨。則所割之零頭碎角。亦足供予之大嚼。雖屠戶因捐加價。何所憂乎。校者見而噴飯。然其意或以之諷世也。又某縣以太公孫子將才孰優論爲題。場中有一文云。太公者。老子之老子。久歷戎行。可以登壇拜將。孫子者。兒子之兒子。人猶乳臭。

安能陷陣衝鋒。試官見之大笑。斥其荒謬。然合觀各卷。半皆曳白。餘亦不成文理。惟此尙能自圓其說。遂拔冠童軍。

名醫祭文

某先生客游滬上。所遇不合。常自憤曰。既不能爲良相。獨不能爲良醫。以濟人乎。於是專心學醫。不合如故。抑鬱而死。友人作文祭曰。公少讀書。不成。學擊劍。又不成。學醫。自謂成。行醫三年。無問之者。公忿。公疾。公自醫。公卒。嗚呼。公死矣。公竟死矣。公死而天下之人少死矣。公不死而天下之人多死矣。爰爲銘曰。君之用方。如虎如狼。君之醫術。非岐非黃。服君之藥。無病有病。著君之手。不亡而亡。嗚呼哀哉。伏維尙饗。

一二一 廣告奇恢

二十年前。報紙廣告。極爲幼稚。文字體例。迥異現時。而報中恒有奇特有趣之告白。爲今日報紙上所罕見。茲爲摘錄若干。則以博一粲。其標題及內容。悉照原文。不更一字。

野鷄長三

西蒼芳金含香校書。原名朱小卿。住三馬路鼎豐里後面。本野鷄出身。貌具中人。而酬應傲慢。尋芳者恆

或不之理。當豔幟未張時。有玉峯某姓客。曾物色於牝牡驪黃之外。客固個儻好奇。逢人說項。嘗有因逢勁敵先拚醉。爲愛名花不計貪之句。前晚在聚豐園叫局。不知何故。金忽不至。席間友朋窮詰。客不能隱。對衆直陳。說出廬山真面。噫。校書欲藏拙而拙反愈彰。不猶世之平昔寒微。一朝致身通顯。卽白眼驕人被素知底蘊者。挾摘其從前躑躅茶寮。馳驅道路諸醜態。流播人口。欲蓋彌彰乎。李笠翁詠桃花云。終日不言都是隱。無風不動本來輕。真爲箇中人寫照絕唱。玉峯漁隱告白。

嚴大少請看

昨閱某報論前告白。有自稱玉峯漁隱者。登有野鷄長三一則。大約因叫舍香局未到。因而懷恨。故爲登報。查玉峯漁隱嚴姓。現在四馬路第一樓後面鼎陸客棧居住。嚴大少旣早識舍香。自係多年老客人。舍香日出堂唱數十次。容有耽閣。及趕至聚豐園。嚴大少主賓已散。遲誤之咎。原不能辭。所恃嚴大少係多年熟客。諒可見原。不比牛客也。即使因此觸怒。儘可請到敝寓。當面見教。何用登報。至謂舍香原名小卿。并里居出身。言之甚詳。奸漢不怕出身低。古人久有此語。不論其爲上中下三等。旣喫此碗飯。亦終歸一樣。上海官人出身。與舍香相類者頗多。毋庸自諱也。惟自慚陋質。辱承諸大少不棄。曲賜提拔。致有今日。舍香方感激之不暇。時時謹慎。惟恐得罪客人。幸自正月迄今。諸位大少均無後言。時賜照顧。和酒無慮。

日。此含香不傲慢客人。而客人并無不理含香之明證也。又據嚴大少自稱。從前賞識含香。逢人說項。既承青眼。含香果有錯處。尤當格外原諒。更不應遽登報章。肆其譏評。使人謂嚴大少自相矛盾。至謂在聚豐園叫局。不知何故。含香忽然不至。席間友朋窮詰。嚴大少不能隱。對衆直陳說出廬山真面云云。上海官人出局多者。偶爾場局在所恆有。并不獨含香一人。友朋如問。儘可以含香局多耽擱對。含香出身。并不瞞人。天下斷無如此不解事之朋友。必欲嚴大少說出含香出身。其心始快。此可決其無是理也。至謂含香意在藏拙。則含香每日必至聚豐園應局數次。不過偶爾場局一次。若如嚴大少所言。則含香竟因此不敢出局。又何重此長三書寓乎。總之。嚴大少既通文墨。自當與正人君子一流度量寬宏。庶不失爲風雅。至必欲與我們吃堂子飯。斤斤較量。竊爲嚴大少不值也。特此登報。祈走馬章臺諸君公鑒。并質之嚴大少。以爲何如。西蒼芳里金含香白。

以上兩告白登出後。某報有書後一篇。措詞婉而多諷。頗爲有味。茲照錄之如左。

或問於執筆人曰。上禮拜六貴報登有玉峯漁隱告白一則。大約因西蒼芳里金含香校書叫局不到。以致觸怒。遂詆其慢客。兼鄙其出身。次日金含香亦登告白於貴報。逐層辨駁。滔滔不絕。如聆棠花妙舌。清脆可聽。尤妙在就事論事。絕不於事外牽涉一語。言婉而諷。幾令所謂嚴大少觀之。雖一腔怒氣。無

從發洩。可謂工於措辭者矣。今兩造均已息噪。吾人旁觀微窺之。其孰是孰非。願請一言以爲斷。執筆人曰。皆是也。夫以本報之創行也。甫三閱月耳。日售七八千紙。黎明出報。未午即罄。而人之爭相購閱者。猶復紛至沓來。幾如山陰道上。有應接不暇之勢。以故上自貴官富商。下逮梨園書寓。無不爭登本報告白。以爲閱者既多。則事固易於傳播也。故凡以告白來者。本館皆以主顧相視。於所登事例。不置可否。收取刊資而已。不問其孰是孰非也。且玉峯漁隱自命於含香爲知己。乃竟叫局不到。敗其清興。致受朋友之譏嘲。一時忿甚。因而登報。固不能禁。而含香出局多耽閣事。所恆有。既係熟客。更當原諒。不應詆其慢客。鄙其出身。則一番剖辨。又不能免。以余觀之。兩人之登告白。實皆有情理之可原。而無從可否於其間也。余故曰。皆是也。或曰。否否。聆子之言。一若爲告白主顧起見。故作此模稜之語。然天下事有直必有曲。此直則彼曲。彼直則此曲。使必謂一無是非。一無曲直。則子本畫狐之筆。日事議論。著於報章者。又何事乎。執筆人曰。不然。夫本報不議論是非。久已登諸告白。遠近咸知矣。今論此事之顛末。以言是皆是。以言非皆非。而實無軒輊也。或曰。皆是之說。予既聞命矣。請言其非。執筆人曰。叫局不到。事所恆有。何致怒而登報。壞人生意。害人聲名。此漁隱之失也。偶爾場局。原無足深咎。然既知因此開罪於客人矣。即應遣一娘姨輩前往客邸。敷衍過場。不應置若罔聞。竟爾抗拒。此含香之失也。漁

隱無包涵之量。含香乏省事之方。余故曰皆非也。

敗柳殘花

金麗卿校書。本劉氏揚州產也。其父操岐黃業。後因家道中落。遂攜校書來申。築香巢於英界燕慶里。賣笑生涯。頗不寂寞。惟裙下蓮船盈尺。而一種輕淫薄態。最足撩人心緒。是以聲價頓增。琵琶門下。車馬常盈。無如生成賤格。專喜與馬夫流氓私識。野田草露。時占神女襄王之會。猶憶五月間。乘夜馬車。納涼張園。與馬夫名生昌。綽號小茶壺者。在彈子房外荒草中。效唐宮秘戲故事。俗所謂打露天牌九是也。此事曾載某報。由是醜聲四播。問柳尋花者。咸不復顧問。門前冷落久矣。近更有知其隱者云。邇復下體染毒。以致愈形窘迫。故於前月朔。特發極想。門口重懸金寓小牌。並製藍呢時轎。日飛乘於鬧熱之區。故作匆忙。冀廣招徠。寄語探花人。慎勿誤入桃源。而嘗楊梅佳味也。曾經問津人告白。

貴客原鑒

某客者。夙負清望。寄跡申江。飲酒看花。謬承照顧。前後積欠二百數十元之多。分文未付。數日前聞得有動身之信。因請其到敝院。婉請清償。詎料一錢不名。多方推諉。竊計酒錢。幾及百元。如果漂盡。賠累何堪。因與理說。客自知虧負。旋託其友人某君到場擔肩。允於次日由某君先付洋七十元。因卽洋洋而

去。詎次日到某君處取款。某君始延而宕。繼而口出惡言。謂此款不付。不怕汝新衙門告我。一味恃蠻。殊無情理。因思某客自以爲體面人。不可造次。致令坍塌。用特登報以當面談。務望將該款擲下。俾免受累。則感恩多矣。曉曉之言。尙祈原鑒。倘仍置諸不理。祇有將某客某君大名登報。以免他人受累焉。張書玉啓。

尊客請看

敬啓者。秋節酒局等帳。請卽速賜下。開銷泰和館。曹茂源支款抵用。莫怪無情。實因力薄。况與別家不同。三節雖有貴客漂帳。從不行大姐姐姨等在四馬路五層樓尋找。爲此節漂帳諸君從未做過。何忍自壯場面闊大。大叫賣氣力。與你還錢。人生前程遠大。何苦作此行爲。害得人家諸債臨門。掉頭不出。如諸君十日內付洋。自然消帳。如不付下。知當表德揚名。小如意敬啓。

貴客再鑒

貴客原鑒告白。已登三日。至今仍無下落。是貴客安心漂帳。貴友空代擔肩。兩君一無錢。一無力。又何必爲此空心大老官乎。今再展限兩天。若再不擲下。定爲登報揚名。實因受累不堪。勿責玉之薄情也。幸甚。張書玉告白。

追討欠帳

秋節開銷。需用孔亟。各大少惠顧酒局洋。至今多有未付。爰特登報。務祈俯諒苦衷。自全體面。從速賜下。以應急需。如十日不來。定爲登報揚名。此佈。王寶釵告白。

尋求失物

初六夜在東尙仁里清和坊遺落耳環一隻。上有真牛奶珠一顆。圓珍珠六顆。紅寶石一塊。有人檢拾。送到大興里姑蘇金寓者。謝洋一百元正。此佈。金寓告白。

朱老糊塗

去年遣阿小妹到府討取局帳。蒙朱老打俚耳光。趕出門外。年底連被褥當去開銷。目下正月十六已過。朱老尙不出面。可謂糊塗已極。特此登報找尋。尙仁里金寓告白。

尋人

有陝西某大少。前節在小姐處擺酒碰和叫局。欠帳有三百八十四元之多。連下脚亦未付。至今匿不見面。如有仁人君子將該大少尋到者。送洋十元。決不食言。阿更阿招阿巧阿金同啓。

尋人已獲

前登告白。以陝西某大少積欠嫖錢下脚三百八十四元。分文未付。今該大少已自己投到。自願限期三日繳清。是以仍爲隱名。以存忠厚。逾限不繳。當再登報。勿爲言之不預也。阿更阿招阿庚阿珠再啓。

擺酒須知

本業實因年來租界房金柴米。無不昂貴。特邀同業公議。嗣後如遇貴客大少惠臨擺酒。叨光每次洋十三元。以資貼補。各書寓同白。

龜鴛哀鳴

上項告白登出後。某報論之。題曰龜鴛哀鳴。其詞如左。

日來本報登有告白曰擺酒須知。蓋勾欄中龜鴛求加花酒之價。瀝訴苦衷。實覺可憐。然所加僅一元。亦何足以濟事。聞牌局亦照加一元。此外則別無諱益之處。事可允行。亦不爲怪。惟是上海狎邪之費。不在酒筵而在下脚。尋常各項下脚。必以四元爲率。如擺酒。如碰和。如住宿。如便飯。無不皆然。若遇三節開消時之手巾錢。以及新歲開果盤等數。則四元起碼。必加以八元十六元。甚至數十元。而猶不止焉。如能損下以益上。亦何容作此哀哀之泣。而僅得一元之加哉。故類年龜鴛之虧折頻聞。而娘姨大娼相幫外場。則莫不利市三倍。面團團作富家翁焉。則此時一元之加。夫固毫無所益耳。噫。

娘姨大姐告白

啓者。吾輩做娘姨大姐之人。吃辛吃苦。忙忙半世。積得數十元一二百元。存莊生息。原冀稍收子母之利。藉供仰事俯畜之資。乃各錢莊股東夥友。心懷不良。亂出空票。希圖漁利。詎料一旦倒閉。自害害人。甚或捲逃。杳無信息。其已被公堂拿獲者。雖羈押新衙門。爲日已久。仍一無料理。我等依此爲命。間有替人經手挪借而來。不特各家老少有斷炊之慮。而債主日日上門吵鬧。亦走頭無路。因尋短見。遇救更生者。已屬不少。呼籲無門。一籌莫展。惟有約定日期。俟道憲大人新衙門大老爺出轅時。我等跪道執香。叩求仁天作主。以全萬家性命。實爲恩便。先此告白。俾衆週知。上海合衆受害娘姨大姐告白。

杏寶告白

胡家宅蒼香里野鷄白蔴米大寶姊。硬要妓女名杏寶者調頭。杏寶說月期未滿。大寶說我要你調頭。因有費洋候用之故。杏寶不調。大寶姊私請假充盈和茶會王客某某至杏寶處。硬欠局洋三元六角。杏寶向王客討帳。王客約杏寶至花萼樓吃茶。大寶姊及小寶姊亦一同來吃。口角相爭。將杏寶扭打。要叫巡捕。經旁人勸解而散。大寶年老。專做野鷄調頭生意。於中取利。實屬可惡。

想吃花酒告白

僕喜涉花柳。負債纍纍。因值秋節。匿不見人。今已過時。依舊露面。碰和吃酒。無不奉陪。知與不知。招便到。特此布達。祈共週知。善漂居士謹啓。

旁觀不平人啓

世經帳房舒芷厚。與某公館婦姘識多年。於舊歲搬至中旺街。前月又娶一有夫之婦爲妾。未幾時至杭州。於前月初十日來申。卽至姘婦處。舊然而該婦又與某甲有染。正在難分之境。忽舒進去。醋心大發。將甲髮辮剪去。此事實確可訪。世經帳房舒芷厚。名家墳現已將該婦及物件帶在帳房居住。以作長久之計。其夫爲官。此事的真無疑。爲大衆所不齒。且復姦污良家婦女。色膽如天。淫孽已極。所望賢有司。飭訪究辦。清風化而正五倫。不勝盼望。舒某兼辦有成絲廠帳房。通俗公紗廠帳房。名家墳。字芷厚。安徽黟邑人。報捐五品職銜江蘇試用巡檢。某氏是同文館肄業保舉知縣。隨使出洋某明府之妻。合并聲明。旁觀不平人啓。

請看女騙

女騙孫蔡氏。卽前在棋盤街賣娼之么二妓女蔡桂英也。自嫁眠雲閣孫姓後。不安於室。迭次被人捉姦。不以爲恥。迨孫虧欠回里。旋耕朱少帆。詎朱病故。跟隨光頭烏龜徐朗軒。雙宿雙飛。以法界文德里爲巢。

穴。而蔡塗脂抹粉。日在茶肆烟寮。引人入勝。一至其家。不滿慾壑。卽令徐龜出場。施札火團。用敲竹扛手。段。今春騙取仲周氏紅木傢伙。控於法廨。爲鄭大令懲辦。得釋後。又騙取某甲會洋。趙姓官紗。唐姓雕毛扇。某乙牙柄洋傘等件。俱事敗出醜。而蔡之賊性終不悛改。近忽異想天開。每日手持會帖。糾人出洋入會。法界醜聲四播。遁至四馬路萬華樓潯陽樓三萬昌各茶館。以顯媚人之術。入其彀中。寄語寓滬士庶。盍防今之念殃。毋入圈套爲幸耳。

哀輓同僚邱玉衡司馬

嗚呼文斗。倏爾升僊。修短有數。富貴在天。忝在同僚。狐悲未免。恨將從此。驥尾無緣。輓君年少。操雅持堅。雖曰未學。氣宇昂軒。輓君弱冠。談得秘傳。尋師閩浙。邇遐聲宣。江湖託足。相繼續絃。文闈之妹。趙氏宜人。現秦學使。前會在京。文華傅相。呼爲神仙。惟癸巳歲。由川至申。隨龔欽使。身赴北洋。甲午之歲。自北返申。同聲相應。以友輔仁。乙未回川。偶得氣喘。失聲難言。一載將盡。又至申江。奇門濱滄。件件驚人。京卿之弟。盛禮相請。禳星拜斗。潤亦同儕。殊知天命。天暗飛來。水歸土地。木入金懷。仇難得令。恩用藏埋。我心憾憾。大數難挨。胡天不弔。竟在蕭牆。今於初夏。倏爾辭陽。宜人趙氏。勤苦非常。從夫徇節。相繼而亡。我愧無才。同伊旌表。且將登報。待彼聲揚。漢陽潤泉。常璿璣拜輓。

延齡太史餅

此餅五十年前。係英國太史名常生者創製。其味甘甜香脆。可以耐飢。英后每喜之。故能年登上壽。至八十餘齡。猶復精神康健。不論男婦老少。隨時餌服。立見功效。專治開胃健脾。百補功難盡述。購送官禮。最為相宜。外盛五彩箱匣。繪畫之工。罕今其匹。更覺可愛。每箱乙元五角。上海麥家圈北首惠濟藥房經理。老上海曰。英國竟有太史。大奇。

新到外洋保險小衣

此真花柳中保身要物。妓家每多濕毒。兼之常服瀉藥。染之受累非淺。悔之莫及。此衣係外洋機器製造。用之勝常。一切穢毒之氣不能滲入。價亦頗廉。每副售洋一元五角。遠處信力自給。貴客欲辦。至英大馬路新衙門西轉灣北逢吉里一衙第三石庫門內。至晚不售。

勸世人務須照像說

古云處世若大夢。又曰世無百歲人。故人生世上。無論為父為母為夫為婦為子為弟。隨時皆宜照一小像。譬若出外營求。父子不相見。有此像可慰生離之苦。若不幸短命。何至如鄭莊公之掘地相見哉。故照像之事。所費無幾。所益甚大。舉世之人。咸宜照一像。以便傳留。洵不易之道也。（下略）耀華照像號啓。

衆好必察

蓋察其所好之實也。小號耀華所照大小各照。大者如文王之十尺。成湯之九尺。小者如粟如苴。無論已。遞荷名公卿高人士賜顧。幾於應接不暇。而得乎衆好者。不僅以價廉致之。猶以匠心運之。具大法眼藏者。必能察焉。賜顧者請到一遊。始信法外生法。精益求精。殆與物而不化者。床別上下焉。

眼中耳中大吉利

余昨邀二三知己。至寶善街底石路口新錦園洗澡。見該園氣象輝煌。來往浴客。皆富商巨賈。浴盆清潔異常。堂倌應酬格外謙遜。且東鄰鑼聲係寶仙戲園。西鄰鼓聲係天仙戲園。石路口寶善街兩門進出。可稱二仙寓內鑼鼓盆湯。余環游地球廿四國。眼中耳中。未有如此之大吉利也。亞東第一愚願詢虞啓。

羣芳同覽

平陽公子。溫文儒雅。跌宕風流。近由茂苑來申。訪求麗質。爲金屋之藏。第以海上地大物博。一時不能遍覽。特擇於十八日。在張園大洋房。挑選佳麗。寄言海上羣芳。尙其駕言往游。以期早就良緣。是盼。羣芳同人公啓。

吾友好骨董者鑒

余家世素封。詎以有好古之癖。至家道中落。所藏皆係贗物。數百金之件。甚至不值十餘金。真所謂大盜不操戈矛。言之痛恨。去年友人某君。於吳門以重價獲名人畫數件。亦係偽造。錢物兩失。以至饑寒交迫。懊恨欲死。其餘所聞。不堪悉數。骨董害人。幾與嫖賭鴉片無異。上海業骨董者。多有世家巨族。藉此營利。人見其場面闊綽。裝潢精工。遂墮計中。頃又聞有極大骨董舖某號。出其積年貨物。設有彩票。冀售鉅款。外間見告白所登寶物甚夥。頗多歆羨。紛紛向購。余雖未深知其底細。所開各件。未必卽是真跡。觸念身受骨董之害。不忍他人再受其愚。且友人中不乏好古之流。願爲提撕警覺。云現身說法。人告白。

一三三 野乘萃編

請太太團圓

禮部主事雷甲。陝西人。攜眷寓米市胡同。有同部司員雷乙。亦陝西人。家惟一妾。寓繩匠胡同。甲妻性妒。甲嘗戲謂曰。余欲納妾。太太聞言大怒。使人防備之。惟謹。一日。有僕人從繩匠胡同經過。見有禮部雷寓門條。細詢旁人。云是雷老爺姨太太所居。僕深信不疑。以爲主人果然納妾。歸述所見於太太。太太勃然大怒。不問情由。立刻率領家丁僕婦。闖至繩匠胡同雷寓。入門見物使毀。雷乙之妾詢問何人。則以太太

太對妾方自疑老爺娶我時。言明並無正室。詎料竟有正妻。可見薄情郎說話全靠不住。然正太太既來。只可以禮相見。詎太太見面之下。獅吼大發。揪住痛毆。正在吵鬧之時。家人稟說老爺回寓。聞履聲。囊囊昂然而入者。乃一素不謀面之人。太太至此。頓覺目瞪口呆。妾於是覩出破綻。急言曰。今日太太初來。我願將正房讓出。請太太團圓。於是一手扯老爺。一手扯太太。太太至此。面紅耳赤。無地自容。幸乙與甲既同鄉。又同部。素稱莫逆。不爲已甚。急將妾斥去。送太太上車而去。然太太已受窘不堪矣。

鱸出胯下

南京某監生。姣好如女子。回眸一顧。姿態橫生。與王學士善。其親暱之情。無異餘桃。斷袖因其爲太學中人物。不敢以曖昧污之。要之去龍陽君一問耳。一日忽語人曰。昨夢鱸出胯下。未審主何朕兆。有狂生某因爲句嘲之曰。監生一夢甚蹺蹊。黃鱸鑽臀事可疑。想是翰林王學士。夜深來訪舊相知。聞者鼓掌。

五年不語

松江陳茂才娶妻甚美。琴耽瑟好。伉儷甚諧。一日不知如何起釁。大相反目。脫輻爻占。遂各異寢處。避道而行。不相聞問。父母一再調停。兩俱固執。如是者有年。以爲夫婦緣盡。其終身離異矣。一日晚間。小婢聞闔中喁喁私語。駭告楊父母。當往聽之。小兒女言歸於好也。從此形影不離。較前益密。陳父母每語人曰。

渠等反目之故。既不明白。和好之事。亦甚希奇。不知此數年中。兩小心情。各作何樣。蓋爲核計之。已五年不語云。

辱在泥塗尙有聲

餘杭諸生趙某。工詩善賦。有咏釘鞋詩警句云。從今珍重游山屐。辱在泥塗尙有聲。末句最佳。足以覘其抱負矣。

看你掛否

天下之勢利。莫過於和尚。金山寺係有名古刹。來往過客。必往登眺。每至客堂。知客相陪。茶盒果盤。與妓院彷彿。其酬應之冷熱。亦各不同。金陵某太史者。未遇時。曾獨遊金山寺。衣衫落拓。大爲僧人所嗤笑。當時行入客堂。僧良久讓曰坐。又良久呼曰茶。須臾一人至。衣履修整。詢之係巨商之夥。僧微笑曰。請坐。又高喊曰泡茶。不移時。又一人來。有僕相隨。意氣軒赫。僧足恭曰。請房裏坐。又蹀躞曰。泡我的茶。太史一一誌之。是年太史初登賢書。次年連捷成詞林。乞假回籍。重過其寺。瞥見知客者。乃昔年之僧也。頓觸舊事。心甚鄙厭之。而僧探知爲翰林。趨承恐後。急購紙乞書一聯。以爲光寵。太史曰。我字劣句陋。恐寫好不掛也。僧曰。貴人肯賜墨寶。何幸如之。豈有不掛之理。太史大書曰。坐請坐。請房裏坐。茶泡茶。泡我的茶。可謂

謔而虐矣。

件件缺襟

前清營員尙缺襟袍。紅頂花翎。據鞍自喜。究不知其創始何時。光緒中南中士女。輕衫半臂。咸缺其襟之。右寸許。或曰服之不衷。妖之孽也。咸豐季年。競尙短衣窄袖。卒肇粵匪之亂。同治紀元。頓易爲褒衣博帶。旋致承平。今以閨闈效武員。其殆兵之兆乎。或應之曰。否否。此中故事。君未知耳。貴介某昵一妓。浪擲纏頭。不可計。瀕行妓割其襟一方。語之曰。他日出此。如見妾也。某謹志之。逾年復來。枇杷門巷。重訪故人。適值曝衣時節。見妓衣件件皆缺襟也。遂廢然而返。

愚妹何仙姑

摺疊扇一名撒扇。自宋時已有之。或云明永樂中因朝鮮進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仿其式爲之。南方婦女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由是而良家婦女亦有用撒扇者。近來士農工商。貴賤貧富。無不手執一柄。扇中必倩名人書畫。以示珍貴。最奇者。廟中偶像手中亦持一柄。而書畫亦神仙爲之。嘗至鄉間看會。見城隍手中之扇。上款寫某某憲臺大人鈞命。下款屬吏判官某某謹書。呂純陽手中之扇。書有蠅頭小楷。上稱洞賓道長大人雅囑。下款愚妹何仙姑。諸如此類。殊令人噴飯。

我也胡題

吟風弄月。遇景流連。固詩人積習。然往往無賴子。偶識之無。亦假託斯文。風流自賞。殊屬可笑。吳俗好游。遇春花秋月。名山勝景。賞玩必至。四方輜軒君子。過其地者。無不遊覽。以故迴廊粉壁。寫怨抒懷。題咏殆遍。有善謔居士。題楞伽山殿壁一絕云。望湖亭在太湖西。多少游人胡亂題。我也胡題題一首。待他泥壁一齊泥。見者絕倒。

小便值洋兩元

恒見藥肆。於每年秋季。遣夥四出。分往街頭巷尾。檢擇積年陳尿缸。刮取尿垢。攜歸店中。按照古法製煉。名曰秋石。鉅價出售。更有童便。人中白兩項。均爲藥中必需之品。亦可見小便之值錢矣。然人肯出鉅價買人小便。斷無因欲小便而先自出鉅款者。有之。自嘉興某甲始。緣甲初來上海。行至四馬路棋盤街轉角處。因欲解手。友人告以租界章程。須拉進捕房。罰洋二角。其人曰。洋錢事小。顏面攸關。然尿脹腹中。急不能禁。奈何。友代躊躇。良久忽生一計。謂甲曰。君如不吝。此處棋盤街么二堂子極多。但進去喚一移茶。便可任君解手也。甲聽其言。入某妓院。喚移茶畢。起身作欲行狀。於是娘姨大姐。急忙攔住。驚問欲行之故。甲曰。立欲小解。急不能待。娘姨曰。大少何不早說。我家小姐。儘有馬桶。足可解手。於是領甲入內房。坐

馬桶解手畢。緩緩以歸。互相笑述。謂今日一場小便。值洋兩元云。

五烟居士

南華生善談諧。嘗述五烟居士故事曰。居士不知何許人。以其性嗜五烟。遂以自號。客有請問五烟之目者。生曰。洋烟。鼻烟。潮烟。水烟。其一君等試猜之。於是有指爲莫尼比者。有指爲昔茄者。有指爲品海者。有指爲司毛克者。生曰。否否。居士貧甚。夏月無帳。牀頭嘗置蚊烟一圈。並此而五也。

色香味

阿芙蓉者。美名也。嗜之者。指不勝屈。其最上者曰清膏。色融融然如酥。光潔可喜。對火燒之。勃勃發出青烟。微有清香透鼻。至其味之何如。則非深於此道者。不能辨也。有吳人宋某者。解吟咏。酷好書畫。且有潔癖。室中琴書滿案。設置楚楚。寫一梅花帳。終日噴雲吐霧其中。致足樂也。烟榻精美無匹。樑上有一橫匾。署曰色香味三字。又自撰一聯。懸於兩旁云。半床哈喇狼皮褥。一盞玻璃鴉片燈。極有風味。可謂烟客中之雅流者矣。

帳裏功勞

胡家宅某藥局。爲醫士某甲所開。甲遊滬既久。習知海上爲烟花淵藪。一切穢梅毒症居多。故專習毒門。

求診者踵相接也。有某公子染毒已深。下部潰爛。臭味不可嚮邇。倩甲爲之診視。甲不避穢惡。以兩手托其腎囊。爲之上藥敷治。得以告愈。公子感激匪淺。特作七言詩一首。爲之揚名。其詩曰。三年海上久逍遙。感激先生托卵脬。博得佳人齊俯首。青紗帳裏紀功勞。

扒灰出典

滬北有季叟者。老而風騷。爲子娶婦。姿容都麗。叟豔之。乘子出外。欲行非禮。爲媳所拒。迨其子歸家。婦具以告。子甚怒。與父大鬧。旁觀者議論紛紛。咸曰。扒灰。隣有村學究王某。開門授徒。亦從旁作壁上觀。有某徒不知扒灰是何解說。叩問先生。王某掀髯曰。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居吾語汝。扒灰者。公偷媳也。媳錫同音借用耳。凡人家製造錫器。喚錫匠到家開爐鑄造。錫匠偷錫。因有人在旁。無從下手。只好將錫傾入灰中。待無人時。從灰中扒出。懷之而去。扒灰之典所由來也。此典不知出於何處。洵乎王先生之淹博也。

康有爲與典當

清光緒戊戌八月間。都中紛紛謠傳。謂康有爲將奏請改易服色。於是各當典一切男女衣服皆止當。誠恐一朝改易。則將全歸於無用之鄉也。迨事定後。凡有當入之各股東。無不置酒相賀。謂險被此公弄得一朝窮。

絕妙多子圖

某甲梁溪人。體甚孱弱。五十尙無子嗣。居恆憂之。詎甲常服種子等丸。不能節慾。遺濁淋漓。遍染被褥。有友人往訪。一見戲之曰。閣下避暑清軒。兒郎繞膝。此樂不易得也。甲愕然曰。弟正苦無子。何來兒郎繞膝乎。友曰。子床第間斑駁陸離。非絕好一幅多子圖乎。同座皆爲絕倒。

烏龜自輓

金陵有老元緒者。少應童子試。長業活人術。終仍曳尾泥塗。借粉黛餘資。爲家人生計。見者羞與爲伍。彼則怡然自得。年八十二。疾卒。於九月朔日。自撰輓聯云。八十餘年糊糊塗塗。書生耶。醫生耶。流水無情。隨他去罷。九月朔日。清清楚楚。夢醒了。酒醒了。拈花微笑。待我歸來。昔人云。酒保菜傭。均帶六朝烟水氣。况四靈之物耶。世之目不識丁者。對此能無愧煞。

客輓烏龜

江西名士勒某。眷一妓。情好甚篤。一日妓父死。妓囑勒撰輓聯。勒援筆直書云。大可傷心。此老竟無千歲壽。何以報德。從今不畫四靈圖。言訖而虐。見者莫不捧腹。

白超

昔有一富翁。白下人。跛一足。略識文字。喜弄筆墨。而性甚吝嗇。每丐人書畫。從未贈潤。一日購一便面。倩某人繪峽蝶四五。綴以落花芳草。大有栩栩欲活之狀。惜未題詠。爰求一老名士題句。而又知其素受潤筆。因轉託其親狎者強索之。遂得一律。寫作俱佳。每逢高會。必以此扇出入懷袖間。後爲某孝廉所見。啞然作蘇語曰。書畫諒是白超來的。(白超無潤筆也。吳諺)翁曰。然何以知之。曰。詩中有花裏翩翩忙有致。風前搖蕩弱無依之句。是爲跛者寫照也。商始悟。棄其扇不用。又某時髦客有象牙骨扇一柄。繪重陽載菊圖。扁舟中危坐一少年。無數黃菊圍繞左右。船尾一老翁搖櫓。有遠向城堞楓林間去之勢。筆致蒼老。上題一絕云。不是米家書畫船。卻煩田老載江邊。時人共識東籬味。喫盡風霜讓少年。某本目不識丁。持此扇往來於衣冠叢中。揚揚得意。有好事者謂之曰。君真喫糞少年也。不然。何持此招牌。尙不自知耶。某慚甚。亦將其扇棄去云。

名士多癩

過江名士多於鱖魚。此語自古豔稱。其間格調風雅。性情瀟灑者。固不乏人。然粗識之無。強作解人者。亦復不少。有某名士。東請多人至某園雅集。類皆名下無虛。有某醫士。貌既不揚。遍身瘡癩。一似楊梅甫愈者。畜緣閩人。欲與斯會。並將其生平所撰詩呈閱。類皆不值一噓者。某名士題其後曰。過江名士多於鱖。

名士於今猶更多。一字一珠何足喻。楊梅顆顆費吟哦。其人大慚而去。

想當然耳

大馬路瞽者吳某爲上海大滑頭之一。平日瞎說瞎話。其門如市。一日有人倩其卜。吳手執時憲書。指與其人看曰。某日好。某日冲。某時不宜。某時大吉。一若不瞽也者。其人不禁詫異曰。先生瞽乎。答曰。瞽也。曰。瞽者何以看書乎。答曰。想當然耳。其人大笑曰。看書可以想當然。則十三經廿四史。先生皆可摸索而得之矣。傍有一客歎曰。今之看書者。孰一非想當然哉。君以此言責以耳爲目者。則可以責吳某之無目者。則不可。

老妓嫖和尚

揚州城外陸莊廟。有師徒二人。師姘一婦。姿首頗佳。兼識文字。婦又以姘寄徒名下。舉家皆呼師爲乾師。公從此往還更密。居然親串矣。旋婦與徒亦復有染。師聞而悔之。禁婦不准來廟。徒心不能甘。乃思先發制人。暗約鄰寺僧多人。以姦污有夫之婦爲辭。軋師至茶館評理。師大爲所窘。以番佛數十尊爲諸檀越。壽衆遂不與深較。紛紛而去。翌日婦知之。宣言於衆曰。諸君莫以此事爲奇。此中原委。我當爲諸君告之。凡男人嫖妓。有茶園帶局擺酒放差留香住底諸名目。婦人入廟。亦作如是觀。燒香卽茶園也。薦食卽帶。

局也。拜懺寫緣。卽擺酒放差也。至寄乾兒血盆會還受生經。則留香住底皆在其中矣。我因少落平康。陷人已甚。今歸鄉里。聊學逃禪。作大慈大悲生活。諸君皆非應分捉姦之人。紛紛機械何爲乎。夫亦少所見多所怪耳。衆人皆無言而散。

顛倒古人

世俗作繪事者。往往摹仿前人手筆。或曰仿文待詔法。或曰臨華秋岳本。又往往假託前人之名。或混稱仇英者矣。或漫署鄭燮者矣。以僞亂真。藉以圖利。有一富貴家。其堂上高懸荷花一幅。上題摹憚南田本。下著唐寅名字。旁懸某太史一聯。登堂屬目之人。皆不甚經意。一日忽來一詩丐。一見大譁。其人貧不自存。而慣好爲打油詩。當卽高吟於堂下曰。荷花一幅室中懸。太史楹聯挂兩邊。可笑明人唐伯虎。如何摹仿憚南田。主人聞之。當將其畫易去。旋即付諸骨董家。持以轉售。某暴發戶。並得重價云。又嘗有人持碑帖求售。詢係何帖。則以王羲之所書蘇東坡赤壁賦對。合此可稱雙絕。

狀元妻臥僧房

膠城東門外有空地一方。計十餘畝。風水極佳。係某寺之產。有某巨紳由第一名進士及第。官祭酒。告假在家。欲購歸造屋。寺僧堅不肯售。雖出巨金亦不爲動。某紳計無所出。不得已。浼縣令逐僧。僧題一聯於

壁云。祭酒家移和尚寺。狀元妻臥老僧房。某紳慚愧而止。此僧可爲善自排解者矣。

落紅一片

蘇人某甲者。登徒子之流亞也。每日午後。必至胡家宅某烟館開燈吸烟。既畢。卽將槍交付堂倌。逾時復至。習以爲常。其某友乙。知其在附近某弄中新姘一婦。因甲諱莫如深。故亦不向之詢問。一若不覺也者。一日午前十點鐘。甲因夜間未眠。遂在該烟館酣然熟睡。鼻聲如雷。乙見之。潛將甲袴腰拽下。探囊出紅靈丹。抹於肚腹。如英餅大。仍代爲繫上。甲亦不覺。直止鐘鳴一下。始欠伸揉眼。飄然而去。至三點鐘復來吸烟。正在一榻橫陳。吞雲吐霧之際。忽見乙洋洋得意而入。自稱今日弔得一好膀子。在某弄中某號屋內。甲思必係所姘婦無疑。立斥其妄。乙遂將腰束肚兜反面示之。曰。袋內紅靈丹一瓶。因情興太濃。以致落去塞頭。丹俱漏出。染及箇人小腹。甲不禁大疑。一躍而起。逕至婦處。強褫其袴。婦以突如其來。莫知所措。豈知一片落紅。早經顯出。甲卽醋意勃發。肆口大罵。婦終不解。幾至拆姘。俄而甲便急。卽在門首小遺。陡覺香氣撲鼻。俯視之。見臍上有紅印。始悟爲乙播弄。自悔孟浪。趕卽向婦陪罪。及再至煙館。覓乙理論。則乙已不知何往矣。

廣文贈妓聯

某廣文風流倜儻。卓犖不羣。遊滬上。與某校書有文字之緣。一別十年。尊前重見。校書既有秋娘之感。而廣文亦老矣。羅隱詩云。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未免增慨。校書索贈聯句。以誌昔情。廣文贈聯云。香燼我來初。問司馬青衫。可如舊日。簾開人倦後。認秀蛾紅袖。大似當年。

明朝有官事

有富翁子。席先人業。吃着嫖賭。無所不爲。不數年。傾家蕩產。貧無立錐。親友均加白眼。遂入下流。與偷兒爲伍。久之。自怨自艾。顧文理尙通順。一日。改唐詩自嘲曰。不寢盜金鑰。因風掩玉珂。明朝有官事。敢說夜如何。遂披髮入山。不知所終。

居然方面

有某大人。日稱觀察。在滬當差。日馳騁於花天酒地中。一日在尙仁里某妓處。擺雙檯雙棒。妓見其闊綽也。傾心結納。居無何。大人忽五日不至。急遣娘姨輩至棧房省視。棧使對云。某號某客爲巡捕包打聽捉去。刻想在新衙門審訊也。娘姨駭甚。亟至新署前探問。則見所謂大人者。肩荷巨枷。在署前示衆。詢諸公門中人。則大人係巨竊。前在某妓寮竊金表兩隻。案發被逮。一時見者僉謂該大人前日官不過觀察。今則居然方面云。

外行太甚

有某觀察久宦湘中。因入都引見。道經滬濱。小作勾留。有友招飲於萬年春番菜館。座中客滿。美盡東南。觀察來遲。推讓再三。然後入座。主人送酒。觀察云。無須無須。忙取架上洋醋。傾入杯中。主人再三阻之。觀察猶以爲拘禮。奪而飲之。坐客無不匿笑。叫局既到。娘姨送上銀粉匣。觀察眈眈注視。不敢少動。低聲附耳。遍問旁人。謂此方匣。究係何用。後見堂倌以香餅酒進。觀察飲而甘之。曰。酒極佳。惜稍冷。恐傷肝耳。無何送上咖啡。觀察曰。是必係香餅茶。席散。至某氏園啜茗。堂倌獻杏仁洋參湯。觀察贊不絕口。知之者謂此湯係專爲小林寶珠校書而設。校書已飲一次。棄之可惜。堂倌欺觀察外行。故以是進。而彼昏不知也。同日又有友人偕至愚園看演貓兒戲。觀察一見招貼。卽譁然曰。不圖上海之貓。竟能演戲。大是奇事。及入座。似有驚訝之狀。徐言曰。仍是人戲。貓兒何在。細視知係女伶。則怫然曰。人家演堂戲。男客豈可闖入。未免太孟浪矣。掉頭竟去。其癡呆大率類此。

三卯詞人

嘗驅車燕南趙北間。於逆旅賭壁間有雄縣道中口占十二首。情詞悱惻。蓋憶郡中像姑者。中有云。親脫貂裘贈綺筵。粗衣換著貼身綿。車中昨夜西風急。不爲吟詩也聳肩。末署三卯詞人。不解其命名之意。或

疑係華亭籍。家居三泖。漏點水旁耳。比遊歷下。始識詞人。係貴公子齊東舊族。業登賢書。有迦陵之好。有歌童三人。一名卯官。一名卯郎。一名卯哥。隨自號爲三卯詞人云。

三百文吃減錢色

光緒中。銀價甚賤。小銀元一角。不值百文。唐家弄某姓家。有某慶。有友人某甲送禮一分。計三百文。甲之友某乙。又與甲合名送禮一分。共六百文。緣甲先擬他適。曾以此事囑乙。嗣甲未行。仍自送禮。而乙亦不負甲囑。遵照原議辦理。而甲未知也。而主人亦未之知也。既而乙與甲遇。以送禮之事告甲。甲曰。我已另送。如此則重複矣。須與主人言。令其退還一分。正商議間。而主人適親來道謝。甲乙欲言未使。欲默不能。神色若有不豫。主人拜揖後。莫知其旨。相對無言。某丙者。輕薄子也。同在座次。與聞其事。笑謂三人者曰。汝等爲三百文。將一箇悶葫蘆。我來打破。可以從頭說起矣。主人急問何爲。丙以實告。主人急取錢袋。摸出角子三枚。雙手璧上。丙徐語曰。如此則吃減錢色矣。蓋以角子三枚。不值三百文。藉謔言以刺甲乙也。吁。世間齷齪心腸。無奇不有。宜丙之冷語相侵哉。

摹仿逼真

某西人來華十餘年。熟悉中土情形。能華言。通文墨。於天文地理。一切學問。無不精曉。該國華以才子目。

之一日。有友人招飲。山珍海錯。水陸紛陳。誠盛會也。各友以其來華最久。事事請教。談及中國風土人情。九流三教。如數家珍。津津忘倦。忽又談起曩日在天津時。見有出戲法者。能以酒杯十數隻。吞入喉中。再將尺餘長寶劍吞下。不知是何功夫。令人望而生畏。正談得高興時。不覺將手中之銅叉。放入口中。摹仿吞劍之勢。一失手。銅叉吞於喉間。百計千方。終不得出。喉中阻隔。不能飲食。其苦不堪言狀。急請醫生救治。始得拔出云。

當面罵書獃

有客與友至青蓮閣品茗。鄰座有兩書獃。大論文章。並朗誦平時所作。搖頭擺尾。俯唱遙吟。若忘卻身在茶館中者。雉妓輩均訕笑之。不顧也。友曰。諺云。秀才謀逆。終身不成。是何故歟。客曰。此諺特爲近代設耳。若古之諸生。爲天子者亦不乏人。兩書獃隔座聞之。忻然立起曰。請道其詳。曰。據鍾離意別傳。嚴子陵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梁武帝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曰。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陳書文帝紀。朕自諸生。頗爲自足。而家敦樸素。室靡浮華。觀覽時俗。常所扼腕。只此三人。皆以諸生爲天子。特其胸中斷非僅有爛文幾篇。在茶樓廣衆之中。自鳴得意也。兩書獃慚而退。

奇材異能

楚中某觀察公子。因事道出申江。暇作問柳尋花之舉。無奈眼界過高。徵歌選色。絕無當意者。每歎曰。書寓信人。其猶斗方名士乎。一夕觀劇歸。信步行經胡家宅。突見一雉妓。雖蓮船盈尺。粗服亂頭。公子以爲如碧沼白荷。天然嫵媚。旋入其設中。宿宿信信。樂而忘返。以爲漢武溫柔鄉。殆不是過。出語人曰。申江每歲出花榜。惜余不樂爲此。否則如某妓者。不但當作花魁。并應特設奇材異能科以待之。聞者莞爾笑曰。公子真嗜好與俗殊酸鹹哉。公子不勝狂喜。歎爲知言。

生死關頭

湖北某翁。年屆八十。懸弧令誕。親朋登堂祝嘏。甚形熱鬧。饋送壽儀者亦絡繹不絕。有至戚某贈以錦帳一軸。題以生死關頭四字。衆方錯愕。翁曰。吾年屆八十。行將就木。何事不能擺脫。彼孳孳日以牟利爲事。或作惡多端。非至老死不肯住手者。得此正可提醒。余何忌諱之有哉。因命懸之中堂。僉謂壽帳用此四字。已出人意表。若翁之豁達大度。亦殊不可得矣。

罵娘孝子

寧波某甲。富於財。而性殊忤逆。父早歿。家惟一母。一日因小事拂其意。甲大恚。立倩畫師爲其父母合畫一像。父坐於上。母跪於下。父手執竹板。一若訓責其母也者。值母壽。大張筵席。高宴親朋。夜間又因小忿。

將母痛詆。母曰：如此虐待我，不如不爲我做生日。甲曰：做生日是我自己場面，於汝何干？甲之行爲，大率類此。迨甲病歿，其行述盛諛，其如何孝事其母，雖曾閱不得專美於前。噫！世之一切壽文墓誌，皆作如是觀可也。

少見多怪

二十年前，海上婦女時裝，競尙緊小窄袖細腰，伶俐可喜。一日張氏味蕪園游，人如織，忽有兩女子，穿藕紅夾衫，身材寬大，袖與身齊，其滾邊嵌鑲，悉係奇異之式，髻長尺許，花插滿頭，雖怪狀難堪，而觀其舉止，端詳，卻是大家風範，各倚一婢，婢亦華豔，類旗人裝飾，珊珊而來。最奇者，時屆深秋，猶手執牙柄鴨扇，且走且扇，旁若無人，見者莫不詫異。倅人輩尤笑不可止。有識者曰：此乃北方之閨秀也。道出滬上，暫來一領風景，衣服異裝，有何可笑？爾等笑他之寬衣大袖，爲不倫不類，殊不知彼見爾等之衣瘦如竹管，後露臀前露乳，醜態難遮，亦復暗笑不止也。

汝不應打我耳光

上海盛行夜馬車時，每晚愚園門前，極爲熱鬧。一夜車馬駢闐，衆人正開襟延爽，忽聞一派喧嘩聲，起於車前。蓋某大姐與某馬夫，兩膀子甫成，正在攜手同行，喁喁私語，忽爲該馬夫之姘婦某娘姨所見，一時

酸風大作。醋海生波。上前詰問。大姐不肯相讓。始則角口。繼乃角手。正在相扭之際。忽聞拍撻一聲。娘姨一巴掌。已著在大姐面上矣。於是衆人團聚圍看。一時哭聲罵聲。以及旁觀拍手聲。喝采聲。聲聲相應。耳不能分。惟聞該大姐厲聲高言曰。汝不應打我耳光。汝不應打我耳光。

張李兩言妙對

庚子議和時。鄂督張之洞電致北京。囑李傅相力向各國辨駁朝廷無庇匪挑釁等情。李乃大笑曰。不圖香濤作官數十年。仍是書生之見也。蓋以政府王公縱匪構釁。確有證據。且諭旨亦嘗明及。斷不能掩飾也。不料張聞之。以爲輕薄已甚。亦憤而言曰。少荃議和三兩次。乃以前輩自居乎。左右見其盛怒。皆默然而退。有黠者大笑而誦曰。香濤作官數十年。仍是書生之見也。少荃議和三兩次。乃以前輩自居乎。恰是一付妙對。

二四 國聞臆錄

瓜分之說。前清光緒甲午以後。庚子以前。數年間最盛。各國在華之勢力圈。均於彼時劃定。其導火線。則德以二教士被殺。故而佔據膠州是也。當時吾國大夢漸醒。輿論寢趨激昂。然昧於世界大勢。報紙

內容又甚幼稚。故其紀載類多零頭碎角。絕少系統之談。然一鱗一爪。不乏歷史價值。足供回味。茲將丁酉冬德據膠州。法欲瓜分中國。及戊戌夏上海法人謀佔四明公所事件。當時滬報之紀載。與老上海所搜羅之材料。擇錄一斑。讀者試一披閱。殆不勝回想之趣味。與當前之感慨歟。

德佔膠州事件

□德佔膠州與俄法

昨日兩點鐘膠州來西電云。德人佔據膠州。已將土人髮辮割去。又六點鐘接香港西電云。俄德法業經定議。俄據東三省。德據山東全境。法據福建臺灣。電音止是。俟訪確再行續錄。

□俄人乘機據滿洲

京津太晤士報。述俄兵入滿洲之事甚詳。茲摘譯大略如左。俄人之在滿洲者。與滿人不睦。俄人乘此機會。藉保護之名。調兵數千。分布滿境。名爲保護。實則踵德人之後塵。有心佔據。如直趨南下。京津岌岌可危也。北京政府聞此警信。日夜會議。咸恃聶軍門爲長城。直督王夔帥亦派袁軍門世凱率兵前往辦理。袁在津素號知兵。恐亦未能了此事。滿兵素習西操。從前係一孔參將訓練。尙屬可用。但未識能抗強俄否。聞刻下發給軍械等件。已糜九萬二千金之多。噫。中國平日不知先事預防。有耳無聞。有目無觀。俄法

德諸強國。咸起而陵侮之。可哀矣。安得有左宗棠其人復生。而爲之整頓也。

□俄逐日本出威海衛

中日議和後。日本留兵數隊駐紮威海。俟中國清償兵費後。再行讓出。俄人現因歐西各大國虎視東方。威海係東三省門戶。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勒令日兵退去。否則將以干戈相見。日人謂中國債款未清。在該處駐守。中國允給養兵費五十萬。一旦退讓。此項從何處索還。俄人告以俄願擔保。並願代償每歲兵費。日人不得已。以唇亡齒寒之語。陳述於裕朗西星使。懇其向中國政府陳說利害。裕星使亦無可如何。以上所云。係得之於駐日某隨員。

□德據即墨抽收釐稅

烟臺郵來密信云。德人復佔即墨。該城與膠州相近。入城時藉謁知縣爲名。將城佔據。本月三號。德已在膠河濱瑯先溝村駐軍。德人共據該處之地。計有三四百英里。該村設有釐卡。刻下所有釐金。概歸德人抽納。先一日該處總鎮章軍門奉文退駐烟臺。戒令毋得與德人爲難云。

□德提督號令華官

膠州訪事友人郵來魚簡。內附德提督致羅刺史一信。其詞曰。羅大老爺電閱。茲啓者。日前諭及德兵所

駐守貴州管轄之地面邊界地圖。本大臣現附送台鑒。但該地面之內。所有村莊城邑等處。本大臣尙未盡悉。請貴州造清冊一封。呈本大臣備用。又望貴州將廿六日所送之告示。趕緊黏貼通衢。以便貴州所管地面商民人等知悉。及勸諭商民人等。按該告示之議。照辦。宜遵守德國巡撫蔡大臣之命。至管理民情等事。仍照常無異。至稅項釐金地丁錢糧等款。今必從新清理。其項暫時收存。不得送繳中國。以上所諭。貴州務必照辦。實於貴州有益。倘不遵行。卽恐貴州之禍。與提鎮章高元一樣無二。蓋章提鎮實因未遵前諭。因此羈留營內。不異俘虜。想貴州深識時務。凡事總祈自諒。切切爲禱。此頌日祉。管駕東方海面。德國兵船水師提督棣德利。該函又云。章軍門業經釋放出營。現奉廷寄。退駐煙臺。德人無端據我疆土。罔恤公論。竟爾徵收丁稅釐金。薄海臣民。莫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而朝右諸公。顧絨默無良策。任人慢侮。恐歐氛日熾。踵而起者。不止德一國也。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普法構兵。雖至君執國夷。未諱言戰。故法中興後。仍則歐洲強國之列。使當日構釁之始。法人處處退讓。恐法蘭西全邦不夷。爲日耳曼附庸。必爲諸大國所分裂矣。

□德人在膠準備久屯

膠州函云。德人於十月廿六。冬月初十。兩次到膠。羅建侯制史以禮相待。自離山。至青島。先後到英。

國兵船兩隻。德人不令登岸。旋即駛去。現德人將青島二十里以內並南岸七寶山薛家島一帶村莊。畝均已丈量清楚。與各鄉人訂立合同。不准售與他人。先按納糧之數。加倍付給錢文。名曰體恤錢。以作定資。在上海包商輪三隻。往來運物。在青島包民船四隻。卸煤運貨。煙臺上海廣東各洋商在青島購置地。地基不少。德人由商輪運來建房物料甚多。聞新春即起造洋樓。定於二月間在膠州設立驛集。收買驛子。定價七十兩至八十兩。派兵分紮膠州即墨兩處。爲久屯之計。羅刺史以年關商民收帳爲詞。請其緩來。德人不允。疊次來電催令備屋。謂十六日准到。並云高密教民爲本地人逼迫不堪。如再如此。即照該國律例辦理云。

□德索賠償六條

西十二月一號三點鐘香港西電云。駐京德使向總理衙門索賠款六條。一。鄆州所殺教士。償銀二十萬兩。二。所毀教堂。另行建造。三。屯膠州之兵。須償費。四。東撫李革職。永不敘用。五。戕教士之兇犯。處以極刑。六。山東全省煤礦。歸德人獨辦。山東鐵路亦歸德辦。許其獨占利益。膠州永爲德水師屯煤處所云云。中國皇上諭政府。德人要挾六條內。第一第二第五可以允准。餘三條。無論如何斷不允從也。

□英太晤士報大放厥詞

中國北方報云。日本書信報述。德國專派兵輪向上海。裝足糧食煤斤。想此輪有開戰之意。自甲午年後。各國均不照公法行事。前日接電。知旅順又爲俄人所據。此信已達至倫敦。於是太晤士報論云。英國之商務以及東方之水師。據地圖而論。如何可讓俄德。俄據山東之北。德據山東之南。實有礙於我英之商務。該報又云。英輪聚於舟山。其水師提督倬勒。已往北方。又據香港電稱。英已佔遼東東南之大連灣。英之兵艦停在該灣已久。再高麗屬俄之勢已定。該處俄員甚薄待我英人。恐高麗將來全聽俄用。中國今日之勢。如玩具內之紙牌。聽人各拾取一張。俄據旅順。德據膠州。日本仍據威海衛。未知更有何人以據其次也。

□山東省義民傳檄

客有自山左來者。爲言德人肇釁佔據膠州。其亂由於土人之殺教士。有司承朝廷意旨。搜捕甚嚴。曹沂一帶。民風剛勁。好勇鬥狠。死而無悔。一聞此信。頗有蠢動之意。曹州府屬某縣。獲得一人。衆皆指爲匪徒。詢其大頭目名趙大辯子。蘭山縣人所屬二十四好漢。有爬山虎。萬里風。殺人星。拔山狼。掃帚星。鐵門門。回頭狼。鐵彈子等名目。羽翼不下三四千人。并搜獲檄文一紙。屬辭粗鹵。蓋因德人肇釁。憤激而成。忠義之氣。未可盡泯也。特將檄詞錄左。其詞曰。大清國山東省沂州府蘭山縣人氏。統帶天下兵馬大元帥趙。

爲傳令三軍歸服人心事。照得咱老子本是大清國的良民。年年完錢糧。都被這瘟官吃去。這瘟官只知道巴結洋人。全無一毫顧痛子民之心。皇上又離着咱遠。這班人又將他老人家。耳躲眼睛一概遮住。不與他知道。現在聽說這瘟官要將咱兄弟們捉去。獻與洋人。所以咱老子大發雷霆。不等他們動手。我兄弟先要齊心。要像桃園結義一般。同生同死。拿住瘟官。碎屍萬段。方雪我心頭之恨。令到有不聽我指揮者。斬首示衆。急急如律令。勅。大清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令。

□西人之言

西儒某君論膠州一事。言中國有必勝之權。文長不及盡譯。茲摘其大略如左。其詞曰。德人航海數萬里。深入中國重地。此法皇拿破侖據木司科之覆轍也。人言以日本島國。尙足以勝中國。矧其爲威聲遠播之強德。是說余甚非之。中日同洲。徵調易。勝敗未可定。若德地遠機滯。設中國於此時。以艦隊守南洋。遏其援接之師。以陸師搗其後。斷其內竄之路。時迫嚴冬。坐困海隅。不凍斃亦餒死。將殲法敗奧之威望。如烟之渙滅矣。昔拿破侖以八十餘萬之衆。尙覆木司科故都。遑論兵力未厚之德人。豈非世界上一至堅定之大機會哉。惜中國削弱不振也。

□東人之言

昨有某東士踵館。具言各國瓜分中國之說。大象已見。而中國政府尙屬一無動靜。猶如人病勢已成。行將待斃。不可救藥矣。當十年前馬江之役。爲法所侮。彼時不過頭項痛惡寒。病在太陽經。服桂枝湯可愈也。甲午一役。厥病已入腠理。然尙非不治之症。今日德佔膠州。俄據旅順。法乘瓊島。英窺舟山。其殆如晉厲公之疾。在膏之上。肓之下。必有技出和緩者。方可爲功。特不知袞袞諸君。其有此醫國手否。

□法國瓜分中國之秘密照會

自通商以來。中朝被外人陵侮。率士人民。莫不髮指。近更騰分裂之說。昌言無忌。登載東西各報。東京時事新報。且載有剖分中國照會文。並謂此文係法宰相某作。藏諸某國秘府。嗣傳洩於外。初疑此文荒誕不根。然參觀時局。不能不抱杞人之憂也。此文亦載明治評論中。爰屬東士譯之。敬告我四百州四百兆之臣庶。咸宜各懷忠盡。爲朝廷戮力。無惑其說焉。其詞曰。法國外務大臣某爲照會事。夫我法經營中國。非一朝一夕矣。曩時姑置勿論耳。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我兵據有東京。中國政府。百方陳說。以冀苟免。彼此互議。約一年爲限。越明年之夏。和議將成。忽釀郎松之事。中國不允賠償軍費。於是我兵有鷄籠之役。嗣復略有臺灣。邇來歐洲列國之交涉中國者。年多一年。事端冗繁。實難枚舉。人所共知。毋庸瑣述。概論之。中國實不能維持一國。政府悟都於燕京之非策。引退於滿洲吉林內地。政化一朝荒廢。宇宙荆莽。紙

氛蔽野。強頑不逞之徒。乘機崛起。割據四川甘肅貴州三省。僭稱王號。餘盜所在橫行。姦淫奪掠。綱紀紊亂。中國政府畏首畏尾。領袖莫知所出。以長城爲界。不敢佈政令於南方。十八行省之四百餘州。化爲無政之鄉。是目下之情形也。惟吾歐洲列國保護各口岸者。幾千萬生靈。蒙賴威德。得免毒痛。爲今之策。在列國協商劃定區域。剖分以隸各國版圖。除苛政。革積弊。佈行良化。此議一行。數百兆黔黎得重瞻天日。其福祚爲何如也。茲特訂定地圖一幀。以供參考。若其區域。非可以我政府私見定之。伏仰諸大國詳察。指摘當否。以歸至善。惟我政府所見。兩廣雲南湖南福建。夙爲我國所經營。登諸版冊。似無不可。兩江浙江安徽湖北。英所染指。須隸於英。德之於山東。俄之於山西陝西及朝鮮半島。亦略有區域之不可爭者。一任兩國佔據。本屬當然之事。其餘四川甘肅貴州。現有僭王割據。未通交際。地僻人稀。物產貧瘠。待時化之。未爲晚也。直隸一省。爲古帝皇建都之地。宜爲中國共有之地。選舉總統。任施政以傳亡國遺跡於千載。日本與中國同處亞洲。同種同文。然採用歐洲文物。以謀富強。不可與中國同視。宜畀以福建臺灣浙閩濱海地。昔時倭寇所來往。一朝得之。其喜可知也。澳門隸葡萄牙有年。未可更易。瓊州接近廣東。固我所屬。以上開列。係鄙意所在。倘幸英俄德日各政府認可。應立時傳檄天下。以分天賜之土地。伏乞各國政府於明春惠風和暢。桃李華時。同蒞節廳於南京。共議此事焉。須至照會者。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九

年十二月。

□法人豫擬分裂圖說

東京時事新報云。剖分中國一事。數十年來識者所豫想。吾曹同志譚東方時事。莫不論及此事。明治十七年十月中法構兵時。時事新報所論。指中國爲亞東波蘭。言中土不免分裂。甫閱十數年。雖今昔勢異。回憶當日所論。不爲無驗。茲將法人所著分裂圖說列下。（法蘭西）兩廣 雲南 湖南 安南（英吉利）兩江 浙江 安徽 湖北（德意志）山東 河南（俄羅斯）朝鮮 山西 陝西（中國僭王割據）四川 貴州 甘肅（日本）福建（各國公共之地）北京 滿洲 長白山 直隸（圖從略）

四明公所事件

□法人藉詞索地

四明公所。向爲甬人寄厝之區。除曾由法領事葛君給予告示外。并有光緒四年中西官所訂字據爲憑。按此據訂於光緒四年七月十七日。係上海道褚心齋觀察。奉南洋通商大臣沈宮保。蘇撫憲吳中丞。與法領事李君所立。當賠毀壞青瑤法三國房屋等項銀三萬七千兩。傷斃中國人七名。每名由法國給予

撫銀一千兩。共銀七千兩。訂明四明義塚地址。永遠歸甬人執業。去年冬。經法工部局議及。欲得此地歸入工部局中。至近日始有索回之說。以爲此地共計兩號。寧波人借用已久。應當索還。寧波人大譁。經董事稟知道憲。謂前法領事已將此地劃清界限。與法國租地了不相干。道憲洞悉情由。着令靜候辦理。嗣下傳聞寧波人已遍發傳單。告知其故。此信若確。將來恐有齟齬。但中國甘心退讓。如臺灣。如旅順。如膠州。均惟命是從。區區會館之基。曾何足道。願當軸者持平辦理。勿啓交涉之嫌也。

寧人公憤罷市

本埠四明公所。近據法領事照會道憲。以地在租界爲詞。轉飭遷讓。寧幫商董亦具公稟於道憲。謂同治十二年間。已有成案。法領事准寧波會館四立圍牆。以清界限。請卽查照。禁阻詞雖各執。其中曲直是非。顯而易見。五大洲風土雖殊。情理則一。不難衡情以爭。乃僅築室道謀。唯唯諾諾。所掛批示。亦屬不痛不癢之語。以致法領事督飭探捕團兵。徑行拆毀寧人見我官長不能保護。不得已刊發傳單。號召會議。商人停交易。匠人停工作。法租界大馬路店鋪。幾如元旦令節。家家閉戶。英界店鋪。凡寧商所開。亦均一律罷市。午前了無動靜。大白鳴鐘。工部局有西捕二名。手持洋鎗。巡察又有法國水手百餘名。分道彈壓。會館場一帶。有西兵華兵把守。驅逐行人。隔昨有甬人足受四彈。一人身中一鎗。一息奄奄。恐不

能救。其外又有數人受傷。西人亦有受傷者。一點鐘南市與法界相隔。惟陸家石橋可以往來。十六舖有華捕相阻法界之人。港徒一空。甬人見木已成舟。勢不兩立。知照各幫預備戰事。法人恐兵力不足。特電致香港添兵前來。道憲彈壓不止。飛稟總署及劉峴帥。奉回電着從容開導。相機辦理。聞香港之兵大約明日可到。道路傳言。晚八九下鐘必當開仗。在七點鐘尙無動靜。方九霞銀樓爲甬江總董。道憲特與總商。而葉成忠嚴小舫兩觀察亦與是議。據言法人願出搬費十萬。由華官以他地相易。總董雖似首肯。而各幫分董不從。聞奮而起者約萬餘人。欲分擾巡捕房各處。今法兵皆駐八仙橋巡捕房。此時如有賢能官吏。彌患未形。何至使工商之流紛紛攘攘。牽動市面。况民之於官。尊如父母。敬若神明。出則羽葆旌旗。入則鼎烹鐘食。原期民有是非。官爲判斷。民有憂患。官爲扶持。何今之爲官者。遇有交涉棘手。莫不籍口編眉。張皇顧慮。卒不能籌一策。進一言。爲民請命。現法領事聞又照會道憲。限於四十八點鐘內議復。特不知高持繡節。坐擁碧幢者。其能面面俱圓。折衷至當。上紓九重之宵旰。下慰億萬之流離乎。

■蔡鈞助法兵拆公所

法界訪事人來云。昨上午十點鐘。法領事會同蔡和甫觀察督飭團練兵百餘名。並連巨炮兩尊。往拆四明公所。詎事商早加防備。會館左右。蜂屯蟻聚。不下數百人。悉皆手持扛棒。環列保護。聲言如拆動一磚。

一瓦者。當以性命相拚。法領事見人多口衆。知非區區兵力所能壓倒。遂約退團兵。與蔡觀察另籌良策。

□罷市中之形勢緊張

甬人之商於滬者。無論大小店面。一律於昨晨閉門。暫停交易。法界居民。遷徙一空。法界店鋪。即非甬商。亦一律停閉。昨日甬人聚集多人。往拆法巡捕房牆垣。輒石飛中法兵官之身。揮令開鎗。當擊斃數人。華人死者先後共十五人。法人以此事爲甬紳葉澄忠主謀。聞行文道憲。欲殺之以洩忿。甬人以此事道憲未能先事商辦妥協。致事起倉猝。銜之次骨。今日所有在滬充當細息裁縫大菜司務等甬人。各紛紛至洋東處告假。一律停工。法租界南北均有巡捕擊鎗守候。昨晚八點鐘後。即禁止行人。見即開鎗轟擊。

□匿名揭帖痛詆當道

四明公所塚地。寧人堅不肯讓。相率罷市。誓以力爭。茲道路傳聞。法人擬將十六鋪以南之中國新馬路。相易或謂此說起於上年。有上海邑城遷向法華之說。昨早小久安里口有匿名揭帖。痛詆當道辦理不善。南洋大臣恐釀巨禍。電派甬方伯暨羅沈兩觀察先後蒞滬。相機商辦。

□準備開仗之謠傳

寧波會館與法公部局交涉一節。前晚道路紛傳。謂明日銀行必將封閉。又謂江督劉制軍不肯以寸土相讓。又謂法廷電致上海。非第欲得寧波義塚之地。并欲得南馬路一帶。至昨日晚間。又有傳聞此事萬難收結。彼此已準備開兵。惟聶方伯竭力主和。又得羅少耕觀察調處其間。斷無他慮。大約三日中可以了結。

□到底割地之解決

四明公所與法人齟齬一節。迭列前報。茲據友人傳言。當同治十三年啓豐時。曾與法國訂立合同一紙。存在楊岷堂家。前日某董向楊寶寶索取。以失去爲辭。董大怒。以爲此事關係鄭重。何得失亡。遂挈其類。於是衆寧人皆欲爲難。後爲嚴紳保出。此議事時之言也。至昨日午前。傳聞甬人斷不以寸土相讓。官場中遂欲以八仙橋向西十里之地。給與法人。特電致南洋請示。又謂寧波會館所毀之牆。由法人賠還。小東門捕房所毀之牆。由官場賠修。迨六下鐘以後。又得南洋電信謂准以南馬路一帶相易。卽從南門包至西門。其寧波會館永由甬人執業。

□趣道人之華洋人命談

客有問於趣道人曰。華人與洋人之命。有以異乎。趣道人曰。飲食嗜欲。風土人情。則華洋迥有不同。而命

則一也。客曰：否否。吾子攤書硯北，剪燭窗西，矻矻窮年，亦徒泥於古而不通於今也。溯自通商開埠以來，華洋因人命交涉，時有所聞。洋人着着佔先，華人局局退後。往事姑勿具論。即如去冬山左土匪戕斃德人一案，德國官商投袂而起，火輪鐵甲，布滿北洋。割據膠灣，要求卹款。有司疏忽，懲處從嚴。凶手遠颺，務獲究辦。盈廷集議，惟命是從。德人如願以償，始克言歸於好。是德人之命較連城尤名貴也。日昨本埠因四明公所一節，法捕頭深恐流氓乘機滋事，飭令施放鎗炮，以示威武。聞被轟斃十餘人之多。訴諸官長，不曰咎由自取，則曰素非安分。一若轟斃之人皆不足惜。設使他國人民遇有此等不測，官紳商賈，又不知若何籌議，務爲匹夫匹婦報復伸雪，以張國體也。由此以觀，華人與洋人之命，有大相逕庭者。子云：命則一也。亦有說歟。趣道人曰：我所云者理也。客所云者勢也。論理則無二致，論勢難免各殊。猶憶皖臬陸春江廉訪前任上海縣時，適有鄉民爲洋商毆斃。廉訪執法通詳，援照華例，擬以抵償。勢雖不敵，猶能以理爭者。當道以操之過激，恐釀事端，立將廉訪調任上元縣。案亦因之模糊了結。高麗一役後，國勢日弱，外侮日深，當此紛紛角勢之場，而謂能動以堂堂之理乎？然勢盛或不論理，而理足亦可屈勢。無如茫茫世宙，袞袞諸公，皆論勢不論理，以致華人與洋人之命一而不一矣。

□公所有事私所發封

今日因四明公所事。凡寧人之商於滬者。無論大小各店。概停交易。英法兩界市面。爲之一清。余友采綠生所眷張金珠校書。及其假母。均產自明山。適於今日爲燒路頭之辰。昨晚友人往打茶圍。聞以明日和酒幾樽。校書默然不語。良久始致答云。妾寧人也。今聞寧幫大小各店概停交易。如會議不成。未知我兩人作何抵禦。妾不幸作此皮肉生涯。狐兔之悲。猶人情耳。敢忘同仇偕作之心。與諸君陶情作樂哉。倘蒙諸君賜顧和酒。願俟異日。友聞之不覺惻然動容。肅然起敬曰。卿能具此識見。巾幗愧煞鬚眉多矣。蒙謂青樓可以罷市。倘急色兒欲真箇銷魂。將亦援例停止乎。或曰。當於要處貼一字條云。公所有事。私所發封。亦免戰弭兵之妙法也。哈哈。

□旁觀快語

有數西人聚飲於一品香。酒酣耳熱。暢論時事。一西人攘臂而前曰。余觀中國官場。幾同兒戲。貪官污吏。充塞衙門。如人之有徧體蟻蝨。而不自知。我輩身處中華。於螻蟻之微。往往不忍傷害。獨於此輩痛恨切齒。或劓或殺。日望中國亟除之。快人快語。聞者爲之欽遲不置。

□四明公所鬧事感賦八絕句

千古原同貉一邱。滄桑人事鬼生愁。青陽古塚成平壤。忍聽申江嗚咽流。

四明公所爲義塚所萃。法人欲取其地。改造醫院學堂。甬人不願。激成斯變。曩年蘇州青陽地開埠。遷掘墳墓。常有聞鬼哭者。白骨拋零。不忍目覩。宜甬人之不願罹此慘也。

歐西小隊出洋涇。刀電槍雷縱復橫。卻怪蚩蚩無識甚。拋磚呼嘯衆流氓。

法人恐流氓滋事。出隊彈壓。

曲突徙薪事已遲。劇憐幕燕昧先知。桃源世外無安土。底事紛紛競擇枝。

法界居民遷徙一空。

肝膽輪困誓不平。居然衆志竟成城。如何闔閭成空巷。刁斗宵嚴阻客行。

甬民因公所集衆議事。特發傳單。一律罷市。法界每夜自九點鐘後。卽阻南北行人。

不學黃巾不揭竿。無端平地起波瀾。池魚殃及堪憐甚。性命鴻毛一例看。

甬民集衆罷市。法人出兵彈壓。途人因之受傷斃命者。凡十六人。

示諭煌煌出六言。事關交涉最難論。愛民柔遠心同瘁。還仗毛錐片語溫。

上海道蔡觀察。上海縣黃大令。均出有六言示諭安民。其愛民柔遠。調停處煞費苦心。當爲彼都人士所共諒也。

書載高軒次第來。折衝賴有出羣材。當前一語分明記。禍首須知不我開。

蘇撫奎中丞得上海道電稟後。立飭聶仲芳方伯。沈仲禮觀察。到滬清理此事。甬人又刊發傳單。聽候大憲辦理。毋許妄動。

蒿目時艱劇可憐。一回搔首一淒然。餓生攤飯渾無事。聊把新詩取次傳。

閱時務日報紀四明公所事續賦十絕句

海濱一角鎮雲輶。重譯會同啓幕僚。先事料應籌保惠。如何片紙誤洪喬。

報稱法人拆牆之前。一日曾有函致道署。約詰朝即遣人至公所毀垣。信到而繙譯不在署。即送至洋務局譯員譯之。而譯員又病。比次日洋人信譯成。垣已毀矣。按蔡觀察夙稱通曉各國語言文字。而此信猶待繙譯。亦可見其慎重將事矣。

參戎旗鼓出重城。誰懼聲威及遠盟。部下健兒輕矯絕。管教黔首一齊驚。

該報又稱聞法人拆牆第一日。廖楚材參戎率親兵在場彈壓。見有數十華民。圍繞數洋人。參戎恐其滋事。喝親兵解散之。該兵等遂以斬馬刀亂斫。

遍賑災黎心力殫。先生仁術萬人歡。劇憐梓里蚩蚩輩。應與哀鴻一例看。

嚴筱舫觀察。歷年辦理義賑。仁聲四播。茲者變起倉猝。傷斃多人。議者輒歸咎於官紳之不能先事防範。致罹此禍。觀察目擊情形。當亦惻然於心也。

避嫌桑梓屬私恩。晉接謙和禮數存。誰爲解紛盟息壤。薦賢借箸望軍門。

報稱南洋大臣委聶仲芳方伯。沈仲禮觀察。來滬籌辦。聞沈觀察以籍隸鄞邑。且係四明公所紳董。未便辦理此事。電稟南洋註銷委命。並荐素諳交涉深於法文之陳敬如軍門以代。并聞沈觀察與甬人會議時。與工人等並坐抗禮。其謙抑有足多者。

福星快靚折衝才。侃侃高談氣壯哉。是我使君原有舊。歡聲闐闐一齊開。

該報初二日寧人傳單載。聶方伯出示安民。理論四明公所事。所言甚爲得體。甬人知方伯力爭。公所地址。不致爲法人所有。歡聲雷動。各店鋪統於昨日一律開門。照常安業。按方伯前任上海道時。政聲卓著。故人之悅服尤深。

巡方一載早知名。未雨誰防憂患生。想是愛民心事重。故教半晌不開聲。

該報傳單又稱。聶方伯問上海道蔡觀察云。公在此辦理情形若何。觀察不能答。然觀察近日辦理此事。心力交瘁。當亦爲人所共諒也。

望君望歲繫人思。百葉軒窗去若馳。莫怪毀冠并裂冕。從來願覩漢官儀。

文匯報載。蔡道臺之華美馬車。因馬車行罷市。近數日亦不得乘用。又昨時務日報稱。蔡道臺在天后宮與聶方伯晤商後。將出門。寧人數千。聚集門外。見蔡道出。譁焉一聲。將道臺馬車頃刻打毀。按蔡觀察每至洋場。乘坐馬車之時居多。在觀察之意。蓋欲輕車減從。不欲重煩供張。而議者則謂不如由簿森嚴。得以尊其瞻視也。

見說朱家百里才。無端蜚語耳邊來。忍教民命丹書著。爲博層臺青眼開。

報稱有人見朱森庭明府。帶眼鏡搖扇。十口百舌。勸各幫人各開列一二姓名。揣其意。大約卽欲以此等人作爲爲首滋事之人。聞明府此事辦成。卽可得差委云。

輸幣權將續舊歡。枉教民命任摧殘。相逢狹巷人如草。血染黃沙不忍觀。

報稱風聞官場不視此次被戕人性命爲要緊之事。大約但以賠款了事。

執言仗義仰同寰。雅誼如雲集玉班。千古魯連香瓣在。漫云局外不相關。

初一日。李提摩太會同各教士。與中國駐滬著名耆相商調停之法。相持數日。而甬人迄未輕舉。雖由甬民深知大義。諸君實與有力焉。

二五 騷壇錦繡

相思賦 爲錢江文珠校書作

幸樓主人

木葉落兮寒江波。秋風起兮雁渡河。關山遠兮夢難越。恨綿綿兮空復多。盼迢迢之尺素。怨軋軋之鳴梭。期蹇脩兮紅葉。懷嬋娟兮烟蘿。羌獨立兮誰語。若有人兮山阿。悵相望兮不見。謂相思兮如何。溯夫歌扇追歡。舞筵行樂。杯把紅螺。舫停青雀。酌酒花茵。選詩蓮幕。絃管嘔呀。履舄交錯。名士青蓮。美人紅藥。綠鬢連蜷。朱顏綽約。花鞦步搖。香生鑿落。唱柘枝兮眉顰。舞楊柳兮腰削。描翠黛兮纖纖。飾紅妝兮灼灼。歌宛轉兮成文。語綢繆兮相謔。妾贈君兮蘼蕪。君遺妾兮杜若。期永矢兮弗諼。幸此生兮終託。方聚首兮笑言。忽分手兮寂寞。目遠送兮飛鴻。心長傷兮別鶴。嗟有恨兮誰知。惟相思兮蕭索。爾乃月下徘徊。花前徙倚。盼斷寒鴻。釣殘江鯉。病司馬於秋風。灑牽牛之淚雨。憶按節於紅牙。擬傳書於黃耳。覓佳夢於巫山。盼良緣於洛水。淚夜蠟兮將殘。心春蠶兮不死。情抑鬱兮難言。恨纏綿兮不已。妒名花兮合歡。感嘉木兮連理。對文禽兮心傷。羨淵魚兮目比。晝昏昏兮如醉。夜漫漫兮數起。恍魂飛兮天末。忽神遊兮江涘。彷彿遇兮伊人。依稀覩兮之子。是耶則非。悲焉忽喜。盼想徒然。吁嗟已矣。悲莫悲兮上河梁。怨復怨兮攀桃李。路迢迢

遙兮江水深。望美人兮隔千里。欲往從之苦阻修。空灑涕兮西風裏。向使紫玉有緣。綠珠成對。吹比翼之
簫。綰同心之佩。琴奏鸞皇。花開姊妹。豔傍口脂。春生眉黛。贈芍藥兮聯歡。倚芙蓉兮相愛。枕同夢兮鴛鴦。
梁雙棲兮玳瑁。望巫雲兮不隔。渡星漢兮無礙。指潛淵兮爲期。幸彩雲兮常在。願紫微兮相偃。誓紅豆兮
不采。期芳澤兮常親。老溫柔而無悔。舞迴風兮褊褊。歌遏雲兮慷慨。浴豆蔻兮房中。樹萱草兮堂北。竹葉
醕兮同傾。桃花雪兮共醜。笑匏瓜兮無匹。惜芳華兮不再。長與子兮偕滅。豈使我兮心痲。何期妾居水涸。
君隔巫陽。文迴織素。詩怨流黃。步瑤階之明月。踐玉砌之微霜。撫珠柱而悽惻。倚錦幕而虛涼。卜金釵而
空憶。裁紈扇而難忘。愁脈脈兮誰語。思萋萋兮獨傷。晝昏昏兮不暮。夜寂寂兮何長。蟲唧唧兮暗壁。燕勞
勞兮空梁。蹙損眉痕之黛。燒殘心字之香。漫履羅敷。逕誰窺宋玉牆。何似藏金屋。焉能貢玉堂。且休裂帛
傳鴻雁。擬待吹簫引鳳皇。亂曰。望美人兮向天涯。度高唐兮越若耶。木蘭舟兮芙蓉車。我所思兮船爲家。
今夕何夕兮星漢橫斜。我夢渡江兮涉雲霞。中有佳人兮豔如花。如怨如怒兮非卿也耶。

贈江鳳雲校書詩序

太憨生

紅薰妖杏。金迷紙豔之天。綠裊垂楊。黃暖笙清之地。玉樓人醉有酒。皆香珠屋。嬌藏無花不韻。婷婷嬈嬈。
大都碧玉丰姿。好好娟娟。盡是青娥麗質。春風一曲。劉刺史吳苑之遊。明月二分。杜司勳揚州之夢。凡逢

勝地。最繫情懷。但歷歡場。便思身世。溯浮蹤於滬北。贏得愁名。主講席於湘南。又逢佳遇。此所以心懷有美。詩託無題者也。則有鳳雲校書者。繡閣名姝。紅樓妙選。芙蓉鮮豔。翦遠水以明眸。蘭蕙芳華。薰濃香而膩骨。慧心濡墨。字妙簪花。逸志耽吟。詩堪詠絮。本是瑤臺仙子。誤謫風塵。豈知璇闥才人。偏遭霜雪。歎梅萼其早世。怨母氏以不良。嚮入烟花。生小何堪磨折。學成歌舞。老大徒切悲傷。流水韶華。已過番風廿四。渴雲妙曲。獨冠春色三千。昔張豔幟於清淮。名原第一。今建香巢於古滌。譽擅無雙。僕則一面有緣。兩心相印。話塵茵兮飄泊。卿自工愁。悵風絮兮流離。臣原好色。記得去年今日。曾遇雲英。那堪異域他鄉。重逢柳氏。洵仙緣之未了。故人面之依然。遂乃午夜徵歌。丁簾翦燭。喜鶯鶯之猶在。未免有情。歎燕燕以歸來。似曾相識。然而光陰易老。歲月閒催。潘安仁已到中年。白太傅空憐商婦。黃金力薄。難求如意之花。紅豆心酸。總是相思之草。所望情天缺陷。早呼靈鵲。直橋莫教恨海浮沉。竟效冤禽銜石。念知心而難得。賦長律以寫懷。脫草未工。聊爲錦瑟華年之詠。願花常好。請唱旗亭畫壁之詞。

跋海上花列傳

拈花室主

花也憐儂。著海上花列傳一書。以夢起。以夢結。感慨深情。流露言外。不善閱者。每以嫖經目之。真是隔靴搔癢。余最喜稗官小說。客歲道出申江。於友人案頭見此書。借回寓所。竟日閱畢。覺洋場人品。花也憐儂。

爲之鑄鼎象形。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海上畫狐。常推此老。不特作溫柔鄉。花烟隊中。暮鼓晨鐘已也。雖然。是書之作。亦既有年。以昔所云。證以今之所見。每况愈下。幾若青樓惡習。亦隨世運爲轉移。蓋昔之妍戲子者。尙不經見。近日則狐綏鵠合。借此以顯時髦。猶恐穢蹟不彰。且與之並坐馬車。招搖過市。並有於酒闌燈燭。許執鞭賤役。送客留髡。致使揚州杜牧。江州司馬。徵歌選色。意興頹唐。寧邀薄倖之名。不作沾泥之絮。縱庸中佼佼。自有其人。第恐鄧氏銅山。有時易姓。阿嬌金屋。未必終藏。覆轍前車。昭人耳目。昨過畫萱室主。痛談此事。相與太息。室主近有花史之作。余告以筆政稍閒。可續花列傳。僕當助君一臂。聊藉楮墨。以當鈴鐸。室主首肯。從此板橋雜記。竟得替人畫舫叢談。豈無後勁。爰書卷末。以券將來。

過秦樓 秦淮春泛

失名

莫錯過他江南風景。算又暮春將半。橋鏡賣酒。水閣題箋。十里杏花開滿。便有畫漿雙雙。搖動春波。六朝人演。只臺城柳色。烟籠依舊。向人低綰。還怕說。慘澹笙歌。漂零金粉。昔日玉容都損。烏衣巷口。朱雀橋邊。一帶夕陽紅亂。爲問今宵。甚來桃葉桃根。何人作伴。後庭花。也不唱。也多亡國恨。

奪錦標 雜揚覽古

同上

嗚咽寒潮。淒涼晚雨。作盡客愁無數。憶昔青樓尋夢。荳蔻春初。最多情緒。恨重來杜牧。只明月。今宵如故。

也吹簫廿四橋邊。不見玉人何處。曾向亭皋遠顧。草綠無城。望不到隋隄樹。怕覩玉鈞斜畔。宮塚紫雲。冷風天暮。聽悲哀水調。怪行幸江都人去。孰知歌吹竹西邊。便是那揚州路。

浣溪紗詞八闋

雲水散人

韶光過隙。自覺蹉跎。逆旅逢春。倍增蕭索。落燈風緊。殘夢有痕。賭酒情疎。綺懷無賴。何況可人相隔。咫尺難通。知己云亡。人琴俱杳。茗華未刻。誰知價值連城。荷葉已殘。無復光生遠浦。彩翼有雙飛之羨。愁鎖丹山。白頭虛交頸之緣。悲深綠水。微茫夢影。常繞梨花。淺淡眉峯。難描螺子。波瀾不起。非同蜃氣之樓臺。形影相親。不藉魚膏之光燄。騷客每多根觸。腸斷天涯。詞人善寫羈愁。身棲海角。翠箋欲寄。逗春思於雲母屏風。牙板輕敲。譜新聲兮水仙環佩。

刻意憐才世所難。瑤琴一曲不輕彈。知音卻喜在人間。玉骨都因愁裏瘦。芳容除是夢中看。素書珍重寄青鸞。(懷玉)

自此生涯類斷蓬。惜花知己更難逢。牡丹開作斷腸紅。潭水深情嗟已逝。塵途痛哭恨何窮。綈袍猶在故箱中。(悲鏡)

百折千磨事幾乖。竟完香誓守荆釵。相思刻骨肯成灰。紅豆碧雲遲暮感。綠波青草別離懷。貽妻未嫁

已堪哀（嘆風）

燭暗堂深尙強留。朝來倦起懶梳頭。早諳甘苦早工愁。

情到憐儂寧避怨。語逢貼己轉含羞。雙棲有分

向伊不（訊鴛）

嫋嫋身材淡淡妝。墨綾半臂素羅裳。重臺鞋子暗藏香。

略露芳心噴薄倖。故拋嬌眼惹思量。教人怎不

九迴腸（憶雲）

攏鬢修眉別有姿。輕顰淺笑總相宜。嚶嚶絮語泥人癡。

秋水蒹葭思媚子。春風桃李屬賢師。巷深門迥

立多時（思黛）

玉瘦花寒未報春。一枝冷落伴黃昏。不銷魂處也銷魂。

國色須防招妒忌。香詞勉與致溫存。有誰知我

舊愁根（望海）

鞞袖垂肩別樣愁。眼盈盈更髮毵毵。十三情韵已嬌酣。

學舞乍驚鴻綽約。通辭絕妙燕呢喃。離多會少

我何堪（賞燈）

行香子

鶯燕風流。寫到綢繆。怎相思添上眉頭。香薰舞袖。酒歇歌樓。記夢中歡。暗中笑。醉中羞。

十年恨事。薄倖

崔季雲

揚州。奈巫雲楚雨都收。玻璃魄脆。楊柳腰柔。恐惹人憐。惹人妬。惹人愁。

海上酒樓題壁

同上

攜得青天月。來登海上樓。灑將南國淚。并入大江流。藉此一尊酒。狂澆萬古愁。休談不平事。含笑看吳鉤。

歸家

同上

人道歸家好。家貧不易歸。到門心轉怯。見客語多違。大地生何用。風塵淚一揮。儀秦舌猶在。分付莫啼饑。

贈卜屏之

同上

相逢疑夢復疑真。舊雨無多感慨新。高論千秋推我輩。讀書萬卷合長貧。十年海內交奇士。半是天涯失意人。樽酒西風惜離別。斷雲孤雁下江濱。

弔趙姬墓文并序

失名

趙姬者。明太末郡太守某之小君也。工管絃。善詞翰。太守甚嬖之。攜之任所。數月病瘵。旋怛化於官舍。年甫十六。太守痛悼無已。乃爲營窀夕於郡西之鹿鳴山。且購墓田以祀之。今其埋香之所。題詠甚多。余偶過其前。徘徊憑弔。念姬韶顏穉齒。乃不永年若此。雖玉環羅襪。已化飛灰。絳雪靈丹。難甦玉貌。然撫今思昔。固有不能已於言者。乃爲文以弔之。其詞曰。

于嗟乎趙姬。胡爲乎韶年麗質而委蛻於茲。使死者而有知。能無自慨薄命之如斯。于嗟乎趙姬。吾想夫深林月黑。露冷風淒。颺啼鴉叫。觸耳成悲。寧不念華堂金屋。錦衾角枕之樂。而沈瀾哽噎以歎歎。于嗟乎趙姬。自古香埋玉瘞。而湮沒弗彰者。何地無之。吾獨不解夫過斯邱者。曷爲其皆悲涼悽愴。而把筆留題。則豈姬之流風餘韻。越千百載而猶足以繫文人學士之懷思。抑豈自傷其名之不立。而欲以登臨憑弔者。附美人黃土以長垂。于嗟乎趙姬。昔之逝者。亦豈無鐫功華表。而紀績豐碑。固不聞過其地者。悉爲之對景而咨嗟。吾以是知人生之有幸與不幸。卽吾他日後姬而沒。亦孰非草鬱鬱而塚纍纍。夫又孰是過吾墓而惻然有感。而又能若是之感慟而淋漓。于嗟乎趙姬。

菩薩蠻 閨曉

白雲詞人

捧心愁對菱花鏡。黃花瘦骨逢秋病。枉自損嬌姿。知他思未思。朝朝聞喜鵲。慣是將人謔。莫說報佳音。頻將妾夢驚。

長相思 閨夜

同上

一更更。一聲聲。影兒伴我太淒清。燈兒又不明。意中人。夢中情人兒。何處證三生。夢兒又不成。

豔情

梅庵

勞燕無端又別離。瑣窗風雨斷腸時。淒淒淚點憐雙落。種種幽歡訂後期。漫學雙文成決絕。仍教兩地寄相思。臨歧小照卿遺我。尙有啼痕損玉姿。登樓目斷滬江潯。爲賦閒情淚滿襟。黃鵠縱成長別恨。文鴛終冀再來心。新詩沈痛難重讀。舊夢荒唐儻許尋。一夜西風淒惻處。可憐青鬢已霜侵。

星洲紀遇詩 新嘉坡別名星洲

菽園居士

星洲三度證芳因。乍見雲英掌上身。回首劇憐舊遊地。相思今又種斯人。畫屏開處競招邀。第一溫柔恰稱嬌。欲待日成前復卻。相逢記是可憐宵。自把紅箋署小名。珊珊初試禁腰輕。當筵杜牧狂言慣。博得微嗔已解情。汝乘油壁我青驄。不信勞西燕自東。看遍紅橋花十里。忽忽陌上又相逢。一飲從教倒百釀。潮醺勞汝太惺惺。當筵獨背人前立。脂潤茶香與解醒。脈脈情懷各種愁。酒邊琴罷幾勾留。天街苦記深秋夕。共倚危闌看女牛。且向裙邊放彩毫。洛神詞賦豔江臯。爲憐雙贈明珠後。從此情根縛得牢。詩場跋扈又歌場。顛倒紅裙莫笑狂。官斷清宵天不曉。金錢百萬鎮尋常。名園載酒記相過。聽雨良宵軟語多。妮我十香詞製就。悄無人處教兒歌。窄袖蠻姬列座稠。玉人扶醉倚危樓。分明已占花魁號。又代狂郎選狀頭。宵深我未釋丹鉛。汝獨依依筆架邊。閒挽青絲拖肘後。卻疑小史正芳年。有時坐月愛宵涼。伴我遲回卸晚妝。玉臂卻緣秋露冷。添衣親啓女兒箱。眞眞多謝美人貽。畫處難工我

尙疑偏是相思描得出。一般清瘦覺難支。客中佳節倍無聊。解事勞伊置酒邀。誰信團圓好明月。照人不寐更通宵。落拓狂名已十年。久傷多病擱吟箋。竟從香國催詩債。娘子能軍自可憐。絲竹分攜日看山。同車競識渥丹顏。自將眉黛偷新樣。豔煞園名亦翠環。齊紈皎潔仿班姬。製就團圓復買絲。繡得狂郎真面目。要郎補上自家詩。南徽秋深不覺秋。宵來待月共西樓。輕盈小扇分攜去。我愛團圓汝聚頭。休文善病瘦腰生。半爲愁多半爲情。愛汝撫摩能卻疾。榻來孤館伴淒清。羞隨姘女數錢去。不遜丁娘十索來。惟有詩魔纏不了。日磨新墨教郎裁。宴罷歸來月已斜。門前猶認馬纓花。不勞英武庭中喚。雅髻雛鬟解煮茶。流蘇斗帳隔層雲。遮莫歸遲醉眼醺。知我欲眠爲我起。枕衾重與把香熏。相衣百結貼溫柔。替解金詞意尙羞。胸際劇憐當菽發。親聞蕪澤到鷄頭。朝來悄起向文奩。見汝梳頭露指尖。絕似當年張一妹。獨憐海外失虬髯。珊瑚響屐愛圓膚。稱體衣裳試絳襦。一片輕明遮不住。華清出浴此新圖。秋葵開似牡丹春。爲愛花光向午勻。闌外試從闌內望。一般出落得精神。芳心自警卿應妬。豔福難勝我尙疑。捧硯添香渾箇事。些些情性最憐伊。記詢芳紀破瓜餘。臉際緋紅擬灼蕖。笑指當頭好明月。團圓乍減一分初。

哭輓天南逐叟

李貽仙

弢園小築未經年。一夕音容隔九泉。生有異才偏遁世。死多善果定歸天。衣冠寫意今名士。詩酒陶情古哲賢。策馬紅欄橋畔過。不堪涕淚灑漣漣。十年滬上聚萍蹤。景略才雄世罕逢。月地呼觴清漏永。花天擊鼓綺懷濃。文章兩漢追司馬。王佐千秋失臥龍。願展輞川圖一幅。風流大雅溯眞容。

余自二十五歲後改號繭人去歲復易繭作趺音本同也乃近日友人每書爲研口占二十八字辨之

吳趺人

姓字從來自有眞。不曾頑石證前身。古端經手無多日。底事頻呼作研人。

百字令憶舊

花歡喜室主

客蹤縹緲。被天風吹做海天萍絮。驀地消除湖海氣。來聽琵琶弦語。舊夢瀟湘。新名京兆。（黛玉玉楣）
上座分龍虎。蘭卿健者。同時并建旗鼓。（小寶）
偏我舊雨纏綿。小山叢桂。別有留人處。（小桂林）
鳳泊鸞漂。經歲別。各自天涯辛苦。偃袖才溫。題裙未徧。別酒忽忽注。此情悵觸。歸來說與樊素。

菩薩蠻無題

失名

玉樓人去無消息。胭脂雨浸紅襟溼。風夢不重圓。東風燕子天。杏花特地落。點點飛香閣。門外曉鶯啼。長隄望欲迷。春風吹折枝頭玉。花神夜向東皇哭。訴盡幾多愁。垂楊拂畫樓。小闌池水皺。雨打梨花

瘦。莫作負情儂。相思寄落紅。○含嬌笑。翦宜春字。翦刀不翦橫波水。百疊繡羅裙。無風也斷魂。晚粧簾
下見。紅暈桃花面。十五小年華。珠娘未破瓜。○一簾春影花魂臥。杜鵑報道樓臺鎖。枉自費思量。知他待
阮郎。殘紅都不管。便覺東風嬾。芳草美人情。萋萋夕照明。○葡萄紅滿珊瑚架。今宵紫杏初偷嫁。何處
夢魂纏。遊絲一縷牽。錦衾愁獨擁。怕惹春心動。閒坐繡鴛鴦。花開夜合香。○楊花飄泊雖輕薄。解因輕
蕩穿羅幙。深巷燕雙雙。斜陽語畫梁。無情窗外月。照徹銀屏白。寒夜怨何癡。十年尙未歸。○從來薄倖
留難住。何須抵死催人去。未到夕陽時。門前驄馬嘶。醉彈相別淚。枕帶餘香睡。莫唱定風波。新愁懊惱
歌。○雕欄雙立私言罷。輕輕且把珠簾下。鏡底坐吹笙。呼鬢送晚羹。定情詩未了。寫上烏絲稿。人在郵
邊居。哥哥喚鷓鴣。

浣溪紗 無題

失名

腸斷江南窈窕娘。紅燈畫舫槳雙雙。舞衣今已疊空箱。秋色惱人眠水閣。雁聲隨月下西廊。玉樓人去
菊花黃。○惆悵巫山一段雲。凌波羅襪夢無痕。思量何處喚真真。流水落花留恨事。人間天上種情根。
夜涼記解研羅裙。

接家書知內子病感賦

鑄錯生

天涯王粲尙劉依。展讀家書淚欲揮。解得閨中緣底病。料應盼念遠人歸。可憐貧賤夫妻恨。曾短離長又一年。畢竟輸他天上月。那能一月一團圓。爲卿稽首蓮臺下。度厄惟求大士靈。旅館夜深眠不得。高燒紅燭誦心經。（末語用成句）

謁月下老人

寄蟬樓主

非神非佛亦非仙。游戲瓊樓玉宇邊。七寶輪修無限月。三生石補有情天。人生好合知何日。此老長生定幾年。癡絕朱絲繩一縷。干渠何事太纏綿。我有因緣仗玉成。今生無望望來生。願修舉案齊眉福。暫報傾城一顧情。便不作夫甘作婦。還應憐我勝憐卿。碧紗窗下無人處。私語煩翁聽得清。效顰擬欲斧柯偷。長爲先生作蹇脩。豈可仙家無眷屬。若添老伴更風流。替他男女恩聊答。購到嫦娥笑不休。願望藍橋頭白嫗。一龕香火共千秋。

沐浴

玉通生

細人悅美衣。君子尙沐浴。沐浴去身垢。美衣眩人目。徇物豈經極。尊身自結束。古訓有遺言。區區鑒幽谷。大道有根底。人心無定姿。朝爲桂李樹。暮爲荆棘皮。紛華麗方寸。倏已從風馳。結念盤石下。萬古屹不移。君子守厥貞。壬人遂其私。性者心所天。情者心之春。性情一以至。感激泣鬼神。孤雲起懷抱。流采何

續紛。至文根至性。情摯文迺真。何爲正變風。言論徒詭詭。

花月痕題詞

一得山房

誰把生花筆一枝。替人兒女寫相思。淚因知己多成血。病到無名總爲癡。牽盡情絲難續命。磨殘詩骨肯趨時。何堪回首江南路。夜夜春風泣子規。客裏看花興寂寥。惱人况復可憐宵。拚將一死酬知己。恨少千金贖阿嬌。無力楊枝空懣悔。隨緣萍梗任飄搖。傷心噩夢如相訴。惆悵新秋落葉蕭。潦倒天涯百感滋。青衫紅袖兩淒其。屋梁落月今宵夢。門巷秋風往事悲。買得淚痕詩作價。種成癡病藥難醫。慈雲一片西方遠。那識人間恨別離。牙旗大纛照神州。兒女英雄共白頭。知我加卿甘作妾。望夫此去早封侯。聘錢有約償牛女。夾袋憐才識馬周。聽到凱歌西唱日。離鸞又爲故人愁。休題酒榭與歌場。掩卷思量意轉傷。才不投時嗟已晚。花緣過豔命難長。懷人乍醒三更夢。繡佛虛酬一瓣香。同是風流同作客。此中成敗太淒涼。

雞無悲

海上悲秋客

雞無悲。雞無悲。爲汝娶婦如前雌。人生恩義重山嶽。安用彼美易吾故。雌。東方未明星爛爛。登壇一叫天下旦。牆頭霜重風颼颼。雙棲不異瓊樹枝。肅肅我羽悄悄予。悲白日在天。其光不墮。願得常相娛。死生無

別離。喔喔鳴。不得常相娛。死生長別離。安用彼美易吾故雌。

蝶戀花 寄張可青

崔寄書

乍見東風飛柳絮。倏忽駒光。又見風驅暑。倚遍闌干渾不語。蓮花淚滾胭脂雨。長短亭邊郎去處。亭外青山。黯黯雲迷樹。爛景年華能幾許。朱顏知否留難住。

詠燕

吟秋主人

惆悵風前獨自歸。舊巢尋覓是耶非。落花無語沾香土。芳草多情戀夕暉。盡日呢喃春寂寂。一生消瘦影依依。縱教志可排鴻鵠。終傍人家簷下飛。

菩薩蠻 咏山中雜花

中冷亭長

海棠 貼腮睡足羞紅暈。綠雲淺襯三分鬢。髣髴是桃花。桃花輕薄些。卿卿真醉矣。媚過楊妃子。試誦標梅詩。問卿知不知。○睡香 薰籠春盎溫雲錦。雪花瑞繞匡山頂。帶著一絲黃。丁香亦甲香。夢痕吹不去。生就風流樹。莫話紫風流。江南一種愁。○海紅 天仙飛下朱霞豔。翠翹低壓珊瑚珠。顫蠟炬。擬春燒。棠粧未許嬌。黃金應鑄屋。小字呼紅玉。羯鼓一聲催。蘄王夢已非。○玉茗 翠屏悄倚人如玉。檀心一點春風觸。懊惱曼陀羅。相如渴奈何。只求卿耐久。儂也拚卿守。花好月仍圓。多應素姊憐。

菩薩蠻二闋 清明日郊行紀事

單梨雲

桃妍李媚春如繡。踏青合向郊原走。沿路紙鷲風。熏來面欲紅。游人遙覩處。上塚誰家女。席地作悲啼。紙灰成蝶飛。○方塘曲岸鄉村路。修篁交映誰家戶。隄柳也妝嬌。臨風舞細腰。黃金堆陌上。點綴韶華樣。社鼓鬧喧闐。江南酒熟天。

近事

寄園居士

十年書劍悔長征。浪說成名恨轉生。客裏情懷風裏絮。一般撩舞不分明。桂府樓臺疊錦茵。天風燕動捲簾人。如來金粟圓通相。料得前身是後身。採藥曾逢萼綠華。蓬萊春鎖七香車。情苗覓盡人間種。兩度曇雲活現花。漫拈湘管嬾調箏。怕聽冥鴻去後聲。領下明珠零落盡。願依法善悟前生。

枯坐

侶唐

枯坐客愁集。凝情鄉思重。寒飛孤閣雨。春渡暮江鐘。已敗遊山興。頻教著履慵。何時一樽酒。獨上最高峯。

京邸贈雛伶韻芳

吳挹珊

相見共無語。嬌憨奈爾何。風塵易淪落。身世恐蹉跎。琴韻鍾期杳。蘭芳屈子多。當筵歌一曲。心事託微波。

鬢雲鬆令

季雲

客支單。人影俏。越是天涯。越是秋來早。雨雨風風增懊惱。越是黃昏。越是蟲聲鬧。別情濃。歸夢渺。越是思鄉。越是鄉書少。一幅疎簾寒料峭。越是淒涼。越是殘燈了。

題詹紫蕖新撰海上名花列傳四絕句

倉山舊主袁祖志

海上名花海樣多。評紅論白任搜羅。輸君字字求真實。裹不從虛貶不苛。風塵飄泊劇堪憐。就裏媼妍亦浪傳。賴有生花一枝筆。工摹好好與娟娟。萬戶千門豔幟張。嬌紅姹紫鬥新妝。目迷五色渾難解。好把瑤編子細詳。展卷幾疑紙亦香。柔鄉原不啻仙鄉。何須徧訪章臺跡。讀此尤教引興長。

題李船仙平江草堂圖

倉山舊主
時年七十有二

前身合是李青蓮。把酒吟詩樂性天。更抱高懷邁流俗。甘將簪笏易林泉。菟裘卜向平江築。水軟山溫景物清。寫入丹青供展玩。益張酒興鼓詩情。

醉花陰 書悶

翦紅詞人

春來惜惹懶懶病。瘦入楊花影。夢裏怯輕寒。除卻銀缸。沒箇人兒省。葳蕤深鎖紅窗靜。燕子香樓並。小語話呢喃。似怨歸期。怎不商量準。

浣溪沙

同上

簾影寒搖一桁波。春衫檢點卸輕羅。棟花風雨晚來多。半掬文無猜贈未。盈齋藍綠奈愁何。碧城十二隔繩河。

二六 畫苑琳瑯

江山萬代圖

古人之畫。宋元本不可多得。至有明一代。唐沈文仇四家。幾於婦稚咸知。至清朝則咸稱四王。吳惲收藏家。不吝重價。得其寸縑尺幅。輒相寶貴。歷代帝王之善畫者。宋宣和鷹。盡人知之矣。明宣德畫虎。曾見其遺本。然不可多得。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御書。均卓絕今古。純廟御筆題詠。江南尤多。然御畫則迄未之見。卽御製詩文全集。及當時諸臣記載。亦均未之及。清季有蜀客某持乾隆御畫一幅求售。畫係高臺臨江。對面風帆沙鳥。歷歷可數。題以江山萬代四字。中鈐乾隆御筆之寶。索價千金。後不知爲何人購得也。

論畫理

宋宣和中。以畫試士。理勝者爲上。法勝者次之。筆勝者次之。蓋理法筆三者必一一兼到。方可謂之佳構。而理之一字。其義甚微。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不易言也。卽相傳古時名畫。如萬綠叢中紅一點。題有一人

畫一蒼松。陰翳中映出一輪紅日。評者謂其氣象廣闊。爲第一。又一人畫脩竹千竿。一鶴飛翔其間。評者謂其有瀟灑出塵之致。爲第二。又一人畫桑田十畝。一女子倚胡梯而採桑。微露弓鞋一隻。紅纈可掬。又一人畫日暮倚脩竹之圖。美人手抵香脣。櫻桃紅綻。無限意態。含而不露。評者謂二人所畫意味雖佳。而近於佻巧。不如紅日與鶴之大雅也。而不知相題立意。須將上下文一一貫通。方可着筆。萬綠叢中紅一點。其下句云動人春色不須多。既云動人春色。如不在美人身上着想。則此四字從何顯出。至紅日與鶴。有何春色。有何動人之處。真索解人而不得矣。以余觀之。當以採桑倚竹者爲上乘。紅日與鶴。在文不對題之列。質之古人。未識以爲然否。噫。理之一字。其難如是。夫理可虛可實。在有形無形之間。令人尋味。方爲至理。倘膠柱鼓瑟。則不可與言矣。余曾見俗工作雙柑斗酒聽黃鸝圖。畫綠柳陰中。一客獨坐。置酒一斗。黃柑二枚。不覺失笑。柑酒榼也。非黃柑之柑。試思聽鸝之時。必在春二三月。黃柑乃冬令之果。何得相蒙。且黃柑豈可爲下酒物乎。凡人作畫。必先明理。推而至於一切事。何在不以理字爲重哉。旅窗岑寂。適有客以絹素求畫者。談論及此。因泚筆書之。

王韜碎錦集序

王紫鈔先生風流文采。照耀一時。生平著作等身。大半已鐫版行世。清光緒丙申冬間。捐館上海。歿之前。

曾爲朱君少雲作碎錦集序一篇。殆絕筆也。此篇爲先生文集中所未收。特爲著錄。願與愛先生文者共寶之。序文云。夫天下之啟人聰明。增人見識者。莫如畫也。一枝妙筆。百態俱呈。精之足以餬口。一生傳之。足以遠貽百世。是以嗜古之士。多欲聚古今名人畫稿。以資涉覽。務博取精。各視其性之所尙。然藏畫而不能作畫。則與不藏同。作畫而不能取法古人。則與不畫同。蓋收藏畫跡。至今日而愈難。上起宋元。下自國初。以至今日。千百年來。得畫名者。亦不知凡幾。而名家手筆。至今日稀如珍寶。羣歎爲絕無僅有矣。蓋自遭兵燹後。旣與瓦礫同棄一空。而好古者不知尺幅之可貴。往往各自矜奇。苟有所得。視爲連城之璧。不容輕以示人。至後起人才寥寥。雖如滬上羣英畢集。大都皆求之於皮相間。依樣葫蘆。旣不知所宗派。遑論荆關董巨。黃王倪吳矣。欲求其深入堂奧。卓卓可傳者。此中殆亦不多屈指。所以抱斯癖者。終嘆爲缺陷事也。甬東桃椎仙史朱君少雲。風雅士也。意氣豁達。操履潔清。擅鄭虔之三絕。凜楊震之四知。生平酷嗜書畫。偶有所見。必多方徵求。什襲珍藏。一若非此無可以賞心悅目者。而此外更無營求。久之遂成一集。盈筐累篋。幾如棋布星羅。遂區別其流派。評隲其高下。鑒察其用意。用筆採輯旣成。持以請定於余。余於此道實是門外。何敢妄爲品評。况入秋以來。咳病日劇。每至徹夜不寐。一燈耿壁。萬籟俱寂。乃於藥爐茶竈旁。稍稍繙閱。覺人物之奕奕有神。花鳥之栩栩欲活。以及山水之景致清幽。樹木清邃。如入山陰。

道上。目不暇給。五光十色。足以心曠神怡。病魔爲畫仙逐去。厥疾霍然。不禁喜起。蓋此集實蘊芥子園珍。藝齋諸畫譜之上。誠洋洋大觀也。昔戴文節少時見一物之微。必日相問難。細加參考。所以負書畫盛名。而成古今一大名家也。今朱君之愛畫。集數百名人手筆。彙爲一譜。名曰碎錦集。殆可與諸家後先媲美。並駕齊驅矣。爰贅數語。以誌欽佩云爾。丙申秋天南遜叟王韜拜序。

畫醫記

湘中楊某。美儀容。有玉樹臨風之目。妻張氏。豔而妒。楊謹守繩墨。跬步不離繡閣。楊有別墅。庭前海棠數株。每當含苞未吐之際。隱度其兩鬢插戴處。往向枝頭芟剪。及花反折歸助妝。長短疎密適合。張嘗執花昵楊郎而笑曰。此解語花也。勞卿手折。益斌媚矣。由是封海棠曰花卿。而戲呼楊曰掌花御史。後楊以病瘠死。張哭之哀。一日過別墅。適海棠盛開。張憑闌凝睇。觸緒縈懷。忽忽若迷。歸而病殆。張有族弟文慧。善繪事。聞之曰。此心病也。吾當以心藥醫之。遂寫海棠數十本。貌楊生科頭其下。旁繪妖姬五六人。有拈花者。有嗅花者。有執花於手乞楊生代爲插鬢者。有狎坐膝頭戲以花瓣擲生面者。畫畢。竟詣床前。詢姊近狀。張流涕不言。文慧曰。昔姊丈在時。曾浼弟畫行樂圖一卷。恐姊見瞋。久留弟處。今已埋骨泉下。諒姊見原。特歸趙璧。因出圖授張。張諦視久之。而忽發瀕曰。薄倖郎有是事耶。文慧曰。姊誤矣。男兒離繡幃三尺。

便當跳入雲霄。是非梁伯鸞誰能誠守眉案。况已往不咎。聽之可也。張憤然作色曰。若是則死猶晚耳。吾何惜焉。文慧佯勸而退。由是心疾漸解。不旬日霍然竟愈。取其圖投之於火。并督家人各持斧鉞前往別墅。薙伐去海棠之樹。

太瘦生曰。此袁倩醫鄱陽王妃故智也。哀思乍平。妬心又起。海棠之伐。與阮宣婦砍桃何異。劉孝標之三同。王文穆之四畏。吾知泉下人猶爲膽落。

榮爵碎錦集贊

碎錦集者。翁山朱君少雲之所作也。君工繪事。尤深得吳道子仇十洲陳老蓮之法。旅居海上。近二十年。戊戌長夏。創設消閒畫社。執羣英之牛耳。博癡趣於虎頭。號召名流。主張壇坫。一時丹漆良工。白描好手。勝擬西園之集。競誇北宋之宗。簪盍所之。圖詠斯作。君乃發其生平所藏名畫。以及近時哲匠之作。甄錄精華。輯成幀冊。萃古今之佳構。極畫院之大觀。舉凡山水花草人物亭臺。與夫六法之綜錯無方。四時之運化神妙。莫不剖析元黃。廣爲別白。清機獨鬱。積久成章。探諸白傅之陶瓶。靡遺寸楮。發諸永寧之垣宇。盡摘叢縑。璞既剖而光燭。雲采鄰鮠之片玉。沙屢淘而屑霏。地稱安石之碎金。可謂蓬走百家。於焉月旦千載。蕭思話琴尊之賞。羣雅輔其性靈。宗少文臥游之圖。萬景融其神趣。其取名於錦也。編珠極以縷囊。

綴明璫而緝繡。其取義於碎也。五枘製水田之義。百和釀山蜂之蜜。則且鑄鸞鳳而爲體。濯雲漢而爲章。噓芝蘭之馨以爲經。絢煙霞之氣以爲緯。必使爛然可鑒。斐然成文。宏卿雲黼黻之才。侔機岳丹青之韻。生面開而將軍卻。造化窮而人力恢。天孫廢神巧之功。美人失熨貼之技。然後盡薛針之三絕。囊羲文於一爻。此君之志也。夫以君善結交游。挖揚騷雅。詞旣工於組織。富惟蓄以緹緗。明月映襟。不假魚而浣垢。臨風舒藻。能造鳳而爲樓。兼茲繪畫之宗工。豈學官坊之時樣。良以嗜存翰墨。聊聯文字之緣。法無古今。必有筌蹄之悟。使等諸空花過眼。何以取證前師。任彼斷簡腐豪。何以貽徵來軫。迹所留卽神所契。無以存其迹而迹湮。舊者佚而新者乘。不爲采其新而新阨。經營心苦。故宜珍重其名。玩索手中。長使光昌其業。用示兜羅之緝。可供辟寒之緝。讀之而抽秘。聘妍技。窺張黑。得之而尋思。引緒製謝女紅。炳矣煥矣。其事偉矣。爰爲分別大端。而繫之以贊。

崑崙孕育五嶽圖形。璇源方折。玉輝縹馨。渡瀾迴紫。蜿蜒排青。尺幅千里。天機峙淳。南宗北宗。朗然列屏。捫之若卽。神者通靈。右山水贊。

與花傳神。神光拂拭。正午牡丹。日影可測。雪裏芭蕉。心手相得。所南畫蘭。融化水墨。徐熙之桃。滿堂春色。元機超超。天工組織。右花木贊。

畫馬相骨。畫龍點睛。御鷹神駿。陣雁縱橫。飛鳴天邊。機致風生。水石渲染。臺沼經營。蝸薛紅篆。鳧藻綠呈。權茲文采。取類分明。右禽鳥贊。

池塘幽夢。濠濮靜觀。離離小圃。悠悠釣竿。豆棚瓜架。蘋風蓼灘。吟秋俟響。陟冰寫寒。晒粉花午。貫柳文殘。粲然各得。麗界闌干。右蟲魚贊。

謹髮易貌。儀態萬方。神傳阿堵。毫添頰旁。莊巾老帶。飄飄欲揚。放翁團扇。鬚眉畢張。右擁圖史。左挈壺觴。廬山真面。此焉端詳。右人物贊。

崔徽畫本。藐姑仙人。佩貽鄭甫。頰怒洛神。釵飛劍動。淺笑輕顰。楚宮腰細。唐裝黛新。亦有時妝。翩然出塵。凝睇若接。駘盪生春。右士女贊。

棐几明牕。藥鐺茶竈。纖小安排。一塵不到。酒榼棋枰。隱囊紗帽。右有左宜。來跋往報。簾待燕歸。簷聽鶴噪。揣色侔聲。各臻其奧。右補景贊。

天地在抱。造化爲師。牢籠萬有。斑管一枝。補綴桐軫。擇摛李詩。三昧參悟。千秋可思。嗜好所託。神於顧畫。探此古錦。詞媿色絲。右總贊。

歲朝清供

畫家隨時揮灑四季景象。信筆繪成。雖小技。亦藝林一樂事也。新年所掛者。則爲歲朝圖。花卉家則畫蠟梅水仙天竹子等。謂之歲朝清供。人物家畫老少團聚狀。則直題之爲歲朝圖。嘗見某家中堂高懸此畫。上繪男女二人。并孩童數。神氣奕奕。筆墨精妙。及視其標題。則竟書曰歲朝清供。噫。此標題之誤。畫家不可不慎也。

童悅畫山水說

畫有六法。山水居其長。善畫者臨之。著墨於先。設色於後。倏忽而成。煙霞萬狀。意匠經營。勝於真境。亭閣樓臺。不能互易其位。漁樵隱逸。皆具自得之致。設移其法。以乘國鈞。豈非經天緯地之才。使一夫不失其所之賢宰相乎。蓋其位置山河。經營宇宙。既思慮之能周。而搜羅隱逸。懷念蒼生。亦情衷之兼到。觀名手作畫。起筆落筆。井然秩然。無勉強牽率之態。有綽然有餘之致。不善者則異是。佈局乖張。既章法之不稱。濃淡不宜。更黑白之混淆。胸少成竹。筆無趣味。楮墨縱橫。縑素狼藉。此何異庸碌之宰相。既無房謀杜斷之才。以自顯。復缺拔奇薦賢之事。以自代。道路側目。則不知大方貽笑。則不顧彼尙尸位稱能。日度一日。昂昂然向人曰。我乃百僚之長也。伊誰及我哉。噫。世上何必有此丹青。以污我白壁雕牆。高堂精室哉。噫。世上何必有此宰相。以出掌封圻。入參樞密也哉。

羅郁愛樓畫稿序

畫乃無聲之詩也。古人儘有文章燕許，事業蕭曹，而俱不傳，而獨傳其丹青一藝之微，顧此畫事亦豈不重哉。王右丞非無他長，而今但云其詩中有畫，易彼而觀，此詩畫原無二致也。甬上童君悅，號愛樓，好爲詩文，旁及畫事，而其畫亦從詩文中來，因此經營邱壑，黼黻乾坤，足濟詩文之美。目今海上畫家，如胡公壽、任伯年、張子祥輩，皆歸道山，此事冷落殆盡。今若愛樓畫肯公同好，足補西山之缺。然此君不以此爲重，故所見不多，惟其同郡周君子通，得其畫稿最多。余觀其梅月草堂圖、碧雲紅樹軒圖、萬梅花館圖、玉笋山館圖、逸老堂圖、玉蕊率館圖、天童山圖、東錢湖圖、山水諸作，及春陰館圖一角、小紅樓圖等，仕女之作，未嘗不嘆其畫中有詩，余學畫近十年，常苦於機軸屢空，不能時出新意，今得童君畫，足資師討，欣賞之餘，因出一言以序之，未卜有當否也。

周松齡妙筆感佛

清季處士周松齡，名畫師也。畫西湖十八景圖，爲某中丞所賞，聘至幕中，聲價頓增。後僑寓滬上，利傳周一夕寫竹林茅屋圖，萬个琅玕，蒼翠欲滴，淇澳美景，不是過也。茅亭翼然，峙於綠雲深處，亭中點綴花盆茗椀，畫至此，蓮漏將沈，方擬詰朝補景，作東坡愛竹圖，詎晨起視稿，見煙雲中忽現一佛像，寶相莊嚴，端

坐茅屋。頓覺異香滿室。瑞靄紛紛。周大驚。急沐手更衣。將畫圖送至龍華寺珍藏。夜間恆發金光。所傳如此。不知確否。

螢火眼睛之鍾馗像

蘇城某甲。性好古董書畫。而其實不辨真偽。一日有某乙將一軸鍾馗出售。言此鍾馗頗有靈驗。黑夜其眼有光。懸於堂前。百鬼退避。甲以重價購之。至夜間眼光果驗。於是奉爲至寶。鄰有病人鬧鬼。甲言吾有鍾馗像。可以治鬼。取之而往。鬼鬧愈甚。甲知爲偽。急往尋乙。乙已不知所之。問其鄰人云。此人夏間住此。每見其招集孩童。至荒野捕螢。摘取其尾後亮星。用瓦鉢搗碎。調和墨水。以點畫像之目。甲始恍然大悟。噫。今之看書畫。本無真眼睛。大抵與鍾馗之螢火眼睛相類也。

日本畫師善頌善禱

東瀛文士某。自號柴槎客。善書畫。工題詠。其筆墨甚爲寶貴。不易得也。薄游中國。爲某宦畫一泥金扇。係畫蘭花兩朶。安鶉一雙。桃子二箇。紅蝙蝠一對。題以四言語曰。王者無私。安居是樂。允祝延年。更徵多福。見者咸謂其別出心裁。善頌善禱云。

白雲詞人題畫詩

毘陵白雲詞人。工詞曲。擅丹青。風流拔俗。倜儻不羣。其所繪山水。清微淡遠。追迹倪迂。題句尤多清麗。可誦。昔人謂王摩詰詩中有畫。詞人庶幾近之。茲錄其題畫詩如干首。以見一斑。茆屏無人。殘陽滿目。一片寒煙。萬株古木。日斜風定。穩歸艤。煙水空濛。氣欲跼。無數亂山。青不了。晚鐘餘響。落寒江。樹樹皆春色。山山盡夕暉。疎鐘蕭寺晚。林外一僧歸。雨過流泉急。涼生萬壑中。山居無箇事。盡日聽松風。渚畔煙初暝。時停一葉舟。青山與紅樹。無處不宜秋。寂寂疎林淡。歸帆渺似煙。四山寒不盡。風緊落鴉天。黑雲壓長空。蒼茫幾株樹。荒郊風雨中。歸路向何處。夜久不知露重。月明忽被雲遮。獨倚碧梧無語。此時秋思誰家。遙鐘落半天。寺在雲之顛。歸僧行更急。深林穿暮烟。山中習靜自忘憂。世事浮雲任去留。長日松風吹不斷。水亭閑坐聽泉流。

墨西居士題天香閣寫蘭圖

墨西居士題天香閣寫蘭圖。慶春澤一闋云。葉葉含風。枝枝帶雨。無端寫出秋心。冷月黃昏。拈毫兀自沉吟。繁華豔迹。有時盡。買輕鬢。誰擲黃金。只忽忽。短夢春宵。寂寞香衾。者番腸斷斜陽外。歎羣芳零落。粉淚盈盈。埋玉何人。躊躇悄立花陰。拚將手剪瀟湘影。把幽姿畫付知音。記分明。填石癡情。儂比冤禽。老上海按。天香閣卽金小寶。

張鳴珂題朱少雲碎錦集

張鳴珂集句得菩薩蠻四闋題朱少雲碎錦集詞云平林漠漠烟如織。(李白)看春又過清明節。(竇常)勝地石堂偏。(杜甫)遠峯明夕川。(韋應物)拂水斜紋亂。(李商隱)天畔登樓眼。(杜甫)長路百花新。(耿漳)孤舟雲外人。(張祜)○櫻桃落盡春歸去。(李後主)晚窗時有流鶯語。(張泌)花蕊亞枝紅。(杜甫)平蕪細雨中。(韓翃)叢篁堪作伴。(魚元機)漫寫詩盈卷。(白居易)駐屐近微香。(杜甫)青槐夾岸長。(王建)○春風不道珠簾隔。(宋濟)掌中舞罷簫聲絕。(徐凝)嬌倚鈿篋後。(韓翃)人前莫漫羞。(李商隱)秣陵多士女。(劉錫禹)慣是湖邊住。(儲光羲)秋竹隱疎花。(杜甫)明朝出浣紗。(丁仙芝)○風含翠篠娟娟靜。(杜甫)珠簾月上玲瓏影。(溫庭筠)竹院就涼眠。(張籍)空庭織碎烟。(李白)溪路春雲重。(錢起)芳草和烟種。(劉商)寒碧滿空林。(劉長卿)三湘孤客心。(釋皎然)

馮開第題玉笙仙儷雙鈎畫冊

寂寂春陰之院。碧天如落。迢迢夕陽之樓。朱闌有絮。花底選夢。狸奴睡香。茗邊味禪。鸚母談雋。玳梁之泥。堪燕。瓊思之網。未蛛。橫波度蓬。遙綠匝樹。遊絲攬軸。冷紅占楞。遂乃捲蝦箔。拓蜃窗。汎瑟綺疏。瑤情如水。

卸釧鬆几。玉想不埃。半蟾娟來。竹影補罅。一鶯爛坐。花氣滿身。誰家未眠。燈搖曳乎木杪。有人微步。廊飄墜乎屣香。此其境與畫宜。素空無障。初停姑射之駕。清風自韻。當入道韞之林。朗菡漚心。古梅珠骨。春雲宕其度。秋瀟拭其神。綃露展碧。四桁暮垂。玲颺蜚青。五銖衣夏。簫尾泣下。夜涼蟬鬢。烟心醉慵。春小繫夢。窈窕遺世。邀明月與談。嬋娟問天。倚碧雲而立。此其人與畫宜。若夫杜家蘭香。夫爲張碩。楚國嬃砧。女之靈均。蕤蕤者葩。娟娟其韻。於波寫明。而花寫嬾。必神取絜。而情取幽。玉笙仙儷。慧業稟霄。靈因超壺。旣纏芬側。於寸隱。迺流馨逸於尺素。當其博鑪温麝。裊烟玉除。冷餅睨鴉。微波金井。山避烟黛。雙眉舊描。水沁露紅。十指乍盟。培錦石之蘚。媼攜灌壺。剔湘牙之蠶。婢索墜髻。爾乃雲藍拂紙。水碧蘸奩。眉研遠而怯移。膽瓶近而嫌礙。窄袖初揜。蝶來捎箋。斑管微吮。蠅誤吞墨。華鬢靜綠。現指上樓臺。歡頰斜紅。覲豪尖煙素。金荃之辭。烏絲一角。玉臺之印。紫泥重胚。美人滿堂。目成誰屬。夫婿今日。眉樣同工。借鵝管以控懷。羨鷗波之擅福。

二七 餽釘筆墨

風月空雜劇

白雲詞人

丑上 說說笑笑。勿說勿笑。萬恨千愁。一笑便了。作咳介自家非別。頓住介阿呀。勿好哉。要報名哉。忘記脫哉。

內問介

耐到底好舍介。丑 悟格姓想來百家姓上總有格。內 耐格人舍勒實概假癡假呆吓。丑 罷哉耐提

起假字來。引動仔悟格假心事哉。如今世界落里一樣勿是假格。從古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建專祠。造牌樓。也是假格。讀書人做文章。騙功名。佞格秀才。舉人。進士。翰林。留館。散館。散差。考差。弄得箇勿清爽。也是假格。嬌妻美妾。孝子賢孫。也是假格。到得上海地方。尤其假中假哉。有了一官半職。混稱大人。做出假排場。念得幾句書。迂腐騰騰。裝出假道學。生意場中。辨得金剛鑽寶石戒指。弄些假末事。還有空心大老官。假闊綽。時髦倖人。假情假意。才早假格。但凡現在時世。勿得勿假。太煞老實頭。要受人欺負格。耐說上海地方。阿好白相。勿好白相。淨從丑背後上介 好白相的。丑驚介 耐是人。是鬼。半夜裏殺出程

咬金來。悟格心肝五臟才八耐嚇脫哉。淨摸丑胸前介 讓我來看看。可會嚇脫。丑笑介淨 還好還好。勿會勿

會。丑作看介 味。悟勿認得耐吓。淨 我也不認得你吓。丑 勿要認得勿認得哉。上海朋友碰着為算數。搭耐

今朝碰着子。也是緣法。還是喫酒呢。喫茶呢。淨 那裏有酒。那裏有茶。就坐了談談罷。各席地坐介丑 悟倒有

幾折曲子。本地風光。唱來消閑。阿好。淨 好極了。洗耳恭聽。丑從身邊取出鼓板介

北新水令

洋場十里儘逍遙。鬧昏沈乾坤不老。車聲喧似水。人勢湧如潮。極樂滔滔。真不辨昏和曉。

淨拍手叫介丑

耐看俚四馬路一帶呵

沉醉東風

花簇簇迷樓競耀。轟層層傑閣爭高。電氣燈比月明。自來火如星照。不夜天一望迢迢。錦繡叢中遊興豪。看無數信人飛轎。

淨

妙極妙極。不錯不錯。我常常說這四馬路上。車兒馬兒。書樓茶館。酒館飯館。妓寮煙寮。也不曉得有多多少少。人來人往。看來沒一箇窮人。其實箇箇都是貧人呵。丑是哉讓俚再唱八耐聽吓。敲鼓板介

駐馬聽

歌韻嗽嘈。銀子銅錢滿路拋。擺煞時髦。紛紛竟似鬧元宵。花天酒地逞虛豪。醉生夢死多顛倒。胡鬧吵。自家苦苦尋煩惱。

淨

上海這等熱鬧。無非是妓女多的原故。那妓女分做幾等。論起來自然最好是長三書寓。究竟那幾箇頂好。你可曉得。丑金小寶。張書玉。林黛玉。陸蘭芬。俚篤幾家頭。與衆不同。房間鋪設又好。馬車裝潢

又好。衣裳首飾打扮又好。算來好是好。到極處格哉。阿能殼帶得走吓。俚又想起來哉。敲鼓板介

折桂令

關春江風月娉寮。到處樓臺。徹夜笙簫。真箇魂銷三千粉黛。百種嬌嬈。擺雙檯排場不了。碰雙和酬應無聊。紅粉招邀。白粉飄搖。看當筵那箇是窮。到節下須防要漂。

淨

說得有趣。依我看來。真正闊大老官。也是有的。不過少就是了。還有那般篾片。到底是甚麼形容。丑

耐說那篋片。倍又來哉。敲鼓板介

沽美酒

你看他。急忽忽雙足跑。會趨奉。善拆梢。賭場烟館抽豐好。勾欄中的甲保。做一箇軟皮條。

淨大笑介

說得太勢窮形盡相了。這般人衣履鮮華。舉止闊綽。到底是甚麼本事呢。丑 有捨本事呢。

太平令

看了那阿堵錢不用推敲。也不顧妻子飢號無非是撮土填巢。不過是西挪東掉。一味的日嫖夜嫖。任意兒浪淘。請看那拉車大老。

淨

到底幾般人如何結果。丑 說起來要哭哉。

離亭宴帶歇犯

俺曾見歌亭舞榭鶯啼曉。名園別墅花開早。好春光一霎都消。眼看他美嬌娥。眼看他游冶客。眼看他都換了。笑那般懵懂兒。睡不醒風流覺。把人世事旁觀看飽。那爲官的一場空。富貴的金銀盡。貧苦的身名好。飛燕換新巢。大廈空秋草。打一幅滄桑圖稿。謔了套風月空。出一出悶懷抱。

淨

妙是極妙。只是依你說來都是假的。天下事情都被你說穿了。如何是好。丑 勿妨道格。俚篤肚皮裏

才明白格。若是勿明白。俚也不懂。淨

你有甚麼心事。要編這風月空的曲子。丑

有箇緣故。現在上海地

方。有格有心人編了許多戲曲。爲喚醒癡愚。破除煩惱起見。俚只有一枝筆。所以請出倍來。說法說法。但願俚篤一般頑石。早早點頭也。

清江引

賤富貴貧顛而倒。世事如何好。俺喉嚨要唱穿。鼓板都丟掉。剩一雙空手兒回家去了。_下

淨甲場介

那箇小花臉多管閒事。你道好笑不好笑。我是最豁達的。各人打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_下

冰壺先生小傳

愚庵

先生姓齊。名豐。本青州之萊郡人。爲人清介有節操。士友雅敬愛之。因共稱爲冰壺先生云。其先在周嘗備膳夫之職。爲庖人佐屬。掌朝祭賓客豆實。稱其官。邑之于萊。周鼎既遷。膳夫之職不舉。子孫遂散處萊地。先生其苗裔也。生而穎慧。風采秀逸。又秉節耿介。淡泊自喜。會時尚奢美。肉食多鄙。先生姓孤冷。不附炎熱。故無爲先容者。久之慨然曰。世不予知。予亦與世辭。予將以冰壺隱也。築室於野。聚族居焉。日與老農老圃游。遇寒士亦樂與之交。每縱談。微旨妙趣。沁人心脾。餘味津津齒頰間。淡而彌雋。胸有煩濁。一見卽解。以故聞先生之風者。求之若渴。而先生亦不拒。然親君子而遠小人。彼甘如醴者。不願求交於先生。先生亦望望然去之。若浼也。先生不嗜飲。而善飲者見之。亦愛而不釋。余曩與天祿大夫麴部尙書晤。先生於雪苑甫接談。神味雋淡。如咽冰雪。又如明月墮懷。清風生腋。恍然曰。世所稱冰壺先生。非子也耶。先生笑曰。然。遂雅相愛悅。旣歸。重其人。因爲之傳。

論曰。造物靈淑之姿。不能無所發而終闕。故得其庸者有庸福。得其清者有清福。先生其得氣之清者耶。舉世皆濁。而先生獨清。無惑乎入世而不諧於世也。仙仙乎。而招我於冰壺乎。寧棄先生而從肉食之鄙夫乎。

竹夫人傳

紫藻

夫人蓋夜郎王之苗裔也。姓竹氏。字綠卿。產於淇澳。亭亭玉立。秀骨天成。夏主赫連勃勃聞其美。選入宮。甚嬖之。一時寵冠椒房。乃使將作大匠林邑侯桐君持節冊命爲涼國夫人。居長樂宮。兄管城子拜爲中書令。晉爵渭川郡王。夫人美而慧。善窺上意旨。轉輾反側。無不如志。居恆不施朱粉。梳九迴沈水之髻。着碧綃單衣。遠而望之。珊珊然有林下風。嘗侍上於迎涼殿。上出海南所貢蛟毫席。賜夫人。令起爲迴風舞。天斜娥媚。如不勝衣。上顧謂左右曰。吾觀夫人如薄霧籠花。殆真有玲瓏鎖子骨者耶。左右皆慚汗。莫能仰視。上以所御碧筒觴酌酒賜夫人。是夕命侍寢於迎涼殿。詰旦語夫人。吾鄉者恆苦汗。昨與卿同榻。竟夕不汗。勝服清涼散矣。自是或擁諸懷。或置諸膝。非夫人在側。恆悒悒寡歡。視六宮如塵土。所幸若梅妃。楊妃。李夫人。花蕊夫人。皆希面上。夫人素無心。不識妒忌。宮中無少長。皆與狎。然上寵眷過甚。每當御。恆晏朝。會上患腹疾。諸害夫人者。譖於上前。謂玉體違和。皆由夫人侍上無狀。請收付掖庭獄。上特愛夫人。

猶豫未決。大長秋冷興上疏切諫。其略曰。臣伏見夫人竹氏。性非柔順。質本凡庸。渥荷殊恩。獲膺上選。花封桃綬。澤及同根。既錫福之自天。宜措躬之無地。乃修和有夏。不聞警惕於雞鳴。而宛轉中宵。輒敢恣行。其狐媚裳衣。因而顛倒。琴瑟以之乖張。腹中空洞。全無葵藿之心。膝下虛懸。安得熊羆之夢。倚作冰山。何堪久侍。投之爨下。實有餘辜。亟宜付諸有司。不當齒諸下陳。疏入。上不憚。乃命收夫人璽綬。徙之永巷。兄管城子亦奪爵罷歸。其後讒夫人益衆。遂終於永巷云。

贊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積毀銷骨。寵以不固。卓彼徽音。軒軒獨步。樂而不淫。怨而不怒。揚輝彤管。永茲餘慕。

織愁詞二十首

爲柳小春校書作也。集曲牌名并引紅樓夢爲序。

佚名

開闢鴻濛。誰爲情種。風流冤案。浩歷幻緣。同居離恨之人。共飲瀟愁之酒。風情月債。石上三生。怨女癡男。閒愁萬種。則有綠窗風月。繡闥煙霞。動如弱柳搖風。靜似嬌花照水。奈荼蘼睡足。夢也香濃。荳蔻吟成。詩猶豔絕。花容月貌。宜護碧紗之廚。春恨秋愁。轉落煙花之巷。情天孽海。悼玉悲金。嗟乎遺香洞中。美人遲暮。放春山畔。詞客飄零。共此奈何之天。半是傷懷之日。爰聯雅曲。儼如萬豔同杯。聊製新詞。盡拾羣芳餘。

隨。特。未。懺。除。綺。語。都。云。作。者。之。癡。自。非。參。破。情。禪。誰。解。其。中。之。味。

添字昭君怨

漢宮春

秦樓月

一叢花

鬢雲鬆

怨東風

換

誰道漢宮春晚。正是秦樓月滿。一叢花壓鬢雲鬆。怨東風。漫說換巢鸞鳳。且喜訴衷情近。箇儂雖已倦

尋芳。意難忘。

菩薩蠻

春風嫋娜

花心動

雙雙燕

斂頭鳳

占芳春

瑤

春風嫋娜。花心動。雙雙燕舞。斂頭鳳。何處占芳春。瑤臺第一層。可憐南浦月。長照垂楊碧。獨坐極相思。

輕拈繡帶兒。

減字木蘭花

探春消息

東風齊著力

鎖陽臺

春從天上來

探春消息。寄語東風齊著力。夢鎖陽臺。疑是春從天上來。傳言玉女。試看黃鸝遠碧樹。為惜分飛。早占

東風第一枝。

琴調相思引 畫錦堂 一萼紅 金菊對芙蓉 小欄干 采完月
玉樓春 珍珠簾 一絲風 鬪百花

畫錦堂前一萼紅。不差金菊對芙蓉。小欄干外深院月溶溶。睡起玉樓春正永。珍珠簾捲一絲風。癡看
蛺蝶。遙鬪百花中。

荷葉杯 海棠春 多麗 滿庭芳 醉紅妝 應天長
百盤嬌 花犯 江南春 燕山亭 吳山青

信是海棠春睡多麗。踏遍滿庭芳。那堪夜雨醉紅粧。新恨應天長。誰解百盤嬌怨。花犯獨占江南春。任
他楚館燕山亭。乍數吳山青。

更漏子 畫堂春 深院月 醉花間 珠簾捲 玉漏遲 烏夜啼
澡蘭香 拋毬樂 傍粧臺 遐方怨 戀情深 闌干萬里心

畫堂春。深院月。沈醉花間。蛺蝶珠簾捲。玉漏遲。那堪烏夜啼。澡蘭香。拋毬樂。鬢傍粧臺斜掠。遐方怨。戀
情深。闌干萬里心。

一絡索 霓裳中序 眉嫵 踏莎行 小闌干 月底修簫譜
大江東去 南浦 小庭花 鎖窗寒 芭蕉雨

舞到霓裳中序。頻將眉黛踏莎行倚小欄干。又月底修簫譜。唱徹大江東去。夢回南浦。小庭花落鎖窗寒。是幾陣芭蕉雨。

鷓鴣天陌上花 柳色黃 沁園春 月當窗 四和香 雙荷葉 一斛珠 百媚娘 後庭宴 拂霓裳 瀟湘夜雨 賀新涼 感恩多 雙紅豆 相見歡 八寶妝

陌上花開柳色黃。沁園春裏月當窗。四和香捲雙荷葉。一斛珠穿百媚娘。後庭宴。拂霓裳。瀟湘夜雨賀新涼。感恩多種雙紅豆。相見歡憐八寶妝。

太平時萬里春 柳含煙 杏花天 捲珠簾 水調歌頭 望秦川 西江月 夜行船

萬里春光逼眼前。柳含煙。玉樓人醉杏花天。捲珠簾。水調歌頭人不見。望秦川。西江月滿照無邊。夜行船。

昭君怨蝶戀花 鵲踏枝 小桃紅 醉春風 翠樓吟 黃金縷 法曲獻仙音 兩同心

蝶戀花間夢穩。鵲踏枝頭露冷。窗外小桃紅。醉春風。儘日翠樓吟遍。半是黃金縷。唱法曲獻仙音。兩同心。

心。

虞美人 洞天春 碧玉簫 明月逐人來 貂裘換酒 醉蓬萊 琴調相思引
隔溪梅令 掃花遊 過秦樓 倚闌干 小梁州

洞天春裏迎仙客。碧玉簫吹徹。花間明月逐人來。正喜貂裘換酒醉蓬萊。歌殘琴調相思引。又隔溪梅令。掃花遊記過秦樓。愁倚闌干聽唱小梁州。

醉紅妝 綠蓋舞風輕 傍妝臺 點絳脣 巫山一段雲 秋波媚 望湘人 最高樓
月華清 疏影 柳初新 梅子黃時雨 花自落 惜餘春

亭亭綠蓋舞風輕。傍妝臺點絳脣。鬢擁巫山一段雲。秋波媚望湘人。最高樓畔月華清。疏影淡柳初新一簾梅子黃時雨。花自落惜餘春。

感恩多 月上海棠 燭影搖紅 戀繡衾 醉花陰
青衫濕 夢揚州 芳草渡 憶舊遊

月上海棠。燭影搖紅。寒宵戀繡衾。醉花陰。底事青衫濕透。夢揚州。夢揚州。芳草渡頭。何堪憶舊遊。

甘州子 湘春夜月 鬪百草 憶真妃 風中柳
雪花飛 粉蝶兒 春光好 誤佳期

湘春夜月透香幃。鬪百草。憶真妃。風中柳絮雪花飛。輕黏粉蝶兒。春光好。切莫誤佳期。

西溪子 調笑令 好事近 獻衷心 青玉案
離亭燕 燕歸梁 賀新郎

不過是調笑令。誰敢望好事近。獻衷心。青玉案。偏怨惹離亭燕。燕歸梁。賀新郎。

燕歸梁 百尺樓 歸自謠 子夜歌 鳳凰臺上憶吹簫 聲聲慢 念奴嬌
玉女搖仙佩 疏簾 淡月 合歡帶 繫裙腰 尋芳草 點櫻桃

百尺樓臺歸自謠。子夜歌高。鳳臺上憶吹簫。聲聲慢。念奴嬌。春風玉女搖仙佩。疏簾淡月相描。合歡帶。懶繫裙腰。尋芳草。點櫻桃。

風蝶令 金蕉葉 楊柳枝 四邊靜 阮郎歸 濕羅衣
天仙子 好女兒 送入我門來 惜分釵

雨打金蕉葉。風移楊柳枝。四邊靜望阮郎歸。忘卻蒼苔佇立濕羅衣。蓬島天仙子。妝臺好女兒。春風送入我門來。那有人間天上惜分釵。

西江月 錦帳春 綺羅香 賞花時 憶多嬌 風光好
玉連環 金絡索 月中行 碧桃春

錦帳春深夢穩。綺羅香軟。魂銷賞花時節。憶多嬌。正簾外風光好。佩玉連環結解。釵金絡索風搖。月中行去自逍遙。那管碧桃春老。

月中行

浣紗溪
眼兒媚

一枝春
眉峯碧

喜遷鶯
柳梢青

少年遊
雨零鈴

御街行
剔銀燈

賣花聲
訴衷情

臨江仙

浣紗溪畔一枝春。婀娜喜遷鶯。少年遊徧御街行。偷聽賣花聲。臨江仙子眼兒媚。眉峯碧上柳梢青。雨零鈴。夜剔銀燈。誰與訴衷情。

雙調望江南

春宵曲
攤破浣紗

玉樹後庭花
荷葉杯

西子妝
望漢月

南樓令
桂枝香

攪箏琶
憶秦娥

風流子
惜秋華

春宵曲。玉樹後庭花。西子妝成鬢欲舞。南樓令罷月初斜。猶自攪箏琶。風流子。攤破浣紗。荷葉杯中望漢月。桂枝香裏憶秦娥。總爲惜秋華。

汗人集自序

幸樓主人

余嘗深宵獨坐。檢平日所存詩若干首。讀之。輒不禁慚汗雨下。心竊悔焉。或曰。是進境也。汰之。汗當已。遂從而汰之。蓋所存者什之八。未幾。又讀之。孰意泔泔者如故。且加甚焉。余固疑舊之所遺者之未盡汰也。

無已。復汰之。蓋所存者什之三。未幾。又讀之。不泚於頰。而見於顏。慙乎其殷。渥乎其舟。益局脊而難安。於是愀然興。廢然嘆。曰。詩之不可以苟也如是。夫不汗之汗。乃甚於汗也。趣命致祝融氏。將燔之。內子顧余而笑。曰。子何慎也。子之落眉嘔血而爲是者。始吾不見爲汗。而後乃汗也。及是而不作。汗其已。及是而復作。不如其不燔也。從而燔焉。卽從而作焉。復從而汗焉。惡在乎其一汗而已也。夫何不以自汗者出而汗人乎。彼人之病不汗者多矣。誠取子詩而讀之。必有泚然渙然。不崇朝而病霍然者。是巫咸越人之功。莫子若也。何燔之爲。而又何汰之爲。余耳其言。此躔之爰。取夫汰之未盡者。手錄一冊。命曰汗人集。錄已復讀。大汗泌淳。比於痞作。遂揮筆之不輟。

牙牌詞

失名

偶然間心繾綣。梅樹邊。(長五)恰好把廿四番風次第編。(二四)從來是意中人。空許心頭戀。(長四)把三五良宵枉自愆。(三五)恨難休。止不住兩行清淚。(長么)思無極。訴不盡七柱冰絃。(二五)三生石上未了三生願。(長三)月下花前。(么五)空自把十二闌干捫徧。(長六)可怎奈蟾光四五缺難圓。(四五)若不是微名虎榜縈心念。(五六)還怕要一日三餐都棄捐。(么三)曾記在錦屏風下。(四六)丁字簾前。(么二)從月上梅梢。(么五)直想到五更候。(么四)一點三點。

(么三)爲什麼三番四次病懨懨。(三四)縱天傾地陷情無變。(么六)已負了多少春三二月天。
(二三)十分愁難向花前遣。(長五)更何堪愁到那十一分地面。(五六)知他人在誰邊。(長四)
(盼得箇十聯詩寫御屏山。(四六)也未必雙星鵲渡填河漢。(長么)鴛鴦有夢牽。(三六)鴻雁
無端散。(長三)好記取八月蟾宮折桂難。(二六)休只惜巫峯縹緲如天遠。(長六)但能殼天長
地久。此意永纏綿。(么六)又何 八詔花封才算得有情愛眷。(長二)

玉腰奴傳

倉山舊主

玉腰奴。姓胡名蝶。字春駒。玉腰奴其別家也。籍隸羅浮。世稱清貴。其譜牒支派。詳具滕王元嬰圖中。斑斑可考。奴性風流。以百花爲性命。終日嬉遊於千紅萬紫間。人因以輕薄目之。奴弗顧也。昔莊周慕其爲人。夢中幻形。遽遽然自鳴得意。至今播之絃歌。所稱胡蝶夢者是也。謝逸贈奴詩至三百首之多。傾倒極矣。中有句云。江南日暖午風細。頻逐賣花人過橋。蓋紀實也。奴時而伉儷雙雙。穿花拂柳。人乃疑爲韓憑夫婦所化。又疑爲梁山伯祝英臺之後身。是耶非耶。大率傅粉何郎。偷香韓壽之流亞耳。或云。奴族中頗有顯貴。隸居太常者。實係貴胄之家。迺非市井者流。特以奴嗜花成癖。故致令爲道學者訾之。幸於奴聲名纖毫無損。奴之意。以爲賦我以性。我之貪享羣花。亦自率天性耳。我不務矯情飾行爲也。噫嘻。世

之性耽風月。貌假冰霜。矯揉造作。以僞亂真者。視奴有愧矣。
贊曰。彼何人兮。花間生活。丰貌翩翩。襟懷落落。何福修來。好夢休覺。柳陌花街。任冶遊。朱門綠戶。恣行樂。
祇虞女伴。暗商量。撲來戲向。釵頭縛。

四時閨詠

以溪西雞齊啼爲韻限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尺寸丈雙兩字

戎馬書生

兩岸風吹百尺溪。相思七十二峯西。緘書手寄三春鯉。九寸腸迴五夜鷄。四野柳垂千線細。八牕笑放萬
枝齊。雙行粉淚愁無限。六丈香綃拭暗啼。(春閨) 綠楊四五隔雙溪。七尺牆圍丈閣西。萬里藕香迷
午蝶。百村梅雨唱晨鷄。六時蚊市千羣集。十幅蠅書八法齊。一寸相思腸九曲。兩三行淚二更啼。(夏閨
) 萬丈雲羅九曲溪。風吹二十四橋西。尺書空寄三秋雁。七夕愁聞一夜鷄。三五蟾輝雙鬢冷。百千螢
點六牕齊。八音奏罷香消寸。兩幅鸞箋寫怨啼。(秋閨) 寒煙七尺接前溪。四五梅開雪嶺西。十二樓
臺藏彩鳳。兩三風雨唱金鷄。雙行淚滴千般恨。寸半眉含八字齊。六丈冰綃愁百斛。九迴腸憶萬蛩啼。(冬閨)

閨怨詩限字同上減雙兩寸三字

六曲圍屏九曲溪。尺書五夜寄遼西。銀河七夕秋填鵲。玉枕三更冷聽雞。道路十千腸欲斷。年華二八髮初齊。情波萬丈心如一。四月山深百舌啼。

閨怨詩二限字同上減兩寸二字加一半字

抱琴軒主

萬丈晴煙繞碧溪。千條楊柳六橋西。半庭新綠飛雙燕。一枕輕寒聽曉雞。七八聲簫春恨重。二三層閣五雲齊。尺書十九無消息。四面紅窗百舌啼（春） 秋潮百丈到前溪。三五疎星斗柄西。二九年華慵繡鳳。萬千情緒怕聞雞。半簾涼月雙碁急。十尺香屏六幅齊。七八流螢穿畫檻。寒蟬四壁一般啼（秋）

男負女約判

失名

勘得自媒之恥。君子所譏。偕老之盟。世人不免。以禮自持。但願他年連理。爲情所引。遂致一度春風。楊柳陌頭之色。望眼將穿。梧桐雨裏之聲。柔腸欲斷。舊夢覺而已迷。名蓋杜牧。新歡締而忘返。行薄王魁。病思往事。未可明言。血染闌干。不堪回首。負心郎當墮入泥犁。癡心女庶略消怨憤。此判。

女負男約判

勘得慕地因緣。無非野鶩。後時懊惱。不是家雞。鶯聲燕語。早消烈士心胸。蝶亂蜂迷。爲見金夫面目。夜半閒敲棋子。往事休提。門前又放桃花。那人不在。方領溫柔。誓同金枕。忽成羅剎。別抱琵琶。務將慧劍一揮。

不使情魔再擾。此判。

苦雉歌

綠意軒主人

野雞苦。耶孃鬻我在門戶。得來身價能幾何。不抵街頭一宵賭。身價可知有盡時。儂身作苦無了期。花落那能重上枝。狂蜂浪蝶羣相欺。嗚呼。我爲野雞兮歌一曲。誰爲拔出泥犁獄。

野雞苦。野雞有身難自主。朝接王孫暮接張。身軀作踐如泥土。郎縱多情不敢聲。郎即無情難自貞。有情無情一夕分。此後相見忘姓名。嗚呼。我爲野雞兮歌二曲。青樓可惜人如玉。

野雞苦。愁風愁雪復愁雨。六街宵靜少人行。猶插殘花立廊廡。客若不來不敢眠。客若垂顧爭搶先。沿街爭討纏頭錢。客若不允心憂煎。嗚呼。我爲野雞兮歌三曲。龜奴搗母心何毒。

野雞苦。秋去冬來沒毛羽。連日釵環典質空。欲向情人緩索取。索之太驟客不來。不索搗母終疑猜。肌膚雖親肝腸摧。強歡假笑相追陪。嗚呼。我爲野雞兮歌四曲。西風凜凜肌生粟。

野雞苦。孽海昏沉不可睹。縱有黃衫俠客流。羅網層層密相布。不敢埋怨不敢噴。阿母喜怒無常情。但借儂身騙客銀。不管儂身瘦不禁。嗚呼。我爲野雞兮歌五曲。夜深絮語多悽促。

野雞苦。兒家心事向誰訴。有時認作好姻緣。偏教錯注州緣簿。方期互結絲與藕。豈知終淪白書歌。翻身

仍復入網羅。野雞野雞奈爾何。嗚呼。我爲野雞兮歌六曲。行行血淚傾如燭。
野雞苦。殘年猶作畫眉嬌。低頭不敢向燈前。問言半晌方傾吐。老大作態少自然。鳩形獻媚劇可憐。纏頭
多少姑聽焉。但願有客能早眠。嗚呼。我爲野雞兮歌七曲。蛾眉蹙損春山綠。
野雞苦。斬斷情絲須快斧。風流罪過創者誰。昭容陸氏開山祖。自此糟踐兒女身。茫茫孽海皆沈淪。至今
房中燒冥銀。是情死者皆替人。嗚呼。我爲野雞兮歌八曲。誰能整頓春江俗。

討猫檄

太瘦生

葉秋村太史。好讀書。左圖右史。等諸南面百城。豢一貓。用以防鼠。視其色。斑斕如虎。羣以爲俊物。置諸
書架旁。終日憨臥。喃喃啞啞。若宣佛號。或曰此唵佛貓也。名曰佛奴。鼠耗於室。見佛奴。始猶稍稍斂跡。
繼跳梁失足。四體墜地。佛奴撫摩再四。導之去。嗣後衆鼠俱無畏意。成羣結隊。環繞於側。一日踏肩登
背。竟齧其鼻。血涔涔不止。太史乞刀圭以治。有客適過之。叱曰。蓄貓本以捕鼠。乃不能剪除。是溺職也。
反爲所噬。是失體也。正宜執鞭箠問之。何以藥爲。促太史作檄文討之。文曰。
捕鼠將佛奴者。性成巽懦。貌託仁慈。學雪衣娘之誦經。冒尾君子之守矩。花陰畫嬾。不管翻盆。竹簟宵慵。
由他鑿壁。甚至呼明引頤。九子袁覓母之宮。疊背登肩。六賊戲彌陀之座。而猶以老僧入定。不見不聞。愧

儡登場。無聲無臭。優柔寡斷。姑息養奸。遂占滅鼻之凶。反中魔牙之毒。閻羅怕鬼。掃盡威風。大將怯兵。喪其紀律。自甘唾面。實爲縱惡之尤。誰之厲階。盡屬沾名之輩。是用排楚人犬牙之陣。整蔡州驃子之軍。佐以牛箠。加之馬索。輕則同於執豕。重則等於鞭羊。縣諸狐首竿頭。留作前車之鑒。縛向麒麟楨上。且觀後效之圖。共奮虎威。勿教兔脫。

太瘦生曰。昔萬壽寺彬師。以見鼠不捕爲仁。羣謂其誑語。而不知實佛門法也。若儒生一行作吏。以鋤惡扶良爲要。乃食君之祿。釣己之名。養邑之奸。爲民之害。如佛奴者。佛門之所必宥。王法之所必誅者矣。

詩鐘一（五人集）

○一線天（鼎峙）一曲當筵天不夜。五紋添線日如年。七夕戲穿針線巧。一樓遙望海天寬。一襲寒衣慈母線。數聲天籟美人簫。劍飛十丈來紅線。蕉映一窗住綠天。垂地千條穿柳線。連天一色疊荷錢。○漢高祖 鞦韆（分詠）三更劍氣新豐酒。一架花陰漢苑春。身輕架上如飛燕。心喜塗中爲斬蛇。○花牆 蟹（分詠）新樣砌成梅月裏。秋螯持到菊杯時。泥滑三秋聲郭索。月斜一抹影縱橫。鄰園柳眼穿來巧。水國霜螯買到肥。宋玉憐香窺隱約。東坡索句鬪圓尖。卍字欄遮同入畫。江鄉稻熟正登盤。○雨傘 茶（分詠）行來泥滑人張蓋。煎到香濃鶴避烟。人望隔溪疑戴笠。客來寒夜

且敲冰。○香珠 蝨（分詠）麝屑研成圓作顆。鶉衣結處聚成團。幾顆芬芳穿弱線。數聲隱約念阿房。○硯 琵琶（分詠）魚邊洗去爭吞墨。馬上彈來早出關。端石傳孫欣有物。潯陽作客忽聞聲。○夏接衫 松子（分詠）拆去原難成片段。敲來也是覺芬芳。輕披雅稱紗兼葛。飽食應教鶴與猿。細葛輕羅縫兩截。白猿蒼鼠飽千枝。○西瓜子（鼎峙）蒜嶺瓜洲分北固。梅妻鶴子占西湖。南皮公子浮瓜去。西域胡奴載寶來。曾子芸瓜來北郭。香山種柳在西湖。艇泛瓜皮清渚北。花開梔子畫樓西。浮瓜擬續南皮宴。載酒同游西子湖。○燭花 蕉扇（分詠）紅燄三更傳吉事。綠陰一握颺仁風。○西瓜燈 筍（分詠）圓光不減金蓮炬。清味還參玉版禪。○照相 風燈（分詠）幾層攝影參西法。一點搖光掩北窗。閃將秋影涼先覺。洗出眞形畫不如。○玉如（雁足）一代仙緣秦弄玉。千秋奇氣蘭相如。屈子文章傳宋玉。揚雄詞賦效相如。放懷邱壑李羣玉。玩世文章唐六如。○腳踏車 帆（分詠）隻輪快駛憑雙足。幾幅高懸在上頭。挂去應教鴉陣亂。御來翻笑馬蹄忙。○着衣鏡 妓 中年哀樂留絲竹。相對徘徊整綺羅。○電諭 鴉片煙 萬錢銷盡耽鴉毒。一綫遙傳降鳳音。○滄浪亭記（雙鈎）滄海觀濤曾作記。浪花堆岸且登亭。○電諭 醉翁 一綫能通天上語。百杯自號酒中仙。○家信 壽字香 帛影傳來蘇屬國。藥寮書寫趙王孫。樓心巧扣南山比。竹杖遙從北地來。 氣血

亦寓延年意。親切能傳游子心。語抵萬金披短札。心熏一瓣祝長生。○芭蕉 虎阜 雪中曾入玉維
畫。邱畔猶留白傅祠。埋劍寒池銷霸業。敲窗細雨卷秋心。闐闐埋劍悲黃土。懷素學書榜綠天。

詩鐘二（長相思室）

馬車 漢書 轎式皮篷新樣子。班前范後大文章。○各報 筭 七雄環視悲黃種。四月才逢變綠陰。
○雉妓 陶潛 山梁初到花千樹。彭澤回來柳五株。○番菜 紅樓夢 且向外洋參異味。試尋頑石
證前因。○旅人 鐘表 隻身寄客三千里。一日思君十二時。○拍照 閨房鏡 片紙真能同月滿。一
生贏得照花眠。○接衫 梨園 細葛輕羅縫兩截。哀絲豪竹詠千秋。○拍照 清信人 電光落紙初
留影。風韻垂髻未破瓜。

詩鐘二（消閒社）

雪美人 魂 惜無慧語調鸚鵡。應有春心託杜鵑。生噴柳絮狂難療。修到梅花夢亦香。解語可能
吟柳絮。含情無那夢梨花。花貌盈盈飛白地。月痕隱隱牡丹亭。許飛瓊亭亭玉立。王昭君渺渺空歸。
娉婷色擅三千界。縹渺靈歸十二峯。六出拈花空色相。一絲續命倩香熏。最恨玉顏難久駐。莫隨
春夢各分飛。寒肌合伴袁高士。弱病難回杜麗娘。詠絮前身疑卽是。背花倩影渺難尋。尋綠華來

整似玉。月黃昏後。渺於烟。合共素娥俱耐冷。離嗟倩女忒多情。玉質冰清。超色界。花痕風逐。付愁波。
薄命疊花形。一現。深情春樹。夢千般。玉作肌膚。冰作骨。畫中愛寵。影中身。粉琢花容。驚落雁。香銷
月魄。泣飛鴻。戲玉神仙。驚幻相。葬花風雨。惜餘春。嫁東風。卽空卽色。過北邙。斷雨斷烟。六出花中
真色相。三生石上。舊精靈。冰心冷抱。憂春草。露淚香。拋泣海棠。天仙宛挾。飛瓊下。楚客爭如。宋玉招。
梅月倍添。寒夜色。關山難越。異鄉心。脂粉氣。噴風冷落。清虛影。證月精神。也曾羣玉山頭見。似
向瑤臺月下。來。一霎消。鎔鮫。漬淚。三春寄託。蝶尋蹤。六出花裝。新色相。三生石認。舊精誠。耐寒貞
骨。盟梅鶴。感遇春心。託杜鵑。玉琢自成。傾國貌。香熏倚侍。再生緣。聰明堪與。冰爲偶。袁風應。適月也
歸。淚痕滴滴。朝陽麗倩。影亭亭。夜月歸。

詩鐘四（白雲詞人）

馬桶 燈油 一生祇逐佳人臭。獨夜常煎旅客心。○香珠 鷹洋 龍涎百合牟尼串。鳥翼雙飛印度
錢。○耳環 湯婆子 垂珥祇宜嬌女戴。溫衾權當小妻看。○盤香 岳飛 縹渺微烟環九曲。精忠浩
氣貫三軍。○屏風 管仲 一篇政要書圍幃。九合勳名補射鈞。○魚鱗 范蠡 千絲撒入吳波去。一
棹攜將越女來。

聯語

(出聯) 爲探梅開頻度嶺。(對聯) 怡逢木落又添峯。乃知林放不如山。纔看桂折又登瀛。

休嫌苔異總同岑。先焚蘇合次都梁。重尋桃漲已迷津。莫貪桑落且談天。忍言瓜剖各分疆。

不圖 泌又還山。豈無竹閉可平戎。須教米聚遍成山。偶臨瓜步一觀潮。那知米禁又飄洋。

(出聯) 寒與梅花同不睡。(對聯) 治隆蒲版尙無爲。歡迎菽水自無違。瑞凝之草自長春。

詩賡桃葉喜于歸。鑒於荆樹莫須分。壽增萱草樂長生。春歸芳草暢生機。恩叨樾蔭未能酬。

猛如楊素究非謀。憂從萱草始相忘。夜翻貝葉獨虔修。戲穿茉莉助新妝。贈之芍藥爲將離。

溫存桃葉自相迎。性猶杞柳自將戕。戲裁桐葉始分封。博徵萍實自多能。韻傳柳絮異凡吟。

素諸梨棗永流傳。情無芥蒂憶知交。夢還桑梓輒難醒。隱存芥蒂每相傾。書如松雪獨稱工。

節甘薇蕨日遺歌。夢思蘭草豈無徵。星參柳斗畢虛張。

同心方勝之局票

從前京城伎筵局票。多以五色綵摹刻花鳥。或雙鈎篆隸。書其堂名於上。花色種種不同。各出心裁。具臻雅致。曾有翠筠軒主爲龍海堂名妓月香校書製同心方勝局票一種。係用白宣方牘。硃印雙鈎方勝。方

勝之中寫列迴文小詞二首。宛轉讀去。如環無端。尤覺新巧可玩。亦花間韻事也。迴文讀法。自月字起。迄香字止。附載如下。月浸花茵柳幄。夜永卻須尋樂。綺席卻邀誰。良夜與君同酌。休卻休卻。好踐畫廊權約。風弄庭花玉漏長。踐卿良會到鸚廊。鬢花燈下看來好。牋草筵間寫處忙。心下事。最難忘。算來難寫是情腸。花前快倚章臺柳。蘭麝移情勝酒香。

嚴禁拒淫告示

太虛國無何有之鄉。有地名桃花窟者。其中男子衣服。悉如中國。女子肌膚白皙。而冬夏無下體衣。其俗無相思癆瘵症。以廣生為治。故女子皆任人喜好。若有拒者。官必懲其家屬。然男女雜處。常見女先乎男。未見男先乎女。其島長每歲三令五申。首以婦女拒男子不與合為戒。又於人烟輻輳之通衢大道。大張曉諭。其略曰。為嚴禁拒淫。以廣化生。以平怨曠事。照得陰陽煦燠。本為斯道之大原。男女構精。亦屬有生。

勝方心同

月香 酒筵 草箋 戊戌 天賦 節 翠筠 軒主 製

快倚章君同酌
前臺與休
月浸花茵柳幄
香腸蘭夜永卻須尋
酒勝情移麝誰邀卻席綺
是寫處忙漏長踐卿良
筵間寫處忙漏長踐卿良
草難心玉畫廊鸚到
筵好來看下燈花鬢鸚到
算難事庭花權鸚到
忘難最弄風約

之常事。一施一受。無從制以是非。爾愛爾恩。何遂恍以刑畏。皆由家難自秘。護玉珍香。因而野鷺人窺。飛魂喪魄。乃有不法女子。慳吝婦人。拒玉體爲己私。掩藏秘器。閉金閨而獨宿。保惜家珍。坐使鰥居一室。烏無歸宿之鄉。尙云價重連城。玉絕微暇之玷。試思乾坤同大。被爾我何分。豈其夫婦效齊眉。鴛鴦始結業。經撤其裙袴。露厥肌膚。消烟障於巫峯。屏雲幘於玉潤。人不勞乎鑽穴。聲將遍乎騰歡。考諸古經。初無奸淫之律。弛其禮法。永忘男女之嫌。誠恐內好外違。貞維作態。欲擒故縱。拒益多情。此實造孽之由。興訟之始。爲此復行曉諭。自後大開方便之門。廣啓化生之路。野田多露。許卽順從。慾海揚波。定施幽禁。無違特諭。

香國楹聯集句

海昌太憨生

月仙 月姊有情憐獨夜。(李商隱) 仙人邂逅此相逢。(歐陽元) 月仙 何言此地同風月。(白居易) 誰想這裏遇神仙。(六才) 紅玉 自傳芳酒翻紅袖。(楊巨源) 坐向松牕彈玉琴。(劉滄) 紅玉 紅袖絨綾誇柿蒂。(白居易) 玉人和月折梅花。(高啓) 金林 銀燭金盞談何俗。(楊萬里) 湖月林風相與清。(杜甫) 金鈴 貽將金玦爲卿佩。(玉臺集) 休倩玲瓏唱我詩。(白居易) 巧雲 裁成豔思偏應巧。(溫庭筠) 除卻巫山不是雲。(李白) 蕊雲

玉蕊檀心兩奇絕。(蘇軾) 綠雲紅雪一番新。(元好問) 翼雲 身無綵鳳雙飛翼。(李商隱)
) 髻挽巫山一段雲。(李羣玉) 鳳雲 紫鳳放嬌銜楚佩。(李商隱) 淡雲籠月照梨花。(歐
 陽修) 金玉 椒房窈窕連金屋。(賈至) 翠袖殷勤奉玉鍾。(六才) 白玉 白藕香中見
 西子。(隋園詩話) 玉簫聲裏憶秦娥。(蘇軾) 小香 小於么鳳輕於燕。(香屑集) 香勝燒
 闌紅勝霞。(白居易) 豔香 競誇天下無雙豔。(皮日休) 列作人間第一香。(江奎) 笑香
 消渠解笑何曾笑。(蕭文仙) 彷彿聞香不是香。(元稹) 水仙 眼看春色如流水。(崔惠童
) 疑是蟾宮謫降仙。(洪覺範) 醉仙 秋愛冷吟春愛醉。(香屑集) 雪中神女月中仙。(白
 居易) 佩仙 明珠可貫須爲佩。(李商隱) 縞袂相逢半是仙。(陸游) 玉仙 小山叢桂崑
 岡玉。(韻府羣玉) 空谷佳人洛浦仙。(韻府羣玉) 燕姑 紫燕飛來緣有約。(歐陽元) 小
 姑居處本姓郎。(李商隱) 紅姑 小疊紅箋書恨字。(韓偓) 只疑姑射是前身。(張孝標)
 梅姑 梅花清影雜浮夢。(殷堯藩) 姑射仙人碧玉姿。(朱子) 豔雲 帶將春色三分豔。(蘇
 軾) 髻挽巫山一段雲。(李羣玉) 紫雲 萬紫千紅休巧笑。(張耒) 楚雲湘水憶同游。(許
 渾) 紫凌 紫府與丹來換骨。(方子通) 凌波微步不生塵。(杜文中) 阿王 偶助詩歌嘲

阿軟（白居易）也知情願嫁王昌（元稹）阿文自小不會離阿母（香屑集）肯教容易見文君（杜牧）宛雲一曲豔歌留宛轉（溫庭筠）九霄仙樂下雲端（李紳）月紅春
花秋月何時了（李後主）萬紫千紅總不如（朱子）月舫春花秋月何時了（李後主）
東船西舫悄無言（白居易）春柳春來徧認平陽宅（元稹）柳色深藏蘇小家（白居易）
夢初羅幙有香鴛夢煖（楊基）紅花半綻燕初飛（許渾）

二八 遊戲文章

獨樂文集四子句

手之舞之樂莫大焉。甚矣丈夫之冠也。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得其門而入。其如示諸掌乎。聞諸夫子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信斯言也。物交物然後快於心。與今也不幸。知好色而無妻。則熱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左右手於己取之而已矣。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之命。不亦重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媒妁之言。不亦宜乎。求則得之。曲肱而枕之。欲有謀焉。則就之。誠哉。不亦樂乎。其未得之也。憂心悄悄。寢而不寐。則如之何。喟然歎曰。未之思也。又奚難焉。同樂禮也。獨樂權也。不得已。則援之以手乎。聞

居申申如也。閉門侃侃如也。袒裼裸裎巍巍乎如在其上。蕩蕩乎如在其左右。啓予足。啓予手。鞠躬如也。上如揖。下如授。送往迎來。皇皇如也。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心廣體胖。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於此有人焉。戒之曰。若是乎。如之何其可也。君子尙志以保其身。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後生可畏。不亦重乎。自暴者不可與有爲也。今也勞其筋骨。空乏其身。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夕死可矣。幸而免。假我數年。後必有災。朽木不可雕也。抑將立而視其死。與三思莫之爲。赧赧然便便言曰。人之生也。歲不我與。人少則慕少艾。無情者非人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娶妻人之大倫也。我獨亡。如之何。執其手。智譬則巧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請輕之。無傷也。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援之以手。自取之也。雖褻樂在其中矣。以待來年之子。于歸然後已。何如。三年疾病。醫來則無所措其手足。出語人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厥疾勿瘳。命矣夫。禱爾於上下神祇。無所禱也。旣而幡然悔曰。昔者人言吾不信也。今日吾疾作。惜乎吾死矣夫。嗚呼。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日病矣。則何益矣。小子聽之。

題標獨樂而神理自在其中。明眼人自能領會。無庸代爲顯揭也。編者識。

易樂文

各得其所。朋友之交也。夫我乃行之。而後人侮之。其揆一也。動之不以禮。是誠何心哉。吾聞之。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朋友之道也。聖王不作。世道衰微。有賤丈夫焉。舍正路而不由。羣居終日。無所不至。哀哉。是禽獸也。雖曰偕樂。此亦妄人也已矣。噫。今天下知好色不動心鮮矣。西子在前。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見之。不亦樂乎。雖然。游必有方。有宮室之美。踵門數十人請見。擇其善者而從之。斯人也。博奕好飲酒。善謳善歌。終夜不寢。善與人交。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若是亦我所欲也。如之何。有機械變詐之巧者。竊聞之。有鄙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與朋友交。抑爲之不厭。衣輕裘。衣而出之。檐如也。望之有容色。悅之。三嗅而作。叩其脛。翼如也。將入門。如不容。踧踖如也。姑徐徐云爾。進翕如也。始作。若有不豫色。然縱之。發於聲。送往迎來。若大路然。申申如也。天天如也。戰數十乘。空如也。將出。欲罷不能。屏氣如不息者。釋如也。迫源泉。混混躍如也。觀其色。洋洋乎。猶白雪之白。闇闇如也。達而已矣。公事畢。既而曰。彼丈丈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反求諸其身。則曰。吾不爲是也。正其衣冠。孰敢侮予。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今若此。必使反之。不得已。強恕而行。曰。請輕之。曰。遲遲吾行也。可乎。衣前後去之。皎如也。鑽之彌堅。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巍巍乎。陽貨。若是其大乎。曰。殆有甚焉。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四寸以長。勿視其巍巍然。仰而思之。曰。是不難出。而哇之。何如。曰。唯。不啻若自其口出。潤身從流下。盈科而後進。曰。可以興。斯舉矣。進退無已。介然用之。而

成路。摩頂放踵。則茅塞之矣。曰難矣哉。於我心有戚戚焉。曰無畏。直在其中矣。盡心力而爲之。疾行如不勝。則又曰。不亦急乎。吾甚恐。吾不能。吾死矣夫。其言似不足者。久卻之。卻之。源源而來。溝澮皆盈。抽矢視之。洪水橫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欣欣然曰。甚矣吾衰也。樂亦在其中矣。於戲。妻子好合。人之大倫也。物交物。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雖褻。可與能行焉。今也不然。鈞是人也。如好好色。其夜也。易地則皆然。士志於道。而亂大倫。於禽獸無以異也。索隱行怪。乞人不屑也。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其斯之謂與。牽合四子書而成此文。具見鬪角鈞心之巧。末數語持以正論。是爲可取。

縣試序仿蘭亭序

光緒某年。歲在甲子。暮春之初。會於上海學前之書院。爲縣試也。文人畢至。老幼咸集。此地有號板考籃。筆囊卷袋。又有學書門斗分立左右。用以爲唱名派卷。列座之間。雖無家人父子之樂。論文作賦。亦足以各顯神通。是日也。柳雨初晴。薰風乍暢。仰觀題目之高標。俯檢刻文之多寡。觀其擺尾搖頭。實屬極思想之苦。信可哀也。夫人之相與。齊集考試。或文必己出。擅造鳳之高才。或收拾陳言。具塗鴉之妙手。雖意匠各殊。靜躁不同。而其營心前列。謀得於己。皇然奢望。曾不知花樣之何以能新。及其案發落後。攢眉蹙額。涕泣隨之矣。凡人之所思。得失之間。最難爲情。猶不能不以之自奮。然案元孫山。皆期入泮。俗語云。重生

到老考壽童。不誠然哉。每覽古來苦學之輩。若合符節。未嘗不臨場嗟悼。不能已於余懷。況夫買結單爲進身。藉覆試爲榮耀。爾之視吾。亦猶吾之視爾。悲夫。故列敘時文。錄其優劣。雖升降無常。所以衡文。其法一也。凡在同考。亦將有感於斯文。

丁酉江南鄉試文套周懷西先生我將去之題八股文調

常開科而開。士子之心欣然矣。夫中非士子所易言。實爲士子所希冀也。正科之開。士子其何以遇此哉。想其將赴試曰。吾儒之哄然向往者。考而已矣。夫甲午鄉試以後。而謂轉瞬又復秋闈。各士子所久冀及此。而今幸矣。金陵赴試。行有期矣。二三子均束夫行裝。所躊躇者我耳。我將往趁夫輪船。而輪船不敢趁矣。煙囪若炮。霎時有爛額之虞。則嚇煞者我矣。我將改雇夫小舟。而小舟不可雇矣。炎日薰蒸。涉江有波濤之險。則悶煞者我矣。有江船在。其坐之乎。我豈已忘考試之苦也哉。而去也。念吾邑人才輩出。解元有之。亞元有之。迄小子而鄉閭坐守。懶棘闈之赴。中舉者詎有場外人也。爾其誚我何。我豈獨操命中之技也哉。而去也。念朋儕勸駕情殷。頌者有之。譽者有之。至妻孥而盼期猶切。作桂苑之游。轉瞬間可卜孝廉之號也。爾其謂我何。我不知進場以後。大主考之題目何如。假使文題難我。詩題窘我。則我去猶之不去也。然而迂矣。卜流年之大利。遑論文章。我不知交卷以還。各房官之眼光奚若。假使瞎眼賞我。法眼諒我。

則所作無非佳作也。夫子勸哉。縱我卷之多疵。須先頂薦。我不能爲關節之通。我不能作騰錄之買。則我思中也。亦似覺其難也。望頭場之夾帶。可能一著三篇。我不能吃不滾之湯。不能食帶生之飯。則我自炊也。亦太覺其勞也。擾腹內之心思。算得七葷八素。所喜者。十四藝騰寫無差。已算功名到手。他日鑼聲報捷。尙其先到吾家。所幸者。九重天恩。綸渥沛。誠求海內奇才。江南榜大能容。尤屬躬逢盛治。我將去矣。爲綴此文。聊贈諸君。毋以我爲笑。

勸上海嫖客還家序 仿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有引

歲月過駒。流光如駛。迎春有待。餞臘無期。潘令之車將還。蔣侯之囊已盡。昔誇騎鶴。今歎無魚。寄語游人。應傷旅客。

夫青樓者。蕩子之逆旅。溫柔者。狎客之遁詞。而陽臺一夢。爲歡幾何。勸君及早還家。良有以也。況家書促我以旁午。電報速我以歸裝。違堂上之衰親。拋閨中之少婦。青蓮閣上。粉黛骷髏。丹桂園中。衣冠傀儡。浮雲幻夢。應悟虛無。飛片紙以催花。擺雙檯而醉月。雖云樂事。足暢予懷。怎奈寒冬。典盡衣衫無數。

勸上海校書從良序 前體有引

千金買笑。一顧傾城。行樂及時。爲歡無幾。詠標梅之迨吉。莫嫁杏之愆期。寄語名花。幸無墮瀾。

夫書寓者。勾欄之雅號。先生者。妓女之尊稱。而春花秋月。人壽幾何。願卿及早從良。良有以也。況愁城坐我。以有地。債帥避我。以無臺。多別脚之客人。恨滑頭之大少。娘姨大姐。各自掉頭。本家相幫。果誰帶脚。開銷未已。節帳轉多。將欲調此槍花。又恐難挨臘月。（滬諺）舊時釵釧。典質已空。又到年關。未必局錢如數。

妓女從良辭仿歸去來辭體

歸良人兮。年華將衰。胡不歸。既自以身爲有主。奚悵望而獨悲。悟老大之可託。知少年之莫追。期結髮其未遂。覺今是而昔非。車麟麟以輕行。香陣陣而薰衣。辭鴛母而出嫁。喜鴛侶之相依。乃歸金屋。吉日良辰。奴僕歡迎。侍女候門。脂粉穠施。丰韻猶存。攜郎入室。有酒同斟。抱衾裯以自適。供箕帚以何嫌。倚妝樓而閒眺。審此地之清閑。和日碰以成趣。房雖小而偏安。幸良匹之得耦。時乘暇而盤桓。柳無人以來問。花無客以過攀。日悠悠其可度。便終老而何難。歸良人兮。請絕跡於青樓。彼伴我而矜寵。復其外兮。焉求悅闈房之情話。擁羅綺以消憂。小婢告余以春及。將游玩於芳疇。名園選勝。別墅探幽。烹佳茗以笑語。飲美酒而唱酬。邀女伴而同車。偕情郎而乘舟。喜趨奉之有人。感前世以奚修。已矣乎。月貌花容。有幾時。曷不私心定去留。胡爲乎茫茫任所之。章臺非我願。正室不可期。夢熊羆而有兆。將育子以憫斯。待成立以簪仕。

受封誥之紫泥。慶齊眉以偕老。樂夫簪笏復奚疑。

殺千刀說

滬諺有殺千刀一語。不知起自何時。男子言之者少。而婦女言之者多。婦女之中。妓女等言之者少。而娘姨大姐輩言之最多。大凡人心之狠毒。莫過於婦女。古今來謀死親夫等案。半出於小家。繡閣金閨則罕有聞者。妓女等有先生小姐之稱。尙近尊重。稍知禮義。故此語不甚出諸口。至娘姨大姐。託體益卑。邪淫成性。心所合者。則與之軋駟頭。不合則與之拆駟頭。人盡可夫。雖不至於謀之致死。然罵之以殺千刀。其心亦不可問矣。夫殺千刀者。何罪也。凌遲之刑也。人子不孝。乃以凌遲處死。然則以殺千刀罵人者。直以兒輩待之耳。其所愛之人。則比之爲孝順兒。其所惡之人。則比之爲忤逆兒。此則殺千刀之確論也。或問殺千刀是何形狀。可得而見歟。答曰。易易耳。不見夫點心店中砧板。大於圓桌。以數十斤豬肉。雜置其上。三五人各執快刀兩柄。奮袂如風雨。紛紛亂斬。霎時變爲羶醢。豈非殺千刀明證乎。凡一入妓院之中。娘姨大姐輩左右趨奉。甘言媚語。引人入彀。亦與點心店斬肉時情狀相彷彿。實可危懼。蓋娘姨大姐。爲妓女之親兵小隊。如有利刃。殺人於不覺。人方暱妓女之色。而并及娘姨大姐之色。甘被其殺。惟恐其不殺。所謂色字當頭一把刀。吾不禁於殺千刀之語。而竊有慨焉。

老表兄傳

傳文之最長者。至洋洋十萬言。惟老表兄傳。僅得四十七字。可謂簡而明矣。傳云。

老表兄。湖南人。好讀書。久不第。棄文習武。一箭斃鼓人。遞而爲賈。本罄計窮。乃學醫。匝年無過問者。偶獲一劑。自試之。遂卒。

報館賦仿杜牧阿房宮賦

時事急。新聞出。文人集。報館列。合計萬千餘紙。不問時日。賣者東奔而西折。直走茶堂。幾箇銅錢。買得何妨。一片附紙。兩片畫幅。門異矜奇。爭先捷足。各立名號。隨心所欲。忙忙焉。碌碌焉。林立紛開。究不知其是何格局。訪事友人。宛若游龍。發報茶房。翩若驚鴻。招牌大字。高挂西東。門前車馬。人聲烘烘。官場生意。差信飛飛。一日之內。一館之間。而來往不齊。或稱居士。或號詞人。慕名揚譽。彼此訪尋。延聘主筆。爲某先生。明星熒熒。校對案也。黑雲擾擾。排字房也。溝水漲膩。棄墨水也。烟斜霧橫。燃自火也。雷霆乍驚。機器動也。倏忽千紙。直不知其何速也。開銷浩大。用度維艱。賬房老手。而經理焉。有願入股者。其利萬千。舊報之收。藏。章程之經營。論說之精英。幾月幾年。取諸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盤來其間。破書成卷。字紙半缺。棄擲迤邐。尋常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報之出。千萬人之睹也。事既徵實。文亦貴乎華。奈何鋪張雜布帛。

掇拾盡泥沙。彼工匠頭排列。多於南畝之農夫。圈點玲瓏。巧於機上之工女。鉛字紛紛。多於在庾之粟粒。花邊翻新。廣於周身之帛縷。報紙疊積。高於九土之城郭。喊賣高聲。煩於市人之言語。凡騙子流氓。不敢言而敢怒。懲勸之心。日益堅固。一事出。各報舉。白紙一上。面如灰土。嗚呼。開報館者。警世也。非報也。登報者。報也。非虛言也。嗟夫。使報章一秉乎公。則足以服人。人苟有一技之長。則遞一條告白。數日而成名。誰得而埋沒也。世人不暇自言。而報館言之。報館言之。而不鑒之。亦使報館而復言報館也。

宰相肚裏好撐船文

肚裏可以撐船。宰相之量大矣。夫宰相人也。船所以載人也。乃船可以撐於肚裏。不可見宰相之大量乎。且以人之肚裏多詐也。嘗有脚踏兩頭船者矣。然彼不過以人之身兼立於船之身。非若此以船之身直行於人之身。則其肚量之大如是。固異夫掙氣者過橋而故凸其肚也。如諺有言。夫宰相矣。夫宰相必用讀書人也。豈所稱白肚皮者可當乎。夫然。試言宰相可乎。以宰相位極人臣。則肚內之文章必滿。亦烏可開臍爲門。使篙工梢女繫纜而出入自由。以宰相口吃天糧。則肚中之思慮必精。亦何至擊腸作路。使舟子榜人揚帆而往來不絕。審是船亦安可撐於宰相肚裏哉。抑知有好撐船者在。蓋自才抱經濟而後。既不若肚飢而無飯吃者。剗鑊每怪夫鄰舍。而當此船多佔江。固無岔路可走也。宰相能不早深體恤乎。縱

老舵多而船易倒沒。然一經其肚裏撐之。覺長船緩搖。諒無落水要命之險也。而撐船既異乎入市。應笑彼孤客之以步代船者。屢至勞其兩脚也。抑自用作舟楫以來。既不若肚痛而少醫資者臥床深怨夫。君而際此船來碰岸。固非過橋可搭也。宰相能不獨出心裁乎。縱橋門到而船自直行。然一經其肚裏撐之。覺後船先到。猶是回頭是岸之便也。而撐船或難在把舵。當教彼兩爹之着力牽船者。切勿各顧一頭也。夫然談者不得謂其肚皮勿通也。坐船而舉目四望。頭猶因進於懷內。則凡屬看風駛船者。正可繞道於九曲腸中。是已殊夫燥地撐船矣。想其胸中無物。肚腸或不若矮子之多。然前船就是後船樣。而一往直前。自不須肚內做工夫也。饑腸大鳴。雖由波聲之狂作。然亦安有先落船而晚上岸也哉。夫然笑者亦自致其肚腸盡斷焉。登船而放懷一往。身若重入於胎中。則凡屬小船重載者。正可候潮於五臟殿前。是亦無須鬥風撐船矣。想其腹內多空。肚皮或不若孕婦之大。然小船慣戩大船邊。而兩無猜忌。自不至肚裏互打官司也。臭氣下洩。雖由風色之倒回。然何有陰溝中而倒沒船也哉。聞之。有巨船爲微魚所吞。而微魚復爲飛雀所啄。其後飛雀出糞。而船則依然在也。是船固嘗過雀之肚裏矣。而宰相亦猶是乎。

官謠道情

世人祇道官兒好。搖尾乞憐會取巧。聲聲恭喜上門來。報道老爺牌掛了。官兒好呀官兒好。

世人祇道官兒好。敲骨求金。圖中飽。餓葦載道。我不關。只要囊中寒鈔票。官兒好呀官兒好。
世人祇道官兒好。魚肉鄉民。欺羣小。有人涉訟到公堂。原被使費先破鈔。官兒好呀官兒好。
世人祇道官兒好。那曉其中真奧妙。千里爲官只爲財。預備銀洋把狀告。官兒好呀官兒好。
世人祇道官兒好。說情無款。徒紛擾。運動不到撞木鐘。銅鈿面子多輸掉。官兒好呀官兒好。

告青樓姊妹文

情天易老。慾海難填。私恨茫茫。春愁脈脈。阿房埋趙國佳人。祖龍已死。銅雀銷吳宮豔女。阿瞞何心。遂使浮雲蔽日。滄海沉珠。紅粉飄零於風雨。名花老謝於園亭。長樂宮中。春光寂寂。昭陽殿裏。秋雨淒淒。豈不悲哉。亦可傷矣。然而歷數風流遺恨。不第妃子傷心。則有青樓者。聚怨之區。誤人之地。其慘則無天日。其冤則爲風波。卅六宮鶯燕哀啼。枕蓆之淚痕盡濕。七十烏虎狼成性。鐵籤之刑罰難嘗。乃猶有名門閨女。迷入桃源。田舍村夫。信爲錢樹。使祖宗受污辱之名。兒女墮泥犁之苦也。人須自悟。休惑甘言。試思潯陽風荻。琵琶濕司馬青衫。天寶梨園。子弟皆少年白髮。興盡悲來。盈虛有數。新賓舊客。迎送徒勞。雲已薄而人情更薄。冰雖涼而世態更涼。漫說相公厚意。許訂同心。也思蕩子負恩。輒相反目。紅藥欄中。盡是刀山劍樹。笙歌隊裏。無非縹緲朱衣。按紅牙唱白雪。人以爲歌舞喧天。我以爲哭聲震地也。啖佳殺醉美酒人。

以爲珍珠盡嘗。我以爲荼苦難咽也。擁箏琶。扶持婢。人以為入席陪歡。我以為倚門求乞也。戴金簪。衣文繡。人以為絲綿千紉。我以為布衣百衲也。貯玉樓。藏金屋。人以為上界天堂。我以為暗中地獄也。嗟乎。人生苦海。大地陷阱。莫此若矣。癡兒女。但貪樂目前。錦帳戀春婆之醉夢。賢姊妹。苟回思身後。白楊無嗣子之蒸嘗。幸今日投珠有客。贈帕有人。倘他倘鬢髮蕭條。門前冷落。則鶯鶯啼於何枝。燕燕棲於何處。故我願青年姊妹。早自回頭。弗貽後悔。則幸甚幸甚。

賽馬行

書生騎馬。左支右吾。古人此語良非誣。少年曾謁燕臺春。如龍一騎走紅塵。至今柔脆不復任。坐令健者成痿人。天涯回首憎惆悵。年來幸是身無恙。聞雞每欲蹴劉琨。射虎還思從李廣。湯湯黃浦秋潮怒。淘盡英雄不知數。忍看僕屬廢前途。坐令天驕誇健步。兩行疏柳泥城橋。王道半平只一條。鼓吹沉沉催落日。旌旗獵獵颺回颺。騰驤沛艾賦西都。越塹踰坑世所無。滾滾場中皆鐵騎。森森道左是金吾。雕輪繡轡美人來。鶴綺鴛綾費剪裁。虛牝黃金同一歎。可憐眼界不曾開。逐臭蠅趨羶蟻。此日紛紛投袂起。我獨蕭然靜掩關。一尊日醉秋花裏。

別脚大小本紀

大少者。不詳其姓氏。不審其里居。暮春之初。來遊滬濱。衣服麗都。舉止豪邁。其爲搢紳之士。閭閻之家。吾

不得而考之。惟丹桂園之戲劇。天樂窩之書樓。爲大少選色之場也。一品香之番菜。聚豐樓之酒局。爲大少宴客之地也。味蕪園之燄火。青蓮閣之佳茗。爲大少陶情之區也。然而溫柔之鄉。銷金之窟。則有清和坊之書寓焉。日則香車寶馬。並坐招搖。夜則酒綠燈紅。雙飛于樂。凡娘姨大姐輩。莫不以手加額曰。非特先生之福。亦吾儕之幸也。於是大少一聲呼。相幫百聲諾。大少出。則娘姨跟隨之。大少歸。則大姐環繞之。嘻。安樂之窩。誠南面王不易矣。無何里閨使來。促之歸棹。欲留則家書旁午。刻難容緩。欲行則床頭金盡。勢有不能。終夜籌思。計無所出。乃佯言於所歡曰。我今行矣。當郵寄二千金爲卿脫籍。毋勞懸望。於是先生允之。娘姨大姐允之。卽本家相幫亦莫不允之。蓋平時之深信無疑也。無如鴨頭之船已去。而雁足之書不來。黃鶴樓空。青鸞信杳。始也相思。繼也盼望。終則狐疑曰。是殆大少別脚乎。不然。何其若是也。乃遣大姐輩附一葉扁舟。直抵珂里。而大少藏身有地。謀面無緣。聞債臺以山高。非侯門而海似。時閱兩月。徒喚奈何。於是別脚之名。遍春申江上矣。夫人生不幸作女子身。而墮落風塵。尤屬萬不得已。使人人如大少。吾恐長三書寓無立脚之地也。遊戲主人耳聞目擊。慨焉傷之。屬蒲郎序其顛末。蒲郎旣爲之傳。更作頌以戲曰。大少大少。罷了罷了。半年六月。千金一笑。節帳不清。局錢全漂。今歲逃回。明年難到。寄語游人。勿學時髦。名曰別脚。頭等綽號。

便壺悼文

愛妾陸氏。產自宜興。來歸我室。生雖污賤。量自寬容。檀口勻圓。脂膚滑潤。不施脂粉。似鏡國之容。常凜冰霜。比敬姜之節。香添夜課。吟哦聞朗朗書聲。寒結春巢。吞吐便交交鳥影。牀頭悄立。潔身愛爾娉婷。黼角幽棲。漱口勞人蕩滌。有時侍兒扶去。只爲澆花。有時婢子攜來。差同勸酒。竹夫人纖腰裊裊。未足比其輕圓。湯婆子碩腹便便。詎能方斯流利。無何瓊姿粉碎。撒手分鸞。玉質瓦拋。傷心別鶴。一聲裂帛。雙淚飄珠。枕畔相思。聽鳴雞而愈急。帳中獨睡。撫孤鳥以何堪。擬委禽贄於彭家。卻又躊躇五夜。定續鸞膠於薛氏。永期和好百年。

討鴛母檄仿徐敬業討武氏檄

有偽窩娼鴛母者。心無廉恥。行實淫邪。昔充蓬門賤妾。曾慣傷風敗俗。泊乎晚節。開設堂名。廣收貧戶之嬌。陰納良家之女。倚門賣笑。蛾眉不許讓人。入席徵歌。狐媚使能惑客。藉名姝於秘閣。入公子於迷途。加以殘酷爲心。貪婪成性。巧施詭計。隱使誅求。每被傾囊。都爲蕩產。父兄之所同病。姊妹之所深仇。猶復毫無悛心。自爲樂業。代謀脫籍。索之以巨金。或願從良。制之以毒手。嗚呼。涉王法之虛設。問天理之何存。倚他洋氣。爲衛身之靈符。仗彼流氓。作護心之寶鏡。我等家居茂苑。時至申江。悉穢德之久彰。患腥聞之徧。

染。丁雨老之嚴威。不可見也。譚中丞之始令。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靈誅。志正風俗。宥裏來之小醜。討布惡之好婆。爰草檄文。以除鴇母。上自書寓。下至煙間。長三必剪。么二毋遺。燒湯夥計。烏合之衆。易離。大脚娘。姨。蠅。逐之流。易散。威聲揚而嫖客怕。怒氣盛而討娘逃。指揮則歌舞乍停。叱咤則煙花變色。以此除醜。何醜不除。似此拔娼。何娼不拔。公等或思斬草。或切憐花。或防幼女之開胞。或痛病姬之留客。事猶在目。恨豈忘心。本家之討不伸。把勢之開奚止。倘能淫根盡絕。惡種不滋。無容遊冶之郎。各守清渾之女。凡諸門戶。咸予從良。若其怙惡不悛。私爲窩頓。治以隱匿之罪。并爲家產之追。請看異日之討人。竟是誰家之身體。

仿陋室四銘

寄園煙館。鎗不在高。有煙則名。斗不在深。無灰則靈。斯是寄園。清膏味馨。並頭雙枕黑。照臉一燈青。談笑皆庚癸。工夫付丙丁。可以算賭帳。說嫖經。非鷄鳴而不睡。與鶴瘦而同形。牀稱迷霧館。榻號臥雲亭。癮者云。何害之有。

丹桂戲園。園不在精。戲好則名。帳不在寫。認識則靈。斯是京班。惟丹桂馨。電燈搖影綠。沸水烹茶青。包廂多女客。正桌鮮白丁。可以弔膀子。假正經。有鑼鼓之亂耳。軟跌打之勞形。鳳祥演鬪勝。鳳林唱長亭。看

者云。何厭之有。

泰和酒館。館不在多。泰和得名。客不在尊。有錢則靈。斯是酒樓。爾肴既馨。一席兼中外。四壁懸丹青。南筵炙雙脆。北菜妙四丁。可以抒雅抱。說不經。有拇戰之聒耳。無醉漢之忘形。地火光照耀。妓女步娉婷。老饕曰。何厭之有。

五層茶樓。樓不在高。五層得名。客不在多。滿座則靈。斯是茶室。似蘭斯馨。遙瞻樹影綠。仰望電光青。談利多俗子。論文少酸丁。可以訪盧仝。品陸經。有人語之喧耳。覺堂倌之勞形。扶梯登級級。野鷄立亭亭。公子云。何好之有。

懼內文做滕王閣序體

新安古郡。臨河舊里。星纏隕石。地接豐溪。襟叢脛而帶芝黃。控苦羅而引天馬。雌強雄弱。畏光射牛斗之墟。陰盛陽衰。夫主下床前之榻。深閨刑具。麵杖青藜。拳頭打不硬之腰。指甲抓多毛之臉。元帥程公之畏法。手足搖鈴。夫人鄭氏之怒容。妖魔出世。皮鞭休暇。痕跡如雲。巴掌逢迎。青紅滿面。流膿滴血。爛乞丐之容顏。肉碎皮傷。敗奎星之相貌。乃翁積德。族屬名家。令子何辜。恭逢毒打。時維十月。節過重陽。西風起而菊花黃。楓葉飄而螃蟹出。負秋光而莫惜。豈美味而空談。儉口腹之何由。爲賢妻之吃素。暗鳴叱咤。逆頷

難撻。暴戾恣睢。寄身無地。膝行俯伏。求娘子之開恩。稽首叩頭。懇夫人之息怒。傾脚水。頂燈臺。丫環笑其無用。伴當羞其倒塌。綱常掃地。鷄鳴牝索之家。冠履混淆。地覆天翻之世。獅身作吼。鼠膽先驚。魂靈與落葉齊飛。肌肉共葵花一色。獻腎請打。響窮聯野之浜。叫苦求饒。聲達笄田之浦。低頭落眼。抓耳撓腮。鬚髮扯而血淚流。栗暴頂而額頭腫。文山老竹。徘徊秋佩之軀。楚澤荆條。先打程蘭之脊。四體壞。二毛盡。窮手段于三更。儘精神於半夜。更長漏永。覺樂事之無窮。興盡悲來。慮明晨之有厄。圖苟安于一刻。冀消閒于片時。戒方重而拳頭粗。屁股痛而頰腮腫。河東難越。誰悲懼內之人。親戚交遊。盡是怕妻之客。懷故心而不見。離柳氏於何年。嗚呼。時運不濟。命途多舛。時光易過。苦楚難容。屈兩膝於房中。非無道理。跪一軀於庭下。豈乏夫綱。所嗟本事平常。生來性弱。老當益怕。寧知戰慄之心。窮且益堅。不墜奉承之念。滌水桶而覺爽。剪鷄眼而猶懼。刑法雖多。甘心可受。當時已怕。欲改良難。季常高潔。曾懷落杖之心。吳起猖狂。忍舉殺妻之手。僕七尺微命。一介書童。無力降魔。供韋陀之寶杵。有心救苦。洒大士之楊枝。傳號令於同人。倒旌旗於帥府。笑愚夫之狼狽。受悍婦之鉗錘。往日登高。叨陪受氣。今晨招飲。覲觐臨門。尊闈不逢。展雙眉而自喜。姣妻倘遇。受百杖於何辭。嗚呼。喜怒不常。情懷難料。瓶壺已矣。碗碟坵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末座。當場出醜。是有褻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

醜伎吟

○老妓 花底開筵笑語和。含情猶譜越謳歌。卻嫌脂粉難瞞老。惹得人人叫阿婆。○麻皮 不信麻姑一樣姿。菱花相對尙心疑。知卿前世工粧點。故剩珠痕滿臉皮。○長子 昂昂玉質困情天。侑酒低頭惹我憐。五尺羅衣縫已就。猶然嫌短棄床邊。○黑臉 北里騰聲黑牡丹。金爐依傍不知寒。售煤故挾卿卿去。聊借花容作樣看。○大痣 姿首離奇客久欽。卅年聲價播花林。倘教大痣能更變。變作明珠抵萬金。○單眼 獨具秋波已不羣。凝粧半面意何殷。花前拍照還藏拙。轉側花容剩五分。○胖子 再世楊妃耐我看。龐然移步出花難。肩輿慎勿姣輕試。誠恐中途折轎竿。○鬘髮 歌舞常臨芍藥軒。髻兒種種自消魂。願從香閣凝粧際。細數青絲有數根。○大乳 紙醉金迷綺席開。好花含笑雅相陪。問卿底事懷雙鉢。應爲催詩帶得來。○裝脚 裙下雙鈎賽窈娘。珊珊入座冠羣芳。誰知滅燭聯袂際。細度雙趺較我長。○凸額 首冠羣芳勢莫扳。崢嶸頓減舊花顏。縱教冒雨歸來後。猶護娥眉兩黛彎。○濕眼 疑卿黛玉是前身。入座時時柳葉顰。非爲生離非死別。何多桃淚染羅巾。○雙子 生怕讒言入耳多。花叢最易惹情魔。憑君訴盡相思語。猶當酣眠口氣呵。○啞巴 李白桃紅合讓卿。消魂妙在默含情。知卿學得西人樣。促膝談心指代聲。○單手 玳瑁筵開似戰場。問卿底事暗心傷。莫非願作奇男子。雙手撐天近帝王。

○駝子 仙骨珊珊後福隆。燈前月下影驚鴻。大家絕少輕狂態。莫怪當筵久鞠躬。○跛足 仙子凌波漫噪名。亭亭玉立冠羣英。最憐步月歸來晚。惱煞康莊路不平。

五十四先生傳

有五十四先生者。世家子也。父某宦十餘年。積數萬金。藏書五千餘卷。先生性豪放。善揮霍。不謹小節。嘗懷白金而出。遇同類者。索之。則析半與之。不較也。善屬文。俛奇游戲之作。浩浩千言。覽者無不絕倒。又善讀書。博聞強誌。目所及者。誦不絕口。於是遍誦其書。卽嚮之曰。吾知之矣。安用書爲。余嘗遇先生於某君家。其人身僅五尺。面白皙。好衣長服。蓋自諱其短也。善辨博講論。談及俠客壯士之烈。季女妖童之態。口吐手畫。無不畢肖。談諧處。足以解頤刺骨。余善笑。聞之掩口不已。必至撫掌傾跌而後止。其以嬉笑爲怒。罵怒罵爲嬉笑也。吾不知之矣。於當世文人學士。指瑕摘微。不能稍貸。傲兀之形。與凡輩迥異。好吃洋烟。終日如置身雲霧中。不能窮其量也。又好色。凡秦樓楚館。豔姬美人。無不知有先生者。先生亦風流自賞也。其胸中又有不可一世之意。知己之不能趨時媚世也。嘗隱於博。凡圍棋蟋蟀搏蒲葉子戲。孤注擲骰之事。無不得其神妙者。招集朋儕。於堂上會博。夏則裸衣揮篋。冬則狐貉輕裘。燈燭圍爐。先生居中。左右前後各數十人。博時人聲烘烘。嗚呼之聲。東西相應。彩注彼此互下。及啓。左右前後。無不引領翹足。張目

吐舌期在必勝。而先生不計也。先生嘗負。人皆嘗之。先生曰。余之博豈真博耶。豈真如世之欲損人利己者之博耶。夫以小者言之。博而勝則頓富。博而負則頓貧。以大者遠者言之。戰而勝則旆旆天下。攘竊山河。戰而負則踵頂相殘。肝腦塗戮。曰王曰寇。於此判焉。世之以成敗論英雄者。大率然也。然以一時觀之。則可以數十年觀之。則不可以數百年觀之。則勝與負俱泯焉。尙何較量於其間哉。余之博。豈真博耶。豈真如世之欲損人利己者之博耶。然則先生之博而負。負而不較。先生之達也。卽先生之不得已而隱於博也。世之好博而期在必勝者。殆未得夫博中之趣。而不若先生之負也。先生之博。殆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贊曰。損人利己之心。陋俗不足責也。當世上大夫尙不免。况博乎。而獨去之。如五十四先生者。其殆託於博以諷耶。

戒吸洋烟序

竊思酒能亂性。猶堪爲宴客之需。色最迷人。尙可致生男之慶。惟鴉烟之爲害。較鴆毒而尤深。形不散而不丸。和泥作塊。膏或黃而或黑。倩藥生香。盒儲無多。呈之榻上。簽挑甚使。燒向燈前。溫柔鄉裏。憑他爲薦寢之媒。賭博場中。藉此作留賓之品。鎗爲烟具之佳名。足見身由他殺。土係烟膏之本質。須知骨是伊埋。

食之者有損而無益。好之者失業而廢時。乃有浮蕩兒郎。豪華子弟。挾少年之意氣。最喜趨時。見新出之嬉遊。卽思從事。爰攜宵友。共挹清芬。相逢皆徐穉之交。隨在學袁安之臥。烟篆裊層層之綠。香盈竹簾。藤床。燈花含點點之紅。光映錦衾角枕。始也第隨聲以相和。久之竟欲罷而不能。只說偶爾怡情。聊作逢場之戲。豈意居然成癮。竟爲貼骨之瘡。癮按候而自來。情形似瘡。身逢床而必倒。狀貌如屍。時未暖而汗流。心不傷而淚墮。爲挾妓所必需。真不負烟花二字。較讀書爲尤苦。竟不知燈火三更。睡得神魂不定。恍如久病遇魔纏。噴來口鼻皆烟。好似死僧經火化。掉邊何殊易簣。迷煙不異死屍。事不避乎嫌疑。男女從而混雜。品不分乎貴賤。主僕亦可盤桓。子方孕而胎毒生。焉能育子。年尙富而元神耗。安得延年。臂曲肩高。少者忽成壽相。精枯血盡。生前預現死形。終朝居夢醉之鄉。自愧神魂顛倒。永夜值飢寒之苦。誰將衣食調停。無病而身不離床。未死而名先稱鬼。千頃田園吞盡。須憑三寸之喉。萬金基業燒完。儘此一星之火。守如吠犬。屢達旦以無眠。慘若飛蛾。爲貪燈而傷命。其爲害也可甚言哉。與其悔之於後。求良方而欲斷根株。孰若戒之於先。安本分而不投羅網。然而往不須追。悔猶未晚。果肯燬燒器具。既不致於傷財。從此培養根源。並又可以益壽。莫再受人之誘。若蟹之解索旋迷。務宜擇地而居。如鶴之烹茶必避。燈留與子孫照讀。省他爲鑿壁之匡衡。牀堪爲夫婦合歡。免君作無兒之盧邁。是爲序。

吃白烟先生傳

吃白烟先生者。諱其姓氏。悉其里居。與蒲郎訂莫逆交。爰爲之諱。先生工書能飲。善制藝。他無所長。亦無所好。生平有烟霞癖。一燈相對。理亂不聞。惟性慳吝。視一錢如命。故三年以來。或爲良友之遺。或爲乞鄰之舉。以至大士小士公班象膏。先生不辯其價也。余友王君來自津沽。見先生之態。狂呼大笑曰。以若所爲。豈不令芙蓉城主掃地乎。於是贈以甘蔗鎗。壽州斗。珊瑚匣。琉璃燈。雲土十箱。廣膏百兩。先生拜受之。下喜溢眉宇曰。而今而後。吾將終老是鄉矣。乃未及兩月。悉爲從者所盜。先生懊恨之下。幾不欲生。有進而勸者。先生嘆曰。吾之嗜烟也。五年之久。不費一文。今若此。命也夫。夫復何言。吾當服林文忠戒煙丸。以斷癮矣。蒲郎詳其事略。旣爲之傳。更作歌以貽之曰。先生之癮本無多。先生之囊不破何。良朋惠我殷殷意。如此高誼未易求。樑上君子惡作劇。一朝盜盡存空篋。我將寶此孔方兄。又愁斷癮無靈藥。先生之號吃白煙。先生聞之亦汗顏。我爲先生歌一曲。芙蓉城裏莫流連。

奏參謝桂香摺

奏爲掄才大典。元選不公。據實糾參。以杜倖進事。竊照上月二十二日。卿命全權總裁大臣咨文內開。有某姓客在迎春四弄金蓮卿家擺酒四檯。綜計所叫之局。除代局及轉局外。實有一百餘名。誠屬一時盛

舉。當經本大臣等衡平鑑空。悉心校閱。參之輿論。出以至誠。概以當筵色藝爲憑。第其高下。取定謝桂香等二十四名云云。據此。臣等職掌花叢。歷有年所。伏查該大臣原咨榜首謝桂香一名。系出寒微。妄攀門第。昔在蘇臺。調絲爲業。是小家之碧玉。豈芳國之嬌姿。而且氣度既不安詳。面龐尤形壅腫。以視左芸臺之風神綽約。金蓮卿之品格端凝。花文卿之體態苗條。左盤珠之形容瑰麗。相提並論。迥判妍媸。迺以僉父之嗜痴。遽增龍門之聲價。雖葑菲之不棄。宜稂莠之攸分。濫擁元燈。大乖物望。應請飭下該部。將謝桂香一名註銷。并請飭查該大臣等有無徇情濫保等弊。至如何拔補之處。出自大裁。不敢僭擬。臣等爲整頓科舉慎重人材起見。所有糾參各節。謹繕摺奏聞。伏乞 賜鑒。謹奏 奉 旨。批。某某奏參謝桂香一摺。着局務大臣查明奏覆。毋稍瞻徇。卿此。

謝桂香被參查覆摺

樂部大臣某某奏爲查覆事。竊臣於某月某日奉到軍機大臣字寄。某某奏參謝桂香一摺。着樂部大臣某某查明奏覆。毋稍瞻徇。卿此。卿遵在案。臣查得調絲一款。農桑見崇於聖世。藉備裳衣。蠶繅并及於夫人。何論蓬華。謝桂香既生寒素。不免操勞。女手摻摻。較勝坐安錦繡。此心躍躍。何妨小試。經綸。氣度一款。天閑赫赫。駑駘之質。驚心。溟海湯湯。蛙黽之流。失色。謝桂香木天乍步。薇省初登。滌染不深。安覩蓬麻之

效薰陶既久。自收硃墨之功。形容一款。肥環瘦燕。各有專長。秋菊春蘭。豈宜等視。謝桂香面龐富麗。氣體高華。修竹同清。肥瓠免諂。江東獨秀。雖無梅萼奇姿。魏北稱王。卻有牡丹國色。至於該原保大臣等批紅判白。端在去取之嚴。看碧成朱。容有是非之誤。若謂通情關節。然後擢職承明。則衆目昭彰。一手斷然難掩。多方偏袒。萬口定必喧傳。本非月旦公評。可付信疑之列。此是風流小過。當在赦宥之條。所有查覆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仰祈 賜鑒謹奏 奉 旨批樂部大臣奏謝桂香被參各項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着毋庸議。卿此。

四大茸人世家

茸人者。蓋於庸惡陋劣之外。卑鄙齷齪之中。樹民社之旗。開舞臺之幕。著天地界之戾氣。國家樹此庸材。儼有血輪。絕無腦氣。摹聲繪影。盡相窮形矣。

京卿某。長於西學。巍然一語言思想家。狹邪聽彼自由。吝嗇是其宗旨。一人嘗招之。至倡寮爲葉戲。以賴錢爲目的。視逃債作方針。因操楚語曰。我連沒有帶現的。只得三四塊子。因拱手曰。再見再見。揚長而去。嘻。京卿問題之瑣屑。理想之離奇。蓋極二十世紀以來所未有。而於是乎京卿著矣。

名士某。嶺南人。其先嘗巡撫江蘇。野蠻之氣象常新。奴隸之門楣依舊。宜其大烹享士。盛饌招賓矣。乃在

杏花樓擘箋研墨。邀某君飲。僅消夜四百文而已。以視筌簞在右。樽俎當前。殆大輅之椎輪。森林之萌蘖耳。名士其有小往大來之意。與夫禮輕義重之思乎。

子爵某。空心之性質。附麗乎其身。滑頭之思想。鑄刻乎其腦。迴燈開燕。盛事躬逢。去矣難留。來而不往。一日語人曰。吾俟大雨後。則常請客矣。浙瀝之聲不作。則醉飽之樂無期。妓女受彼勢力圈。友朋服其對待策。夫如是而子爵之名。乃播於遐邇。

某君者。饕餮爲彼新機。趨避是其義務。嘗集味蕪園之安壇第。果酒并列。茗點紛陳。食已。大風吹垢。某君倏然而去。同坐者不得已。乃代償其值。其比較飲食之密率。組織哺啜之梯階。可謂加人一等。總之。四人者。以叨光爲基礎。以鑲邊爲旗號。卽執滯如頑舊。鄙賤如番蠻。皆不敢悍然出此。而四人則引爲己任。儻能臻改良之境。拾進步之階。則其點綫面體之循環等級。不堪設想矣。嗚呼。

知恥公司造賣銅面具招貼

本公司創自宋朝。起手第一具。爲狄武襄買去。至今歇業千餘年。今復重整開張。加工摹刻古人面貌。忠佞賢奸。聽買主挑選。昨新製出秦檜之一具。爲某中堂買去。毛一鷺一具。爲某制軍買去。更有呂布劉牢之楊畏三具。被常熟某姓全買。據說伊一人能兼唱此三齣大戲。此外除張園議會數百人。力爲中國排

臉。不肯與本公司交易。其餘京外諸名公。多半照顧本公司。本公司亦格外公道。所製貨色。凡一切羞恥之事。均可遮蓋。貨真價實。不誤主顧。謹啓。

老上海按。此招貼作者。自署古之傷心人。見光緒辛丑年上海報紙。蓋憤慨時事之作。其中所謂常熟某姓。係指拜李蓮英爲乾爺之楊崇伊。所謂張園議會數百人。則指當時開會爭議中俄密約之諸志士也。

爲并州剪討管城侯檄仿討武氏檄

僞臨楮管城者。才非脫穎。性喜增華。昔充李白下陳。曾以生花入夢。洎乎今世。穢亂五洲。隱懷護罵之私。時拍驕驕之屁。安危著筆。逡巡不肯過人。謠詠譁張。惶悚偏能惑衆。盜虛聲於誣譏。陷言路於卑鄙。加以謀利爲心。欺人成性。徧肆剽掠。窮極搜羅。東扯西拉。南揪北曳。筆墨之所大忌。耳目之所難容。猶復包攬是非。窺竊名譽。惡之欲死。載之於僻欄。愛之欲生。登之於封面。嗚呼。班定遠之不作。傅介子之已亡。兔穎專權。知斯文之將喪。毛錐亂戮。墜人事之可哀。僕楮國舊臣。并刀家子。奉先人之成業。荷本館之厚恩。日開合而不辭勞。良可憫也。惜剪裁而人不覺。豈不妙哉。惟是迹近偷安。心實補拙。因近來之失望。順閱者之推心。爰起義師。以討不律。南通上海。北極濱江。報紙成羣。新聞相接。零條片紙。箱篋之積靡窮。鴻文大

簞。冒濫之功何減。剪聲動而北風起。黑氣冲而南斗平。籤登則几案崩頽。排印則機關變色。以此賺飯。何飯不喫。以此想錢。何錢不得。公等或居商舖。或出鐵攤。或膺重寄於燈前。或受顧命於密室。紙猶在刀。頓豈忘磨礪石之水未乾。紙報之空何託。倘能手工眼快。獨出心裁。並立備材料之勳。無廢大手筆之命。凡諸擢用。同享髮毛。若其袖視管城。徘徊硯後。坐味磋磨之益。必貽線索之囚。請看今日之報中。竟是何人之筆墨。

戲書

久仰風雲會。未親日月圖。際此二度梅花。又是王小二過新年時候矣。恭維善寶莊。利獲十萬金。財盈五花洞。時來運轉。四海昇平。敵友甘鳳池兄。前下江南。慕海上繁華。夜遊新馬路。適蒙令友柳林池兄。邀入烏龍院。叫十美出局。遊張園。鋪掛滿堂紅。寶蓮燈。看得戲中戲。大快人心。真乃三世修。兼擾瓊林宴。頻行花園贈珠。情殷孝感天。惟有殺女報恩。別後往姑蘇夷場。看看蘇州人。寓迷人館。次日遊虎邱。登雅觀樓。借茶被大小騙。施藥茶計。謀財害命。於中取事。失去馬蹄金。明月珠。幸老王請醫生。才得醒醒。隨赴法門寺。告御狀。蒙清廉訪案。命大姐捉強盜。拿獲羅四虎。黃一刀。花胡蝶。經六部大審。三上弔。招供蓋血手印。即命李遠磨斧。除去三害矣。比廬蕩湖船。趕三關。夜過巴州。直取金陵。祭長江。始得回荊州。可謂難中

福耳敬賀鴻鸞禧。伏惟三星照。

二九 飯袋酒囊

白雲詞人製牙牌酒籌

凡三十二張。或以牙骨爲之。或以竹爲之。或以紙條爲之。前後兩面。一面寫牌點與詩句。一面寫註解。貯於筒中。合席輪流抽轉。照法而飲。既可賭酒。又得雅趣。亦消寒之一助也。

長六 十二樓中盡曉妝。侑酒信人各飲一杯。

又 除卻巫山不是雲。與信人有交好者各飲半杯。須一杯分作兩人吃。

長么 二分春色到花朝。信人有入月者飲。

又 雙袖龍鍾淚不乾。座中年老者飲。大袖者飲。客路相逢者飲。

長四 人面桃花相映紅。面紅者飲。行敲門令一巡。

又 玫瑰作柱朱爲絃。得此籤者須自彈琵琶一曲。不能者飲三杯。請信人代。

么三 小於么鳳輕於燕。身材瘦小者飲。

- 又 絳脣珠袖兩寂寞。所叫信人已去者飲。
- 長二 今夜淒涼有四星。客中獨宿者飲。
- 又 四時佳興與人同。得此籤者搭通關一巡。
- 長三 裙拖六幅湘江水。著裙者飲。
- 又 海燕雙棲玳瑁梁。新完姻者飲。客中攜帶眷屬者飲。
- 長五 細嚼梅花當點心。得此籤者不准吃點心。
- 又 寒與梅花同不睡。吃鴉片烟者飲。
- 么五 自鋤明月種梅花。得此籤者自酌一杯。隨意尋人搭五拳。
- 又 玉人和月折梅花。得此籤者令所叫信人將頭上花摘下。各插於所歡頭上。如不肯者罰十杯。
- 么六 無邊春色來天地。飛春字一巡。
- 又 天長地久有時盡。身材最長者飲。
- 四六 粉霞紅綬藕絲裙。信人各飲一杯。
- 又 十萬金鈴護落花。得此籤者合席公賀一杯。信人各敬一杯。

五六 熟梅天氣半晴陰。面黃者飲。

又 數點梅花天地心。面麻者飲。

么二 黑幡三點銅鼓鳴。行點將令一巡。

二四 二十四番花信風。得此籤者。行擊鼓催花令一巡。

么四 五月榴花照眼明。著絳色衣裳者飲。

二三 溼濕春衫鬢脚垂。信人有掠鬢者飲。

三四 七星挂城聞漏版。信人有將去者。各以一杯送之。

二五 人生七十古來稀。高年者飲一杯。行拍七令一巡。

三五 一年明月今宵多。飛月字一巡。座中有八月生辰者飲。

二六 濯足洞庭望八荒。曾遊歷外洋者。合座公賀一杯。

三六 三十六宮都是春。各敬信人一杯。

四五 九華帳裏夢魂驚。有倦熊者飲。

以上牌各成對。如遇同點數者。各照點數擲拳。倘一對俱自己抽得者。折半飲酒可也。

駁娑貽盪樓觴政圖題詞

昭代叢書載嬾園觴政。後繫回文重疊金四首。情語涉牢愁。世俗深忌。爰依調倚聲。以博一粲。酒卮行處邀僚友。友僚邀處行卮酒。官好是人閑。閑人是好官。福多關食祿。祿食關多福。風快趁收篷。篷收趁快風。○氣豪多客遊。驄繫繫驄遊客多。豪氣爭量酒。兵興興兵酒量爭。夜長愁宴罷。罷宴愁長夜。醪醴樂陶陶。陶陶樂醴醪。○醉人無過招人忌。忌人招過無人醉。狂客盡飛觴。觴飛儘客狂。對酬還博塞。塞博還酬對。紅豆嵌玲瓏。瓏玲嵌豆紅。○局棋收剩猶醺醪。醪醺猶剩收棋局。仙醉枕雲眠。眠雲枕醉仙。餞春將集宴。宴集將春餞。鐘早報忽忽。忽忽報早鐘。丁亥首夏茗雲酒民。

駁娑貽盪樓觴政圖例言

一行是圖。用骰子六枚。主賓坐定。先點骰盆。以次各擲。定出身後。六子齊擲。兩紅爲德。兩六才。兩五工。兩三良。兩二由。兩么又。又帶紅者免。各條下不註又者亦免。遇不同作德才。兩紅以上。如升官圖例計。再六人內出身重者。後到再擲。令各色俱齊。六人以外不拘。

一飲酒故實煩多。是圖取列熟習者。取快一時。新區類十八。酒人如仕之出身。酒官。酒豪。酒史。皆文職。酒軍武職。酒伴文武兼收。酒佐爲女侍。升之爲酒爵。酒德。酒仙。降之爲酒魔。酒國。酒政。酒助。差使。酒府。酒

具行賞酒禁行罰酒律賞罰兼用之。

一各具牙牌一對。齊聚酒人一行用一備差使。用定出身後。起手全紅堯舜。全六酒帝。全五養生主。全三孔子。全二醉仙。全么王母。以後全紅作六德。全六五德一良。全五四德一工。全三三德一才。全二三德。全么二德一才。

一製牙籌百根。約二寸長。如遇支籌。即照數支取。每籌抵銷拳酒一杯。抵後還籌於公。局終支籌有餘。能否於第二局作抵之處。視乎酒令寬嚴。賢主嘉賓。臨局預酌。

一如酒國項金谷條下。注官豪佐各三拳。係指即席而言。設酒官先到金谷。即席有豪佐各與三拳。一拳一杯。有豪無佐。即與豪戰。兩無其人。自飲一杯止。豪佐先到同例。又凡酒助下注與某幾拳。即席無其人。自飲三杯止。對飲無人即免。

一凡擲得兩色重色。越過差使賞罰各項者。須行初色後再行次色。

一凡第一賀者自飲一杯。合席各陪雙杯。第二三賀做此。已賀不飲。又賀酒不准抵籌。

一酒佐遇勸酒侑酒。倘能奏技勸侑。如品竹彈絲。及手口各技。即行免拳。坐客分飲三杯賞之。

一行景圖。宜先如圖式製一方板。厚三分。承板之架。作一銅鴈足。高四寸七分。上端綴銅菊花。厚一分半。

板底作陰文菊花。令相齧入。置雁足席間。佔地無多。折放亦便。

一是圖不得擅改。致與飲食之訟。如有遺漏處。請公同商酌。準洪範三占從二之例。

光緒十三年日躔實沈之次。茗書酒民作於歐羅巴之柏林城。

光緒丁亥。茗書酒民作此圖於柏林。首題四詞。中繫例言。復以飲酒故實區類十八。環列四圍。如升官圖式。一時流播中外。文人騷客咸欣賞之。惜圖已久佚。茲錄題詞例言於右。老上海識。

番菜食單摘錄

- (湯) 魚翅湯。鮑魚湯。魚片湯。鴿蛋湯。甲魚湯。鷄粥湯。鷄片湯。鷄絲湯。鷄絨湯。
米仁湯。元蛤湯。青荳湯。蔴菇湯。黃荳湯。素菜湯。番加湯。番菇湯。葱頭湯。
粉絲湯。牛尾湯。椰菜湯。杏仁茶。牛茶。
(魚) 烙時魚。炸板魚。卷筒魚。炸叉魚。煙黃魚。炸魚餅。燴叉魚。炸銀魚。加利魚。
生菜魚。清蒸時魚。白汁蘆魚。炸青川魚。紅燴桂魚。巧打魚片。
(牛肉) 燒牛肉。燴牛尾。燒牛心。燴牛脷。燴牛脚。鹹牛肉。牛排。白燴牛肚。煎牛肉元。
吉力牛肉。燴牛肉。名子牛肉。卷筒牛肉。川表牛肉。炒牛肉絲。鐵扒牛肉。番加

燴牛肉。台卜羅牛肉。通心粉燴牛肉。台卜羅肺胛牛肉。

(羊肉) 燒羊腿。羊扒。燴羊腿。燴羊肉。煎羊腰。羊肉龜。凍羊肉。煎羊肝。明子羊肉。

吉力羊肉。酒燴羊頭。椰菜燴羊肉。煎羊腦。卷筒羊肉。台卜羅羊肉。

(猪肉) 燒猪仔。煎猪扒。燴猪扒。法猪扒。菜包猪扒。吉力猪扒。番加燴猪扒。紙包猪扒。

加利猪肉元。椰菜燴猪片。甜酸猪脚。白燴猪肚。洋葱釀猪肉。鹹猪肉腿。

(鷄) 燒火鷄。台卜羅火鷄。鐵扒鷄。吉力鷄。卷筒鷄。加利鷄。川表鷄。鷄肉龜仔。火

腿釀鷄胸。菜燴鷄。蔴菇鷄。捲筒凍鷄。油炸鷄。番加燴鷄。冬菇鷄。嫩鷄龜。鷄

肉各六吉。炸法藍西鷄。通心粉燴鷄。

(鴿子) 白鴿龜。捲筒鴿子。紙燴鴿子。吉力鴿子。全利凍鴿子。五香鴿子。蔴菇燴鴿子。

番加燴鴿子。草菇鴿子。

(鴨) 紅酒燴鴨。冬菇燴鴨。蔴菇燴鴨。洋葱燴鴨。蔴菇鴨龜。

(野味) 炸竹鷄。炸鶴鷄。燴兔子。燒野白鴿。明子山鷄。燒野鷄。鐵扒水鴨。獐扒。燴獐

肉。燒山鷄。釀鶴鷄。水燴水鴨。

(來路)通心粉雀肉。菜底雀肉。沙生治。來路火腿雞。英國火腿。路筭。
 (生菜)生菜雞絲。生菜蝦仁。生菜牛肉絲。生菜魚柳。
 (飯)芥利雞飯。芥利魚飯。火腿雞飯。冬菇鴨飯。加利雞胗肝飯。蝦仁蛋炒飯。芥利豬
 肉飯。波羅雞飯。
 (粥)雞絨粥。西米粥。火腿雞粥。冬菇粥。魚片粥。雞粥。鴨粥。
 (布丁)杏仁布丁。西米布丁。全姆捲筒布丁。卜市布丁。糖菓布丁。豬油布丁。土絲布丁。
 飯布丁。蛋糕布丁。夾四布丁。平菓布丁。香蕉布丁。奶油布丁。
 (攀)全姆攀。生梨攀。平菓攀。南瓜攀。生米攀。

洋場食譜開篇

萬國通商上海城。洋場店舖密如林。蘇杭勝地從來說。比較蘇杭更勝幾分。市肆繁華矜富麗。
 中西食品盡知名。菜蔬第一擡頭館。燒鴨爭傳老復新。新舊太和分兩字。聚樂園店主是寧
 人。東西最好推鴻運。徽麵三鮮吃聚賓。聚樂鼎新兼其萃。醉白園開在小東門。要嘗異味餐
 番菜。一品香新翻食譜精。四海吉祥春兩處。萬長春與一家春。德元館。老春申。價值便宜

都是鄉下人。三陽樓本是回回教。嫩鷄嫩鴨免豬葷。若論飯店無佳味。只有後馬路昇陽館最出名。緊醃饅頭雞肉餃。湯糰畢竟四如春。進呈官禮求茶食。只有石路仁和王姓人。製造餛飩稱第一。野葶薺也冒古吳人。浦五房醬鴨豬蹄子。五味精燒火候深。陸稿薦冒名開幾處。不知誰假與誰真。消夜館。廣東人。起首當初老萬興。杏花樓與奇珍館。貴賤懸殊價不平。食館談完談酒館。寶和三鎰老東明。全泰昌開後開同茂。言茂源專沽好紹興。同寶泰花雕滋味厚。開罈香溢十年陳。大同祇釀梨花白。恆裕京莊勝別人。茶館幾家生意好。青蓮花蕁與昇平。五層樓傑閣臨無地。第一樓頻頻被火焚。老館同芳稱粵式。進呈糖果與蓮羹。日新街南首天津館。雅敘何曾有雅人。紫陽觀。邵萬生。糟魚糟蛋醋瓜丁。初冬醉蟹多滋味。小菜年年貢帝京。寶樹胡同花酒好。謝娘烹炙十分精。香蕉鮮荔波羅蜜。有了輪船物便新。福建幫中乾炒麵。八分起碼野鷄羹。洋場食品羅搜遍。只苦持齋吃素人。素菜之中葷味雜。若須淨素要進城。花天酒地銀錢易。可知耕種鄉民斲菜根。日用艱難須節儉。何妨施濟衆人貧。莫學口腹區區濫小人。

我佛山人與燕窩糖精

燕窩糖精爲二十餘年前上海風行之一種食品。號稱用暹羅燕窩煉製。爲滋補聖劑。實則係膠漆糖。摻以香料。混和而成耳。賣價奇昂。製售者獲利倍蓰。然其內幕。當時知者甚鮮。一般文士尤樂爲之揄揚。我佛山人吳趸人先生曾撰食品小識一篇。卽係爲糖精鼓吹者。讀之亦可知此老之好爲狡獪也。其文云。余生平於服食之品。素不講求。於藥餌則尤不加意。蓋體氣素強。無需此品也。卽從前徵逐時。日御珍饈。而不知其腴。後來閉門株守。日食青韭黃鹽。亦不覺其淡。惟於甜品。則不甚喜之。據醫者云。此亦脾胃無恙。方克臻此也。入今年來。時覺困倦。飲食銳減。自念壯已如是。老更可知。乃思所以調補之。質諸醫者。或勸御六味丸。或言服兩儀膏。試從之。三日無效。輒棄去。蓋余性急躁。每服膏丸等。必須以鹽湯爲引。或須沸湯調沖。沸湯不可遽得。必坐俟良久。始克進服。殊不耐也。家人輩乃勸服湯藥。余益不耐。今秋薄遊吳門。中秋之夕。適在旅舍。對月悶坐。夜將半。覺餒甚。檢點行篋。得華興公司燕窩糖精一匣。姑試嘗之。覺甜沁心脾。食片許。藉以點茶而已。食後覺雖未飽。而殊不饑。猶未以爲異也。晨起食驟進。午後姑再進之。習以爲常。數日後。隨友人遊虎邱。往返步行幾三十里。殊不覺倦。於是始知此糖之益。決意常服。友人有知之者。咸來索取。惜攜帶無多。不能遍贈耳。蓋其以藥品而能代餅餌。且取攜甚便。無藥引調沖之煩瑣。故人皆樂用之也。所尤奇者。余性不喜甜。服此糖。則脾胃皆納。試食他甜品。仍不受也。是豈燕窩之功歟。抑

別有法以製之歟。還請質之公司主人。丁酉仲冬南海吳趼人識。

番菜小誌

叉魚。古人所謂槎頭鱸是也。烙之。味極清腴。實駕諸鱗而上。板魚。澹而無味。有時油炸之。成焦頭爛額之形。儼然吞灰。明蝦。與龍蝦相髣髴。然明蝦肥嫩。不似龍蝦食之喉中作鋸木聲。菜包蝦仁。出之以深沉醞釀。故勝常鮮。惜其外葉老莖。嚼之不應。紙圍鴨。雜陳諸品。有如邱遲碎錦。希範零金。下箸時頗難辨別。五香鴿。佳絕。有時煮之過熟。其色闇然而紫。即嫌失度。火腿飯。則純然真味矣。絕不似燕窩魚翅之寄人籬下。臘腸飯。黃油如注。潑洄一盞。食之三日。定當腦滿腸肥。番薯。色瑩潔。入口鬆而且膩。善尅化。與中國山藥同功。洋葱。以生啖爲佳。一經煎熟。味如嚼蠟矣。其性暖。於秋冬二令爲宜。番茄。其色嫣紅。與辣椒相髣髴。以製湯。妙能融洽分明。青蟹。用出骨方。八跪俱呈。一筐盡解。新酒菊天風味。不能獨擅於前。魚餅。有瑣瑣屑屑續紛紛之致。略加醃醬。頗極清腴。楊梅酒。赤如琥珀。濃而且厚。不輸公瑾醇醪。飲之輒醉。香檳皮酒。價廉物美。少加玫瑰露。潑洄激灑。大似桃花春水。紅果子酒。每瓶需銀二圓五角。據云。以桃李等醞釀而成。薄荷酒。如一服清涼散。直下十二重樓。其色瑩然而綠。不似竹葉青之有名無實。杏仁茶。清而能潤。且有補肺之功。燥令服之。有裨於身不淺。蘋果布了。

一名蘋果糖。甘逾崖蜜。入口津津。惜火候較遲。不能咄嗟立辦。科果布丁。其色闇然而紫。食之暖胃。能禦腹內諸寒。功並參苓。不得目之爲尋常食物。糯西米布丁。狀如吳中之糯米糕。少着糖霜而已。蛋糕布丁。乃調和牛乳而成。其色深黃。頗與鵝脂相類。杏仁布丁。味亦甘腴。惟一品香勝場獨擅。棗子布丁。奄有北方風味。似較牛奶杏仁等所製者爲優。香蕉夾餅。作鵝黃色。上糝白糖霜。頗爲嬌豔。食之齒頰生香。浜格布丁。以蛋皮捲玫瑰醬爲之。味極甘腴。冠一切布丁而上。健姆。以杏梅爲最。次之者薄荷。又次之者佛手。若玫瑰則下乘禪矣。加非。番館中絕無佳者。蓋此物一冲卽飲。則芬芳猶在。如袁簡齋所謂飲茶一道。祇爭毫髮之間。紹興酒皆原甕。優於市間所賣。

倉山舊主酒話

倉山舊主嘗作酒話一篇。書之扇頭。人爭效之。其話頗有意義。洵可作酒國良謨。話分十四條。每條又各列幾目。羅羅清疎。使人尋繹。其第一條曰。不可不飲。分其目十。曰花前月下。聽雨遊山。看新綠。惜殘紅。山樓對雪。水閣臨風。知己談心。詩人聯句。第二條曰。不得不飲。分其目八。新醅熟。故人來。名妓持盃。新郎勸飲。寒夜無聊。客中默坐。水亭避暑。湖舫尋春。第三條曰。少飲勝多飲。分其目六。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他鄉話舊。旅店消閒。名優演佳劇。俊童歌妙曲。第四條曰。雖飲如不飲。分其目六。公宴素餚。春社散福。親朋和

事。主人無醉客意。座中乏善飲人。第五條曰。飲之快意。分目六。老親上壽。久客還家。功名稱心。暮年得子。閨中妻妾無妬容。歲終事務皆如意。第六條曰。飲之乏趣。分其目六。主人懼內。座有腐儒。牛客滿座。俗人闖席。嚴父師拘束。正衣冠默坐。第七條曰。飲之助興。分其目六。聽清音。歌新曲。器皿古雅。烹調精良。美酒溫涼適宜。佳品及時陳設。第八條曰。飲之敗興。分其目四。聽隣家啼哭聲。談座客失意事。座有好量。被人邀去。雅興正豪。杯中忽空。第九條曰。飲不可有。分其目六。假道學。瞎文章。談時政。裝鬼腔。勢利子。誇揚大老。灰炭人。鋪張威勢。第十條曰。飲時不可無。分其目八。雅令快談。趣語新文。海量主人。解事童僕。平生知己。得意吟懷。第十一條曰。飲中高品。分其目四。不說家務事。絕談嫖賭經。當飲卽飲。不留渣滓。觴政分明。醉後弗亂。第十二條曰。飲中下品。分其目六。打官話。說本行。好量作假。抗令不遵。大肆貪饒。飽餐逃席。第十三條曰。飲中清品。分其目四。勸飲弗苛。出令不惡。祇飲交九分。不肯輸量。但說到得意。便不多言。第十四條曰。飲中濁品。分其目四。嚼殘魚肉吐席上。故犯酒令不受罰。說酒話噴吐滿地。撒酒風沸反連天。

三十 竹頭木屑

識玉

毗陵玉通生。性好古玉。嘗有玉紀補一卷。刊入粟香齋書中。又撰有識玉數則。堪爲嗜古者參攷。摘錄如左。

曾藏白玉胡盧式鼻煙壺。高二寸餘。是子玉天成胡盧式者。非琢工也。一面帶黃皮。隨形刻蟠龍。以翠玉爲其蓋。形如胡盧之蔓。又白玉印。方徑二寸餘。高半之。蟠龍鈕。文曰。宋裴天錫之印。印刻玉筋陰文。又古玉腋鼠。黃如蒸栗。而足骨精瑩如珠。琢工樸古。殆漢魏六朝時物也。又玉壘。高今度七寸。略似胡盧形。有蓋。因雕胡盧數十。藤蔓糾之。玉白質。土青沁。珠斑滿腹。有融孔大如豆。以舊玉琢胡盧葉補之。壘中有異香如麝。其琢工不渾樸。土斑不濃厚。其爲近代物歟。以上皆家藏。常州朱老年八十餘矣。有古玉腋豬。琢工樸拙。土斑沒骨不見。質地純赤。如棗皮而瑩潤。盤之五十餘年。朱老又有碧玉版。土花徧滿。形類洋琴。大亦如之。下邊平列七孔。擊之五音俱備。蓋古樂器。未之考也。浙江黃翁游幕辰州。有古玉壓臍。厚約古度寸許。上半瑩徹如玉晶。下猶黝黯。血紋徧繞。蓋脫胎及半者也。辰州鄔颺庭游澧州。得古玉釧。細而扁。蓋婦人飾也。土色黃燥。摩熱嗅之。有雄黃氣。微露白質如肪。颺庭舊患四肢瘋。簪之而愈。會稽錢老藏有玉玦串二串。凡五節。十玦並列。垂以旒墜。玦皆長寸許。白者如割肪。黃者如蒸栗。而牛毛紋徧滿。二旒墜尤古茂。洵佳品也。錢老又有黑土古小玦。長寸餘。日下照之。瑩潤透骨。有白質數點。填

起如肪。此南土物之佳者也。貴州周渭臣司馬。官辰州時。得黑玉搬指。久之黑色退。而微見白質。甚潤可愛。日下照之。如血。蓋水錢沁也。云鄉人掘地得之。共有數物。周得此耳。常州張某。有玉玦。大徑三寸。又有鐘佩。形如鐘而扁。長三寸餘。上刻黼黻文。皆純黑如漆。不見質地。水銀沁也。又有古玉扛頭。大如茶甌。土斑沒骨而燥。作香灰色。有蝕孔。蓋西土物也。西土者。秦中燥土也。南土者。近水濕土也。濕土之玉。易敗。故遜之。閩人龔司馬。在京都得一玉傳手紅桃式帶版。後游蘇市。又得其一。乃合璧也。亦奇遇矣哉。法翁有古福錢。琢一蝙蝠。憩於錢上。蓋古時嫁娶奩具飾也。古斑極厚。純黑如漆。平生所見水銀沁。雜土斑者。論色漿之舊。以此爲最。

滿語紀畧

陽湖一劍生。嘗從戎關外。作出關日記二卷。其中有滿語略紀一則。大可備方言之採。照錄之。父曰阿馬。母曰葛娘。大伯曰昂邦阿馬。叔曰葛克赤。兄曰阿烘。弟曰多。嫂曰阿什。姊曰格格。妹曰那。夫曰畏根。妻曰叉而漢。子曰濟。女曰叉而漢。濟甥曰濟頌。卽哈。男人曰哈哈。女人曰赫赫。彼此平輩稱呼曰阿哥。稱年高者曰馬發。朋友曰姑促。小厮曰哈哈。朱子。丫頭曰叉而漢。朱子。好曰山音。不好曰曷黑。吃飯曰不打者夫。吃肉曰煙立者夫。吃酒曰奴勒惡米。吃燒酒曰阿而吃惡米。讀書曰必帖黑呼辣米。射箭曰喀

不他米。書曰必帖黑。筆曰非。墨曰百黑。紙曰花傷。硯曰硯注。金曰愛星。銀曰蒙吾。錢曰濟哈。水曰目克。木曰木。土曰繁。烘火曰托。炭曰牙哈。有曰畢。無曰阿庫。是曰音諾。不是曰注喀。富曰拜央。窮曰呀打。人曰亞馬。坐曰突。立曰衣。行曰勿立米。走曰鴉波。睡曰得多蜜。去曰根呐蜜。來曰朱。要曰該密。不要曰該辣庫。小曰阿即格。大曰昂邦。買曰烏打蜜。賣曰温嗟蜜。兩曰央。錢曰即喀。一曰曷尤。二曰朱。三口衣朗。四曰對音。五曰孫查。六曰佞我。七曰那打。八曰甲工。九曰烏永。十曰壯。百曰貪吾。千曰銘牙。萬曰土墨。貂皮曰色克。人參曰惡而訶打。

游戲文字之六法四忌

白雲詞人善爲游戲文章。曾有六法四忌說。極爲中肯。其言云。

六法

一曰厚。古人文字不乏游戲之作。半皆託於寓言。雖小小短篇。俱有絕大關係。所謂蘇髯公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蓋淺近之語。最易動人。須令觀者如飲醇醪。自然心醉。方爲有味。

二曰透。游戲文字。須參以禪理。一層翻進一層。愈翻愈空。愈空愈靈。如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六祖翻之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着塵埃。尤西堂

又翻之云。樹邊難着樹。臺上莫安臺。本來不是物。一任惹塵埃。余亦翻之云。樹外更生樹。臺上又裝臺。萬千花世界。何處不塵埃。

三日溜。凡記事不可沾實。如走盤之珠。處處滾得到。而處處捉不着。又如舟行海上。望見三神山。將欲抵岸。卽爲風引去。總之不外乎筆活而已。

四日扣。無論撰論說。製新聞。皆有結構。有線索。方可着筆。不然則空中樓閣。不知從何處搭起。平原走馬。一放而不可復止。須先將頭緒捏定。如放風箏。則長繩在手。可鬆可緊。長短由我自主矣。

五日逗。烘雲托月。乃作文之妙法。至於正而不過。略略點綴而已。實人實事。儘可直敘。而直敘之中。總須帶側。至要緊處。微逗數語。便如畫龍點睛。卽當破壁飛去。若鑿鑿呆寫。則如木偶登場。雖熱鬧異常。究有何趣。

六日毅。長事短敘。短事長敘。語貴簡潔。而不貴冗長。就題而行。如題而止。恰到地位。

四忌

一曰陋。方言諺語。不妨引用。然須文而不俚。祇可令人解頤。不可令人觸眼。

二曰湊。作八股者有濫調。作報者亦有濫調。咬文嚼字。最爲惹厭。就事論事。以典湊我。不可以我湊典。

三曰漏。凡紀一事。須心中打算一過。如演戲劇。須將前後情節。俱可門筭。方不至有滲漏之病。
四曰醜。淫奔蕩佚之事。時時有之。或隱語勸懲。或片言諷刺。庶不失爲風人之旨。斷不可直言抒寫。使人無地可容。或故以浪語淫辭。描寫紙上。博俗夫談笑。自爲得趣。皆所不取。

品茶

古無茶字。說文。荼苦茶也。爾雅。檟苦茶。其早采者爲茶。晚采者爲茗。一名芽。茶之性最清。味最潔。其功用可以調神和內。解倦除慵。古之飲茶者。如陸羽茶經。蔡襄茶錄。考論最精。然古時烹茶。皆用團餅茶。匠鑊茶。能使幻出物象。現於湯面。謂之茶百戲。唐德宗好煎茶。加椒酥之類。李泌有旋沫翻成碧玉池。添酥散作琉璃眼之句。且唐時煎茶。多用薑鹽。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誇。蘇子瞻以爲茶之中等。用薑信佳。鹽則不可也。蓋古人以茶葉與水同煎。故曰煮茶。又曰烹茶。今人別茶葉與水兩不相合。故曰泡茶。烹泡二字同母。泡字乃烹字之轉音也。古時之茶取其濃。今時之茶取其淡。余謂烹不如泡。濃不如淡。今與古相較。殆有過之無不及矣。各省產茶之地不一。其茶名亦不知千百計。而總以淡者爲勝。人有以梅花菊花茉莉玫瑰薦茶。雖風韻可賞。亦頗損茶味。無足取也。至看火點湯之法。如緩火炙。活火煎。東坡煮茶歌所謂蟹眼已過魚眼生者。皆係烹茶之訣。今之以水泡茶。其法已廢。惟福建之功夫茶。雲南之普洱茶。

茶。尙有遺意存焉。然茶具不可不精。茶水不可不潔。方能飲之快意。昔人謂一杯爲品。二杯爲飲。三杯則爲牛飲。今之士大夫衣冠見客。照例一茶。必至。談話既畢。方共舉盞。則茶已冰冷。不過稍解渴吻。其茶之精粗。更何暇辨之爲品乎。爲飲乎。騷人墨客。不乏雅致。而亦未聞有親自點茶。品其精味者。至茶樓中之博士。皆庸俗之流。何足解此。每見海上之福州路諸茶樓。昏昏擾擾。男女雜沓。豈特牛飲而已哉。因作品茶記。

品簫

黃帝命伶倫爲律。伶倫制十二簫。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尺二寸。此皆古時之排簫。編竹而成者。莊子所謂人籟。則比竹是也。簫之制不一。有歌簫。燕樂簫。教坊簫。唱簫。和簫。鼓吹簫。鳳簫。龜茲簫。或十管。十二管。十三管。十六管。十八管。二十一管。二十二管。二十三管。二十四管。今所謂簫。止一管六孔。名尺八管。尺八其長數也。一名豎笛。一名簫管。又考明製簫式。長一尺九寸五分。管圍三寸。管上開竅。名曰山口。吹竅前五孔。後一孔。今謂之鳳凰簫。又謂之洞簫。凡簫宜以竹爲之。而好奇者。或製銅簫。或製鐵簫。或製玉石簫。然余謂皆不如竹之自然生籟。簫竹出江寧縣南四十里之慈母山。王褒洞簫賦所稱卽是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自伶倫竹採解谷。其後惟此竹見珍。製簫之法。莫善於

貴州平溪鄭氏名曰平簫。係仙傳之法。其取竹也必俟竹醉前三日。稍有微雨。然後取之。其家有一暗房。上有鐵椽一根。開成六孔。每逢午時。則五孔之影下映。以簫比其孔之大小長短而繫之。至子時。又有一孔下映。再繫簫之後。孔音律極準。故又名爲子午簫。昔時購簫一對。須朱提二兩。近則其價稍賤。而其簫亦不如前之精。然尙非他簫所能及也。凡簫宜瘦不宜粗。其吹法氣麤則聲大而滯。氣緩則聲啞而散。吹嘯勻則聲雅而澹。余少好音律。近年因哀樂所感。不事久矣。而每攜襖被出門。必帶平簫一管。於清風明月之夕。靜坐吹一曲。覺心平而氣和。因作品簫一篇。以質世之知音者。

琵琶說

琵琶本出自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卻曰琶。又名批把。亦名批把。古時彈琵琶。俱用物撥之。楊貴妃琵琶。以龍香板爲撥。賀懷智琵琶。以石爲槽。以鷓鴣筋作弦。用鐵撥彈之。元稹詩云。鷓鴣弦鐵撥。響如雷。白樂天詩云。沉吟放撥插弦中。皆可考證。至唐貞觀中。有裴洛兒彈琵琶。始廢撥用手。於是善手法者愈考愈精。其挑彈勾剔。分帶揉打。絞弦泛音。以及雙輪單輪。正輪反輪諸法。與彈琴大同小異。古之名。人如謝仁祖。阮咸。范曄。褚淵。王維。皆善彈琵琶。而妓女之擅此者。尤不可勝舉。勾欄中唱小曲。非琵琶不宜。近時專尙西皮二簧。以胡琴合之。調響音高。琵琶幾同廢置。嘗見書樓中。各校書登臺唱劇。手抱琵琶。

作似彈非彈模樣。其實如陶淵明之無絃琴。爲擺設而已。獨小如意校書。歌彈俱精。每至發聲。則胡琴三絃一時競奏。小如意尤必自彈琵琶以和之。其聲錚錚。有金鐵之音。他樂雖多。不能壓也。其手法之嫻熟。左右高下。無不如意。宕漾處如兒女子喁喁私語。悽惋處如哀猿暮啼。婆婦夜泣。令人惻惻興感。繁促處如風濤捲瀉。林木呼嘯。有奔騰澎湃之聲。而不知所止。藝至於此。亦海上各校書之難得者矣。至其所歌各劇。聲調之高。節奏之確。幾與梨園相埒。早已人人賞之。無俟再爲贅揚也。

眼鏡說

眼鏡名鑿韃。見名物通。古之眼鏡。如稗史類編云。曾見眼鏡一枚。質如白琉璃。大可如錢。用骨鑲成二片。若圓燈剪然。可開合而折疊。老人觀書。小字可以看大。又方洲雜言云。曾見有物如錢大者二。其形色絕似雲母石。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衍之爲柄。紐制其末。合而爲一。歧而爲二。老人目昏不辨字。張此物於雙目。字明大卅倍。老年人之花鏡是也。正字通云。西洋國千里鏡。磨玻璃。以長筒窺之。見數十里。復制小者於扇角。近視者能使之遠。此則近視眼鏡之製也。大抵老年花鏡。其形凸。使之散大。近視眼鏡。其形凹。使之聚小耳。余見舊製眼鏡。有以灰漆爲匡。用繩繫於耳者。有以墜子垂於耳後者。又有以銅邊銅脚。而橋梁處則出一物。撐於鼻上者。自後愈製愈精。鑲以玳瑁。益形燦美。降至近年。競效西法。多帶洋眼鏡。

矣。金絲銀絲其製不一。式如腰子。而其小不能蓋眼。質甚輕薄。戴之如覺無物也。眼鏡之製既多。而戴眼鏡之人愈衆。無論老光近光平光。幾於人置一付。而近視鏡尤多。大半係讀書者始有此疾。其原蓋出於看洋板印書。以致目力益損。其不便之處。實亦人生之一大缺恨。不能須臾與眼鏡相離。誠無法而戴之者也。其老光亦有不得不戴之勢。最可笑者。少年輩好學時髦。必戴平光眼鏡。以爲美觀。謂之假近視可耳。余年僅逾壯。而頗短於視。每見他人目力之佳者。輒羨慕不置。或謂近視係貴相。不覺啞然笑曰。天下之近視者多矣。未必人人皆貴。僕也名場屢困。落拓江湖。其貴何在。或又謂近視眼至老不花。差堪自慰。然已受累多多矣。因作眼鏡說。以貽世之不近視者。不必多戴眼鏡。使之漸入於近也。

賭具說

賭之具不一。或以骰子。或以紙牌。或以牙牌。或以錢。或以圖。其餘諸法。各出奇異。不可枚舉。因考賭之所自始。桀臣烏曹作賭博。博局戲雙陸也。以五木爲骰。有梟盧雉犢塞五者。爲勝負之采。斲木爲之。其數凡五。後世名賭爲五木。始於此。魏陳思王易以磁。唐世鏤骨爲竅。雜以朱墨。謂之投子。取投擲之義。今作頭子者。謂其骨頭所成。其說近俚。古時五木止有兩面。骰子則有六面。故骰子著齒。自一至六爲采。係裁去五木兩頭尖銳。而蹙長爲方。既有六面。又著六數。不比五木。但有黑白兩面矣。自有骰子以後。擲蒲尖長

之子。遂廢不用。此骰子之製也。骰盆一作投盆。唐人亦曰頭盆。劉中山戲贈白太傅詩曰。白家惟有孟觴興。欲把頭盆打少年。可爲引證。紙牌始於唐宮中。謂之葉子戲。牙牌始於宋宣和二年。有人疏請設牙牌三十二扇。共計二百二十七點。以按星辰布列之位。天牌二扇。二十四點。象天之二十四氣。地牌二扇。四點。象地東西南北。人牌二扇。十六點。象人之仁義禮智。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和牌二扇。八點。象太和元氣。流行八節。其他牌名。類皆合倫理庶物器用。表上貯於御庫。至宋高宗時。始詔如式頒行天下。至若以錢爲戲。後漢梁冀能爲意錢之戲。卽攤錢也。以圖爲戲者。若升官圖。覽勝圖。皆唐之遺製。賭具至後世愈出愈多。賭法亦愈想愈奇。今之麻雀筒棋等牌。皆合紙牌牙牌化合而成者。其他種種名目。各省各地俱有不同。難以悉考。而究之總不外乎古法而已。

洋場開篇

薰風一曲晚涼天。北里家家鬪管絃。十里洋場春似海。多情風月總無邊。你看珠簾處處花枝好。都爲他人樂少年。四馬路中尤熱鬧。無非酒地與花天。樓第一。關青蓮。更有那四海昇平會列仙。杏花樓小飲同消夜。聚豐園賓客啟瓊筵。一家春番菜天然好。牛肉賭牌樣樣全。三陽樓盡說油雞嫩。聚賓聚樂炒三鮮。偶然興到開燈去。一榻橫陳去吸煙。廣誠信。友蘭軒。

公膏大士不知年。書場熱鬧稱天樂。品玉桃源共接連。大姐姐姨尋熟客。書場點戲要裝煙。
聽書既罷同看戲。弋調秦腔關耳邊。脚色好。戲文鮮。鶴鳴丹桂與天仙。夕陽西下乘涼去。
快馬揚鞭喜欲顛。轉眼張園看已到。樓臺空闊望無邊。借遊挾妓看煙火。私語喁喁話萬千。
更有一般輕薄子。車中雲雨勝登仙。張園遊罷回租界。不打茶園卽擺酒筵。叫出局。賭銀
錢。麻雀銅旗半夜天。有等無賴滑頭年紀少。自誇衣服美翩翩。野雞窠訪遍胡家宅。大老官
空心不費錢。搭脚姘頭租小屋。害人害己禍相連。浪遊上海無佳處。不如早早回心想上前。
飢來吃飯困來眠。

遊張園開篇

笙歌十里夢魂香。繞遍遊人九曲腸。每到炎天天氣熱。涔涔汗出竟如漿。客房局促難安適。
赤日當空如火傘張。一曲南薰風不競。幾同炮炙在洋場。惟有西郊一片園林好。園主何人本
姓張。兩字題名蒨可味。地方空曠建洋房。熱中人勸了清遊興。豈雇了一輛輪車把寶馬裝。
好友二三同結伴。都是芝蘭合臭白眉良。芭蕉扇。薜蘿裳。白袷風流年少郎。客裏晚來無所
事。一鞭控縱逐斜陽。先從黃浦灘兜過。一路紅塵馬首揚。馬路幾條順園壁。泥城橋畔向西

行。緣陰深處蟬烟靜。老樹婆娑列兩旁。大道馳驅無阻隔。西郊一片是康莊。金勒重。玉鞭香。指畫東西逸興長。須臾已到張園內。果然別開世界異尋常。但見芭蕉冉冉琴聲逸。修竹千竿鶴夢長。圖畫天開爭戰記。海天勝處足徜徉。安壇第本是西洋號。樓閣參差七寶裝。覺得結構稀疏皆別緻。層層喬木映千章。平泉綠野堪相比。畫本重描仿洛陽。凌高閣。步短廊。破工夫有意覓清涼。來遊半是青樓女。南部胭脂百媚娘。有的是團扇蕉衫矜寫意。有的是香車寶馬任顛狂。有的是滑頭妄想天鵝肉。有的是馬夫戲子會高唐。雅人俗子多分別。好比那濮上桑間一樣腔。看到茶樓人擠處。花間來了四金剛。一聲伺候呼香茗。大姐姐姨奔走忙。陸蘭芬。淚滿眶。因被人編成小說太荒唐。一回遊罷都歸去。夾路燈光照豔妝。水面涼颼風習習。宛然清夢入瀟湘。浪遊人餘興還堪賈。且去打箇茶園訪朱素芳。行過新清和里外。被野雞拉去鳳求皇。染得身中惡毒瘡。

鴉片烟開篇

吐霧吞雲一榻眠。平生最好吸洋烟。只緣貪閒習慣甘隨俗。把緊要光陰撇半邊。或說是多病。慊慊身體弱。或說是清閒無事散神仙。因此竟將鴉片來消遣。果然百病祛除身不閒。日久便

教烟癮上。一燈相對伴長眠。疏慵心力難專立。狼藉聲名也不嫌。象牙嘴。鋼鐵杆。管什麼家業盈虧物力艱。富家郎嗜好還容易。幾百兩公班和參屑煎。窖藏土窟期年久。入口香濃滋味添。果品糖糕諸色備。臥遊無事散神仙。裝煙還要買箇紅顏妾。春興來時抱了眠。一味荒唐私欲縱。萬金揮霍等流泉。煙具好。價百千。他刻薄欺心又樣樣全。若是食力貧人工本少。也學時髦偷懶吸洋煙。狐羣狗黨稱兄弟。只要劃策人家幾箇錢。失業廢時衣食苦。土皮吞後淚。連連。一身好肉都銷瘦。牙齒灰爬聳兩肩。幾輩親朋都遠避。有何面目在人前。衣服破。弗連牽。尷尬之時性命捐。但吸煙人看破難鑽破。只顧目下開心過幾天。還說富貴功名皆是夢。人生百歲等雲烟。不如流覽芙蓉國。將謂偷閒吸幾錢。四海論交燈一隻。綺園公土不知年。裝潢最好南誠信。更有廣誠信烟膏講究煎。幾輩津津談得意。無非荒誕臥遊仙。人生嗜好皆堪定。何必自壞操持不自憐。不如聽我一番言。

滑頭開篇

絕頂聰明號滑頭。一無著落性情浮。他無家無室稱閒漢。懶惰天生只浪遊。上下人中分兩等。一等是官場習氣類王侯。雖然革職稱觀察。更有知縣同知直隸州。僕從如雲公架足。穿靴

戴頂黑貂裘。同寅知到同年友。聲氣相通盡下流。當道衙門私出入。把門生義子一齊收。捐輸總局家家熟。更有鐵路公司把股款搜。或姓李。或姓劉。卵脬慣捧愛如球。馬車飛轎忙忙碌。酒地花大廣應酬。細問出身無底子。不過是拍來馬屁類倡優。外場氣概都煊赫。豈知內裏心腸骨格柔。勢利小人偏信奉。說是大人官宦幾生修。一經交結稱榮耀。願揮霍銀錢作馬牛。轎馬盛。名片投。無非花天酒地往青樓。若將細問真根柢。原來是兩手空空大滑頭。一等是三五少年浮浪子。並無事業類閒鷗。金絲眼鏡鵬毛扇。窄袖衣衫闊領頭。品海香煙龍角嘴。包車鑽戒詡風流。弔來膀子天然穩。亂札姘頭把阿姐偷。歌唱完全絲竹好。瞎三話四嘴都油。鬆編髮辮京都式。慣在賭博場中把黨羽收。身世並無家室在。野雞窠蹤迹任遨遊。外邊宛似佳公子。豈知囊內無錢借當頭。青蓮閣。花萼樓。無非移花接木逞奸謀。包羅萬象皆賒欠。過後忘懷將店帳丟。此等浮生租界滿。神通廣大捕房愁。到和盤托出難收煞。向遠處他方去逗遛。我輩正人難結識。本來氣味別薰蕕。勸人莫學浮頭樣。一學浮頭名望休。快從正路把身修。

青蓮閣記

青蓮閣者。茶室也。青蓮者。古之醉仙也。蓋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別有醉鄉在也。夫李青蓮之為人。風流瀟灑。獨邁古今。不爲形骸所拘。不爲物欲所蔽。觀其沉香亭畔。乘醉賦詩。力士脫靴。楊妃捧硯。是何等意概。至於今數千百年。雖婦人孺子。無不知其名者。以之名閣。誰曰不宜。特是題詩。擱筆之後。不意千載而下。名在於茲。非崔顥弔鶴之樓。乃賈大夫射雉之臺耳。每當香溫茶熟。座上客滿。粉白黛綠者。逐隊紛來。軟語媚人。種種之態。不可名狀。或曰。以青蓮名此閣。不太褻乎。余曰。不然。竊嘗讀青蓮之詩文。類皆脫略自喜。傲絕千古。其憤世嫉俗。一片激鬱不平之氣。直如賈誼之痛哭。長太息而不能自己者。故曰。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又曰。處世若大夢。又曰。人生得意須盡歡。蓋不得已而自託於醉耳。方今之世。大雅不作。淫靡成風。正可爲痛哭長太息之時也。駸女癡男。日沈溺於食味別聲。味色之中。而不自知覺。昏昏懵懵。終日如醉。雖費廣長舌。爲之現身說法。而仍罕有醒且悟者。不若大開極樂世界。使諸善男女。如游兜率。如入華鬘。同結歡喜緣。誠醒世之良法也。雖青蓮復生。豈以爲褻乎。客曰。唯唯否否。如子之言。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曰。是誠虛無之說。迂闊之談。子但觀其洞房曲室。燈明鏡耀。遊人混混。汗蒸如霧。亦足令人目迷而心醉。夫青蓮閣設於茲者有年矣。來此遊者。皆僮父豎子。齷齪者流。恣情調笑。以圖一時之樂。騷人墨客。所不屑至。惜無人爲之解其命名之意者。大有負於青蓮閣主人之深心也。故援筆而爲之記。

冶妓說

妓不合以雉稱。妓而稱雉。蓋誤于以野鷄稱一般冶妓之故。其實直呼之爲冶妓。最爲貼切。似此由野鷄妓女而改爲雉妓。轉覺鈞深而失其本旨矣。按野鷄二字。自呼無籍之挑夫始。爲其荒野而無可稽考也。繼遂以之呼無行之馬車矣。繼遂以之呼額外之輪船矣。所謂野鷄馬車。野鷄輪船是也。最後乃呼不入樂籍之妓女。謂之曰野鷄倌人。尤荒唐者。上年且呼臺灣等處巡撫爲野鷄巡撫。亦可謂不通之極者矣。惟此數稱呼。不改野鷄二字爲雉字。獨妓女一類。弄筆者輒改野鷄爲雉。以爲去俚俗而就雅馴。殊不知失其本旨。甚無謂也。以愚所見。不如卽以冶妓呼之。亦頗直截了當。夫雉性畏人。所謂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今之冶妓。勾人于茶樓茗館。拉客于巷口街頭。是不畏人而反欲親人。名與實大不相同。執筆者詎不留意。而顧自詡爲出言雅馴耶。一爲揭而白之。當亦無可置喙耳。說者謂雉者稚也。猶取稚齒之義。然此等妓女。豈盡屬稚小年華哉。說者又謂殆取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之義。見人之色。則舉手而邀之。翔者翔于街衢。集者集于茶肆。是耶非耶。殊不可知。姑因論雉妓也。而拉雜書之。

觀美國影戲記

中國影戲。始於漢武帝時。今蜀中尙有此戲。然不過如傀儡。以線索牽動之耳。曾見東洋影戲。以白布作

障對面置一器。如照相具。燃以電光。以小玻璃片插入其中。影射於障。山水則峯巒萬疊。人物則鬚眉畢現。衣服玩具。無不一一如真。然亦大類西洋畫片。不能變動也。近有美國電光影戲。製同影燈。而奇巧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後新涼。偕友人往奇園觀焉。座客既集。停燈開演。旋見現一影。兩西女作跳舞狀。黃髮蓬蓬。憨態可掬。又一影。兩西人作角觝戲。又一影。爲俄國兩公主雙雙對舞。旁有一人奏樂應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徧體皆露。膚如凝脂。出浴時以巾一掩。而杳不見其私處。又一影。一人滅燭就寢。爲地漏蟲所擾。掀被而起。捉得之。置於虎子中。狀態令人發笑。又一影。一人變弄戲法。以巨氈蓋一女子。及揭氈而女子不見。再一蓋之。而女子仍在其中矣。種種詭異。不可名狀。最奇且多者。莫如賽走自行車。一人自東而來。一人自西而來。迎頭一碰。一人先跌於地。一人急往扶之。亦與俱跌。霎時無數自行車。麇集彼此相撞。一一皆跌。觀者皆拍掌狂笑。忽跌者皆起。各乘其車而杳。又一爲火輪車。電捲風馳。滿屋震眩。如是數轉。車輪乍停。車上坐客蜂擁而下。左右東西分頭各散。男女紛錯。老少異狀。不下數千百人。觀者方目給不暇。一瞬而滅。又一爲法國演武。其校場之寥闊。兵將之衆多。隊伍之齊整。軍容之嚴肅。令人凜凜生畏。又一爲美國之馬路。電燈高燭。馬車來往如遊龍。道旁行人紛紛如織。觀者至此。幾疑身入其中。無不眉爲之飛。色爲之舞。忽燈光一明。萬象俱滅。其他尙多。不能悉記。洵奇觀也。觀畢。因歎

曰。天地之間。千變萬化。如蜃樓海市。與過影。何以異。自電法既創。開古今未有之奇。洩造物無窮之秘。如影戲者。數萬里在咫尺。不必求縮地之方。千百狀而紛呈。何殊乎鑄鼎之象。乍隱乍現。人生真夢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觀。

丹桂茶園觀演錯錯錯記

旅窗兀坐。亂愁根觸。居則恍恍若有所失。出則不知其所往。適有客過訪。曰。今夕丹桂園演唱新劇。名曰錯錯錯。盍往觀之。于是相與偕往。至則時候尙早。演過三折之後。方演錯錯錯。觀者至此。色飛而眉舞。口結而目定。其所演閨房細微之事。家庭怡合之情。與夫行旅倉皇投宿之形。盜賊兇橫搶劫之狀。以及官場之糊塗審案。窮途之悲泣求憐。種種世情。摹寫盡相。雖溫犀燃怪。秦鏡照形。何以過耶。客曰。錯錯錯。名目新奇。情節委曲。不知何人之所輯也。余曰。輯此劇者。必非尋常梨園子弟。其于古今來之狡獪變幻。一能曲體而出之。殆有心于世道者耶。夫天地之大。無奇不有。因事而成錯。因錯而成文。所謂無巧不成書。錯卽巧之號也。以文字而論。不錯則無轉折。不錯則無波瀾。史漢之皇皇大篇。苟直率敘之。更何足觀哉。推之天下一切事。凡富貴功名姻緣兒女。何一非自錯中得來。然錯者固可遇而不可求。倘欲故爲其錯。預待其錯。則欲錯而不錯。何也。其錯者。卽陰陽消長之機。禍福報應之理。謂之曰錯。其實一毫不錯。今

觀此劇不禁有慨于錯錯焉。

論送節禮

曲禮曰。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官場俗套。以南腿紹酒諸事。用巨扛擡之。僕人騎馬執帖。至各衙門饋送。此方送去。彼又送來。送過上節。再送下節。送過今年。再送明年。甚至南腿已乾。且僵矣。紹酒已淺且輕矣。尤送之不已。此官場之套禮如是也。海上妓院。排場闊大。一切仿照官場。故亦有套禮之說。每逢佳節。必備禮物數色。使娘姨大姐輩。於相知處一一饋送。在狎客則至節邊。惟恐其討帳。往往躲避不出。在妓院則至節邊。惟恐其漂帳。特借禮物爲釣餌計。既已送之。則不得不略受一二。既已受之。則不得不竭力開銷。其闊綽者八元四元。其至少亦兩元不等。妓院將餘禮再添一二色。又送他處。至處處遍送。所費無多。計亦良得。或者曰。官場之送禮是虛文。妓院之送禮是實惠。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也。或又曰。不然。尙不如花子之送禮也。以土一塊。泥一撮。包以草紙。蒙以紅籤。縛以草索。至各店門首。口稱送禮。好話連篇。一店一錢。十店十錢。至千百店而得錢千百之數。其禮則一錢弗值也。不更勝乎。夫官場之送禮。巴結上憲。結納同寅也。妓院之送禮。假裝交情。招接生煮也。至花子之送禮。則糊食而已。其事雖殊。其禮則一。花子之禮。罔泥土等物。不可得而食。妓院之禮。其味雖可食。而亦不易食。至官場之

禮則別有意焉。非尋常之所得知也。噫。舉世之人。紛紜擾攘。禮數實繁。總括之曰。名利二字而已。上自官場。下至花子。孰非如花面登場。假裝歡笑。取媚於人。以博一時之快意。何獨責夫妓女也哉。

條程自強計策

草莽臣劉二洸擋。條陳自強大計。仰祈代奏事。竊念我劉二洸擋。說書度日。昨日在豹突泉演說那岳家將全傳。說到那岳爺提兵深抵黃龍府。盪掃金庭。迎回二聖。奏凱還朝。卸甲封王。把那金兀朮。同那各番邦頭目。還有那割地求和賣國奸臣秦檜。一同綁赴市曹。斬首示衆。將那大宋朝一統江山。東西萬國。歲歲來朝。年年進貢。說到此間。列位莫不擊掌稱快。哈哈。其實那已死的精忠報國的岳爺。長臥西湖之上。何曾還魂。那誤國的秦太師。依舊是高拱朝堂。變理陰陽。那臨安半壁的小朝廷。何嘗能恢復中原。不過我劉二洸擋。胸中一段抑鬱牢騷。借這兩片皮。代天下不平人吐氣而已。閒話休提。但說我們大清朝自從那膠州一案以後。於是俄法英各國依樣葫蘆。猶如那京都同德堂虔合藥丸。依方炮製。將我那太祖太宗列聖經營草創之金甌。弄的成了爛瓢破罐一般。那一班論世君子。都說道現在的時世。廟堂諸公。一味苟且偷安。捧著那秦太師奉承大金國的法子。當作金科玉律。不敢言戰。不如那南宋尚有那采石磯。逞雄的虞允文。規復四川的二吳。同那張魏公。猶敢從事疆場呢。這話不然。古人說的好。有志者事竟

成。苟有華佗。那裏有治不好的病。凡事只在人爲而已。現在中外諸大老條陳天下大事。我劉二沈擋不擋。謝陋也做箇婢學夫人。草就自強大計幾條。正是草茅自有英雄士。那問人奴與市屠。

第一是恢復海軍。中國海軍一錯在初創的時候。用人未能破除情面。二錯在日本交戰以後。未能力圖恢復。自古道。水來土掩。兵來將擋。當著那德兵初占膠州的時候。我國用兩條大鐵甲。游弋南洋。擋住來兵。再用雄兵幾隊。搗其後路。猶如宋公明三打祝家莊一般。說時遲。那時快。就是曹操黃巢的梟雄。孫吳頗牧的謀略。殺的他片甲不留。然爲今之計。力圖恢復。猶未爲晚。或借債添買。或令沿海各省自造一切戰船。郵船。探子船。巡海船。快船。至少以百條起碼。當太平無事。借保護商人爲名。游弋外洋。既歷風濤。又增見識。一旦有事。安見不能稱雄海上。列位請看現在西洋各國度。其地土不及中華數省之大。那箇不靠兵船立國呀。

第二是要封建。封建的舊制。自周秦兩漢三國到那南北朝和隋唐。看官們讀過春秋資治通鑑。是知道的。我劉二沈擋有箇比方。天下好如人的身體一般。血脈總要流通。須派那有智有學最賢最能的親王。鎮守其地。自從後世改了行省。用官管轄。就像那人身殘廢。請了西洋大夫。用楊木做的假腿。假手一樣。終究是運動不靈。我大清龍飛三百年來。那替朝廷出力的好督撫。自然是指不勝計。然而那不願聲名

不怕笑罵的。也是車載斗量。大概這些大人們出身。一半是由寒士科甲。一半是由捐納承蔭。更被那資格所限。窗寒燈苦。銳氣銷磨。那一種利欲薰心。猶如那及瓜的女孩兒。盼望出關呢。等到那頂子紅了。鬍子也白了。心可也就變黑了。如遇那太平無事。不過各守疆界。賄賂公行。到了有事之時。壯了壯膽。伸頭一瞧。啊。喲。喲。好不利害。你看白的是刀。黑的是煙。紅的是臉。下官如爲國捐軀。美妾黃金。豈不叫別人受用麼。於是挂冠歸去。樂得做箇林下高人。那有老親在堂的。學那晉朝的李密。上表陳情終養。到反替朝廷添了許多紅頂孝子。就是有一二擔荷時艱的督撫。已有一木難支之概。以此而論。不如仍舊封建爲是。現在歐羅巴的德國。就是這樣辦法。然而分藩之地。莫要於新疆及東三省。新疆自從那內閣龔老爺創立行省之說。後來成之於左侯爺。耳聞那箇地面空曠得很。就是那天山南路到北路。相隔已數千里。地屢聽他們說。從前有箇狀元。爲什麼界碑一事。又丟地好多。今不如立爲新疆南部。新疆北部。選立親王。東三省亦照樣辦理。多遷徙內地兵丁。人戶前往。既係沙漠。礦苗必多。用人開採。不強似向人用利借貨麼。况既有主名。丟失亦難。又如大戶人家住宅。在牆外又築了一道外牆。那怕強盜光顧呢。不然。兵臨城下。猶說是還沒有進大門呢。

第三是要遣親王以下游歷西洋。當初俄羅斯有箇皇帝。名叫貝得。身居九五之尊。因恐被西洋欺侮。變

名改姓。游歷外國。學成造船手藝。回國改變舊章。成爲五大洲的秦始皇。就是那老婆孩子們。聽得貝得的名字。莫不咋舌。爲今之計。不如遣派親王以下。並大臣的子弟。周流各國。朱子注大學時有句話說的好。上行下效。捷於影響。不強似那一班文人學士。在那紙篇上談變法麼。然而聖賢論本末二字。在下劉二洸擋所發的這篇文章。是末非本也。其本維何。戰而已矣。有分教。隆中雖有籌邊策。今仗關張禦侮才。草莽臣劉二洸擋誠惶誠恐。頓首拜首謹上言。